● 美男城 ●

荒城浪人

柴田錬三郎 著 ● 王家成 譯

封面設計／傅耀生

● 美男城 ●

荒城浪人

柴田錬三郎 著 ● 王家成 譯

劍俠叢書

荒城浪人

原名：美男城

柴田錬三郎 著

王家成 譯

明德書局

荒城浪人

柴田錬三郎 著

王家成 譯

明德書局

劍俠叢書

荒城浪人

（美男城）

柴田錬三郎 著

王 家 成 譯

明德書局印行

前言

日本戰國亂世之中，羣雄紛爭，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本書即是由德川家康與豐臣秀吉的會戰，豐臣秀吉軍的敗北開始。

主角「御堂主馬之介」有著身世的陰影，心懷怨父之恨，決心弒父，那份內心的矛盾交織，以及不屈不撓的忍者精神，確實令人感動莫名，最後却爲父親洗刷了「大逆不道」的背叛罪名。文中「宗太郎」的純樸天眞，「賴之助」的見利忘義，「朝路」的固執純野，主馬之介與朝路一段戀情，詼諧處叫人捧腹不已，可恨處令人咬牙切齒，纏綿時又引人遐思，刻劃出一篇感人肺腑的樂章，也寫出了人生百態。

柴田錬三郎在日本「劍俠小說」中相當活躍，也相當受歡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決鬪者宮本武藏」、「孤劍不折」已由王家成先生譯成中文出版，轟動一時，人人爭睹。敝局特敦請王家成先生精譯「孤劍不折」的姊妹作「美男城」（中譯更名爲荒城浪人）以嚮讀者，深信以王家成先生熟練穩健的筆調，此書一出，亦將風靡一時。

本局編輯部　識

嬌狂的美姬

一

濃霧濛天蔽地。

狂暴的風雨直到夜半停歇，現在是寂靜得令人不敢相信的黎明。

偶而附近的樹梢有小鳥撒落若干翅膀的水滴，騰空而去的聲音之外，四周依舊靜悄悄的。

但濃霧卻不斷在移動。

當灌木叢浮現時，適才由此至山丘的斜面那張白色的布幔彷彿已被拉開，景色清晰可見了。

秋風宛如源自那蘆葦草中，開始展現出美麗的穗波。

就至此時，遠方美濃的羣山像抹上一層淡墨，在乳色的天空下，呈現出起伏的

山峯。

山丘的斜面有一頭醒來的野獸，一路撥開蘆葦，奔馳而下。速度快得驚人。

一會兒就到了山脚下的松林，並從蘆葦叢中抬起頭。

原來是人，而且才只有十一、二歲。

蓬頭垢面，一身的污黑襤褸，宛如一頭野獸。

那雙眼睛又圓又大，像小鹿一般的瑩潔清澈。腰部還插着一把很不相襯的小刀。

他抬起頭，瞭望黎明的原野。

霧已消散，展現着一幅淒慘的光景。

穿戴甲冑的死屍累累，水位增高的小河躺着衆多陣亡的武士。

有抱着樹幹的，有伏在蘆葦中的，有仰向無光的天空的。也有半身浸在清洌的水中，手中的矛槍在水底幌的；也有把臉伏在倒仆的愛馬脖子的。

直到昨日的午後，這關原的原野，鯨波噴、軍馬嘶，充滿兵器交擊的聲音。

決戰之後，一場轟然的大雷雨來襲，洗淨了遍野的血腥。就像象徵着以這一夜爲界，天下的形勢改觀了……。

誠然，今後天下是德川家康的了。

但對這少年而言，隨便怎樣都無所謂。

令他的小心胸七上八下的，倒是躺在眼前這些士兵們的武

具。

少年像一頭兎子躍向一具屍體。

他毫無畏怯的樣子，撿起掉在地上的軍扇，試着幌開一看。

金箔的，上面還畫着一輪銀色的太陽。

少年像當了大將，揮動軍扇，喊道：「大家！上前！上前！」

這時——

小河邊有個武士緩緩走了過來，聽見聲音，便停下脚步。

看來才二十出頭，輪廓鮮明，外表高貴，是個修長的青年。一身浪人打扮，佩帶一把黑劍。

青年的視線和少年的視線，隔着一道小河相碰了。

少年留下笑容，轉身便要逸去。

「喂……」青年叫住他。

少年停步，只轉過頭，漫不經心的問道：

「什麼事？」

「你是這附近的人嗎？」

「不錯！」

「知道那個人家有馬嗎？」

「不知道。……馬都被徵去打仗了，到現在才在找馬，你也太糊塗了……」少年用嚴厲的大人口氣駁了青年一頓。

青年苦笑，那臉色令人覺得帶有陰翳的色彩。

二

又過了若干時刻，青年與少年並肩，登上山丘了。

少年除了手拿軍扇，身上還披着奇形怪狀的甲冑，沿途肆無忌憚的高歌。

「你叫什麼名字？」青年微笑問著。

「宗太郎」

「家裡種田嗎？」

「沒有，我自己一個人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青年縐眉。

「就在那邊……」宗太郎指向北方那朝霧依舊籠罩的竹林一帶。「我住在那邊的草屋，手下是一頭絕頂聰明的猴子。」

青年用憐憫的眼神望着侃侃而談的宗太郎。

「父母呢？」

「不知道，我是人家不要的棄兒，自己長大的。」

不久來到了山丘的頂上。

恰在此時，帶着淡紫色的陽光劃破東天的雲層，成爲若干光箭，射在山頂。

少年瞇着細眼望着，高聲叫道：「喔伊——喔伊！」

傳來回聲。

三次過後，少年才望向茫然站在身邊的青年。

「叔叔……叔叔，怎麼啦？你是散兵嗎？」

宗太郎大概也看出這位青年的瘦身散發出濃厚的寂寥色彩。

青年連微笑也帶着寂寞。

「是的。」

「那你是豐臣軍了，實在可惜，怎麼不當德川軍？」

「我是德川軍，可是我不得不拋棄甲冑、兵器、馬匹，離開隊伍。」青年似有難言的苦衷。

宗太郎一向對大人的煩惱不感興趣，但他對這位青年卻有一種好感。

少年的神經是敏感的，本能地揣摩出對方人格的善惡，而且毫不猶豫的把自己的判斷付諸行動。

「叔叔，到我的茅草屋坐一會，我立刻替你找一匹馬來。」

「到什麼地方找？」

「這附近不是還有許多德川的陣營嗎？隨便偷一匹不就行了。」

偷——這行爲對少年來講必然跟「生活」相同意義。

「不可以偷，要出錢向人家買。」青年婉和的勸說。

宗太郎露出頗不以爲然的樣子。

這時——。

遠遠傳來幾聲吆喝聲。

丘下有一匹快馬馳入松林中。

緊接的，後面有數騎快馬尾隨，分路想加以包抄。

朝陽像潮水一般，光波伸展至此，那被彩上明明暗暗，暗暗明明的爭執，看起來却是一幅美得不可思議的光景。

不知因何，被追逐的一騎，卻翻滾在地。

四面八方追趕的士兵也一起跳抵地面。

「叔叔，散兵呀！實在可憐！」宗太郎用力抓住青年的袖子，大聲叫着。

但青年只是微微痙攣那清秀的眉頭，繼續保持沉默，並無採取行動的跡象。

遠方展開了一幅有如獵犬羣襲獵物的慘然戰鬪。

落馬的士兵就像死了似的，伏在草上不動，當攻擊者逼近的瞬間，一躍起身，拔出兵器。

攻擊者迅速後退，但沒有一人拔刀，似乎想加以生擒的樣子。

那位被逼窮了的士兵好像不會使劍，胡亂揮舞一番，固然是爲了防身，但結果卻給對方有利。

當他斬向正面的敵人時，卻被人從背後踹了一脚，扒在地上。連忙站起身子，踏穩脚步，再揮出一刀時，對方卻做個鬼臉嘲弄他，然後躲開。當他追逐而上時，背後又挨了一脚。

「可惡！太欺侮人了！」宗太郎忘我地叫着。

最後那可憐的士兵連兵器也被人擊落了。

雙手被人分成左右抓住，拼命在掙扎，而那上仰的臉孔正好是受陽。

青年望見那臉龐，突然往山丘下衝。

宗太郎嚇一跳，出聲叫他時，青年的瘦軀已在一丈外了。

速度快得驚人。在脚力上，宗太郎自信不會輸給任何大人，但面對青年的疾驅，只有半張着嘴巴，自嘆弗如了。

三

青年像一陣旋風，抵達疏林，始停足。氣息不亂，面不改色。

士兵業已察覺青年的存在，個個緊瞪着他。

只有那被捕的人依然披散着黑髮，繼續奮力掙扎。那張白晰的臉孔，意外的竟是屬於年輕女人的。不僅如此，而且還有足以迷倒衆生的美貌。

青年踏着鎭靜的步伐，縮短距離，說道：

「俘虜弱女，有失榮譽，快放開！」

「閉嘴！」一人睜着虎目，吆喝道：「我們不接受在戰場偷盜死屍財物的土匪的忠告，快滾開！」

「我不是土匪，直到昨天，服裝跟各位的一樣。」

「好快的動作！一下子就把甲冑拋棄，逃避德川的捉拿！懦夫！」

青年聞聽此言，臉上立卽閃過懷疑之色。

「各位是大阪軍嗎？」

「不錯！島津義弘的麾下。小西、宇喜多、石田等的人馬統統敗退之後，我們從小池村丘上突破敵人的正中央，擊潰福島、小早川、本多、井伊的軍隊。你屬於那一隊？」

「我不是大阪軍。」

「什麼?!」

那些士兵個個露出兇相。他們望着青年一身的便裝，心想大概是德川的忍者。若是忍者，難怪跑起來那麼快。

青年也察覺出他們的疑忌，微笑說道：

「但現在並非德川軍，只是浪人罷了。」

「好大的膽量，竟敢開我們島津勇士的玩笑，報名！」

青年不理他們，向前踏進一步，對着被捕的人，問道：

「你是金吾中納言的妹妹嗎？」

「不錯！」年輕女人回道，聲音堅定。

金吾中納言——小早川秀秋有個絕世美女的妹妹叫「美尾姬」，脾氣暴烈，女扮男裝，參加作戰，名氣極爲響亮，東西兩軍無人不曉。

小早川秀秋原屬大阪派，在松尾山佈陣，等戰火一開，並不理會石田三成的急召，按兵不動。靜觀東西兩軍的戰勢之後，突然下令反擊大阪派。

關原的決戰因小早川秀秋的背叛行爲，使得大阪派一敗塗地。

正因如此，這些島津的殘黨才捉住不共戴天的叛徒的妹妹，想加以折磨洩恨。

青年環視列位士兵，鎮定的告誡道：

「戰爭結束了，勝敗也決定了，即使向孤單的女人復仇，也於事無補，何不放了她？」

「別多管閒事，要命的話，快快滾開！」一人吼叫道。

但青年依舊心平氣和說道：「我再度奉勸各位，請各位在未被德川軍發現之前

，趁早遠走高飛要緊！」

「多管閒事！」一人叫着，並向其他同夥使眼色。

青年看在眼裡，只得挺正姿勢，準備一戰了。

六名野武士各自拔刀、散開。

被推到一旁的美尾姬，雙手雙脚已被縛，倒在草叢中。

青年背靠一棵樹，任由團團圍住他的敵人步步縮短距離，不輕易將手按住刀柄。

最後——。

青年的身體被納入刀圈內。

正面的敵人高舉着劍。

面對那兇惡似魔鬼的形相，青年的臉孔突然顯出憐憫之色。

生於同一國，同樣是人，無寃無仇竟必須互弒——或許是這種悲慘的因緣使青年感到心疼吧！

「啊呀！」隨着吆喝聲，劍風呼嘯而來。

下一瞬間——。

攻擊者見到自己的劍竟密進樹幹。

但在後悔之前，已因貫穿全身的強烈衝擊，喉底迸出低沉的濁音。

青年以雷電的快斬橫掃攻擊者，並把劍光指向下一個敵人。

從草叢中坐起身子的美尾姬，似乎不敢相信眼前所展開的戰鬪，只得茫然地注視着。

當初美尾姬看這年輕的瘦浪人極爲平凡，談不上有任何劍氣，如何對付得了這些野武士呢？她甚至寄望着其他的救星快快出現。

一劍懾住剩餘的五人，那泰然自若的神情實在颯爽得很。

美尾姬的心驟然動悸了起來。

美尾姬一向輕蔑所有男人。出現在美尾姬眼前的男人，恒常可分成二種類型，一種是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卑屈、奉承的無骨男子，否則是相反的誇示自己的豪勇，以博取芳心的無聊武士。

而眼前那位二丈外的青年，跟上述的男性是完全異質的。

不卑屈、不傲慢——身處生死邊緣，而所放散的氣質是何等渾厚自然。

適才美尾姬便已察覺到青年查問其身世時那正視的眼神洋溢着毫未意識異性之美貌的堂正色彩。

美尾姬開始祈求青年能獲勝。

「啊呀！」第二攻擊者的豪劍落向青年的頭頂。

美尾姬反射式地閉下眼睛。然後又睜開。

青年依然健在。

第二攻擊者折膝，其刀身茫然朝向前方，無限委曲地望向晨空。

四

就在這時，一隊騎兵踩出隆隆的馬蹄聲，繞過丘麓，朝此疾驅而來。

舉刀跟青年對峙的四人，顯露出極大的不安。

一人跳退，望着騎兵的旗幟，叫道：「本多忠勝的部隊！逃呀！」

其他三人也都轉身，奔向各自的馬處。

青年並不追，放下劒刀。

而美尾姬卻有如發瘋似的，尖叫道：「不要放了他們，全部都給我殺掉！」

但青年只是默默望着敵人有如青蛙一般躍上馬，然後走近美尾姬，劃斷她身上的縛繩，輕輕一禮，轉身便要離去。

「等一下！」美尾姬連忙跑過來。「不許離開！我的護衞來了！」

對於這快嘴的命令，青年帶着驚訝的表情。

——這算是感謝救命恩人的話嗎？

青年那明亮的眼睛微微掠過輕蔑之色，美尾姬憤然聳起一邊的肩膀，說道：

「我必須報答你的拔刀相助，有恩不報乃是我的恥辱。」

「救人並非爲了對方報答，我現在離開，反可省下許多無謂的麻煩。剛才的事，就請忘掉算了。」說完，青年便加快脚步離開了。

美尾姬出聲想叫住他，但青年並不回頭。

而那隊騎兵一轉眼也到了。

美尾姬便指着青年的背後，大聲命令道：「別讓那個人離開！」

立即有五騎，廻轉馬首，猛然追去了。

青年的去路被擋，站在蘆葦中苦笑。

那五名騎兵從馬上躍下，一起拔刀，後方又響起美尾姬的叫罵聲。

「歹徒不是他，逃到後山了，快追！」

那隊騎兵朝着指定的方向，快速奔去，一轉眼便成了黑點，就在這時又有另一隊騎兵到達。

領隊的武士從甲冑、護身具到佩劍，是清一色的火紅，絢爛異常。兜下的面貌年輕，充滿精悍之氣。

他是集本多忠勝之寵於一身的「近習頭遠藤嘉八郎」。

他一躍抵地面，便以銳利的眼光望着美尾姬，責備道：

「小姐，擅自離開營房，才招此危難！」

美尾姬嗤之以鼻，相應不理。

她業已知道，她遲早要成爲德川家康之妾……。

其兄金吾中納言秀秋認爲單單是投靠東軍，給東軍帶來大捷，未必能贏得德川

家康的歡心，因此才把妹妹美尾姬送至德川家康的右腕本多忠勝的地方。就是說，他想把諸將渴望的天下美姬贈予德川家康，以保自身的安泰。

這乃是戰亂之世的風氣。

美尾姬個性再强亦無違抗生於戰國武將家之宿運的氣魄，況且她所要獻身的人竟是一手掌握天下大權的德川家康，更無推拒的理由。不錯，直到剛才確是如此……。

而美尾姬進本多忠勝的軍營之後，自負具有成爲將軍之寵姬的美貌，行爲擧止也就更爲乖張了。

最後險些落入島津殘黨的手中……。

本多家臣的責言，美尾姬是不當一回事的。

不，美尾姬已非適才的美尾姬了。

眼前的年輕浪人很意外的佔據了她的芳心。

這位驕傲的小姐熱情過人，故女扮男裝，甚至參加作戰。然而事實上她可能是在找尋足以令她寄予全身全靈的男人。

如說他就是眼前這位年輕浪人，是否太過貿然呢？

而遠藤嘉八郎，美姬那全然不理會他忠告的傲慢態度令他感到一種不快及壓迫感，因此順着她眼光所專注的方向望去。

遠藤嘉八郎感到極爲意外。

「御堂！……御堂主馬之介！」

青年回以一揖。

「怎麼搞的，主馬之介？……爲何開溜呢？爲何拋棄戰功，離開軍營呢？」

御堂主馬之介不想回答。

主馬之介身爲本多忠勝的侍大將，率兵一百二十名。戰功厥偉。

關原決戰之前的株瀨川戰鬪，石田三成詐騙東軍中村一氏，假裝敗退誘敵，再施加反擊，大破中村一氏，而主馬之介的小隊便在此時馳援，直闖石田軍正中央，有如縱橫無人之境，讓中村一氏得以收兵撤退。

主馬之介一向穿戴漆黑的甲冑，其英姿對敵人而言，實在不祥。

在關原決戰，一團黑雲殺進宇喜多秀家的大軍鎭守的天滿山，展開一場鬼哭神

號的血鬪。據說被主馬之介的小隊追落的敗兵多達百餘人，溺斃於山麓的池寺池。

昨夜，德川家康在天滿山西南藤川的高地舉行敵將首級實檢，引見有功將士，當時本多忠勝稱揚諸將的戰功之後，特別推崇主馬之介的功勞。

德川家康立刻傳叫主馬之介。

可是，主馬之介業已把甲冑、矛槍、馬匹留給部下，飄然離開軍營了。

什麼原故呢？——理由無人知曉。

「喂！主馬之介！到底爲什麼拋棄戰功？說！」嘉八郎苦苦逼問。

本多的麾下有紅衣的遠藤嘉八郎及黑衣的御堂主馬之介，此乃東軍的名物之一。

嘉八郎失去一個優秀的競爭者，寧非憾事。

五

主馬之介緊盯着嘉八郎，半响才把眸子投向遠方美濃的羣山。

「……我不願當武士，理由如此而已。」聲音低沉卻很清楚。

「什麼？主馬！你說的是眞心話！」嘉八郎滿臉朱紅。

主馬之介嘴角泛着微笑，說道：「從今起，請把我忘掉算了。」

「主馬！你一定隱瞞什麼！一定有什麼事！」

主馬之介落寞地搖搖頭，說道：「沒有其他理由，只是不想再當武士。……忘掉算了。」說完，轉身走了。

「主馬！」嘉八郎厲聲吆喝道：「倘若你說的是眞心話，該殺！」

主馬之介那回轉過來的臉孔，依然帶着憂愁的陰影。

「讓我離開吧！……我還不想死。」

「胡鬧！」嘉八郎狠狠罵道。但未再阻攔，他明白主馬之介一旦決定之後，斷乎不會再改變。

□　□　□

走出疏林，到達長滿荻草的小徑時，宗太郎奔了過來。

「叔叔並非散兵呀！」一見面便責難似的說道。

「都聽見了嗎？」

「都聽見了。」

「其實跟散兵沒什麼不同。」

「大不同！」宗太郎用力搖頭說道：「你是戰勝的德川軍武士呀！剛才那個大武士及小姐都拼命想留你，怎麼不留下來呢？實在可惜！」宗太郎用懂事的口吻說着，邊用手拿著樹枝擊打萩草。

大約無言走了十幾步，主馬之介伸出右手放在宗太郎頭上。

「宗太郎。」

「嗯，什麼事？」

「你孤零零一個人，有沒有想哭的時候？」

「……有的，想哭的時候，乾脆哭個痛快。」

「大人也有想哭的時候，不過因爲是大人，只得咬緊牙關，不可掉下眼淚。」

宗太郎聚精會神的望着主馬之介的側臉。

主馬之介的雙眸帶着濕潤，望着遠方，他想起擱在自己面前的暗澹宿命，決心加以克服。

愛憎的山河

一

「奇怪？」穿過略陡的杣道，來到竹林邊時，宗太郎睜大了眼睛。「有歹徒侵入我的小屋！」

從松樹縫可瞧見低矮的茅草屋頂，而尖銳的野獸叫聲就從那邊傳來。

猴子棲息於這一帶的山中，倒不稀奇。

尾隨在宗太郎背後的主馬之介，一路上倒輕鬆自在，但一聽猴叫聲傳來，不覺提高警覺。

那叫聲的確蘊含危機四伏的強烈前兆，少年的唯一手下必然正遭受外來的襲擊。

「等一下。」主馬之介阻止正想拔腿奔過去的宗太郎，他踏着平穩的步伐，逼

近小屋。但當他站在緊閉的門口時，屋內靜悄悄的。

主馬之介照着門縫一看，裡面有個手握長劍的漢子，僅僅一瞥便知是敗軍的散兵，似乎負着傷，肩膀激烈上下起伏。

猴子在樑上。

那名散兵抬頭怒瞪着猴子。

想必是私自闖入，遭到猴子抵抗，索性想加以毒手。

看來似乎已砍出幾刀落空，正拿不出辦法的樣子。而猴子則張牙舞爪，發出威嚇聲……，毫不示弱。這應該說是學習牠那放任不羈的小主人，英勇不屈。

主馬之介一脚踢開門，躍進屋內。

散兵發出類似野獸的怒號，步步逼近主馬之介。

結果，宛如鷄蛋碰石頭。

主馬之介紋風不動，而那散兵手中的兵器已被打落，整個人歪歪斜斜仆倒在地。

「要殺要砍隨便你。」散兵雙手支起上半身，跌坐在地，向主馬之介投以無限憎惡的眼光。

主馬之介看在眼裏，毫不動容。

但他的內心，對這位跟自己上下年紀，看來豪爽率直的對手，湧起一陣渴望把手言歡的衝動。

「宗太郎！」主馬之介回頭叫少年。

不知什麼時候，他那勇敢的手下已停在宗太郎肩膀上。

「什麼事？叔叔。」

「你有沒有傷藥？」

「有的。」

「你拿藥給他裹傷。」

「什麼？給這種散兵裹傷？對不起，辦不到。」

「你沒聽說過嗎？窮鳥投懷，獵人不殺……。救人之後的心情，是很愉快的，快拿藥給他裹傷。」

「哼！」宗太郎心不甘情不願地進裡面拿藥去了。

而那名散兵則叫道：「我不接受敵方忍者的恩惠！」

「我只是浪人，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

「這麼說來，你想活捉我，送交德川方吧！」

「放心，不會的。」主馬之介心平氣和說道，就在火爐旁邊坐下。

二

「哇！這麼多的刀傷！」

宗太郎叫着，但主馬之介並不理睬，依然把他那鎮定的眼神定在沒有火的火爐。

散兵邊讓宗太郎爲他的背部、右手、左大腿的深傷敷藥，邊用懷疑的眼神盯住主馬之介的側臉，問道：

「你眞的只是浪人？」

「不是的，他是德川的武士，雖然立下大功，但不願當武士。」宗太郎爲之代答。

「小鬼的話，沒錯嗎？」散兵更加定眼望着主馬之介，問道。

主馬之介轉過頭，但不作答，反問道：

「主君陣亡了嗎？」

「是的……。遭到自己人卑鄙的叛變，全軍覆沒了！」聲音無限悲痛憤慨。

瞬間——主馬之介的臉色蒼白了。

「你指的是金吾中納言嗎？」

「不是的！假如我們美濃路潛行隊能進攻到不破官道，金吾中納言決不會倒戈。」

主馬之介一聽見此，臉色似乎更爲蒼白。

散兵並未察覺此，兩眼瞪着空中，繼續激烈的言辭。

「石田三成的戰略完全正確，他選擇關原做爲戰場，然後故意退出大桓是另有打算的……。當兩軍即將交鋒時，我們美濃路潛行隊原來應該直搗德川軍的背後。……混蛋的伊能盛政！」

當散兵口中發出叛將的名字時，主馬之介的身體爲之一陣痙攣。

緊接着散兵的自言自語未再傳進主馬之介的耳中。

——果然沒錯！

主馬之介內心那但願不是如此底一線希望，已完完全全失望了。

德川派早在一天之前確實不知石田三成這番奇襲戰。

石田三成原是優秀的智謀武將。

他在關原擺出壯盛的軍容，讓德川派信以爲關原就是決戰場，眞是巧妙的詭計。而德川家康本人也不疑有他，準備來一場力與力的決戰。

但一萬五千名大阪方面的精銳從美濃副道潛行而來的情報傳來時，整個大帥府的人個個大驚失色。

調開兵力，迎戰那潛行隊業已不可能。石田三成早已有所計謀。

如何在半路上截住潛行隊呢？——策略幾等於無。

天佑——德川派只能這麼期待，而且它像奇蹟一般實現了。

就在情報傳來的當晚，位居副道上的揖斐郡日坂的城主「伊能盛政」遣來使者，告說：

「勝利前夕，倘若約好賜予美濃一國，願告以消滅一萬五千名潛行中的石田軍的方法。」

德川家康簡直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伊能盛政身受豐臣秀吉非同尋常的恩顧，與石田三成又有長年的親交。

即使石田三成爲所有武將所背棄，也應始終與之保持友好。一般相信必然如此。

而這位伊能盛政居然表示叛意。

德川派當然欣然接受。

結果誠如那位散兵所言，潛行的一萬五千名精銳，因伊能盛政的背叛，全軍覆沒，石田三成的秘謀化爲水泡。御堂主馬之介便是伊能盛政之子。

三

既是伊能盛政之子，理應屬於大阪才是，但主馬之介爲何卻屬於德川派呢？

其中有着很深的緣故。

一言以蔽之，主馬之介痛恨他父親。對主馬之介而言，這個世界上最可恨的人

莫過於父親。

主馬之介懂事時，感到可怕的，便是面對父親時。

不知什麼原因，主馬之介跟他母親不能住在城內，母子住在外曲輪邊緣的房子，那是專門爲收容敵國人質所蓋的，卽所謂的「質子構」。

有一天，幼小的主馬之介偶然聽見僕人們的私語，而問母親：

「娘，我們是人質嗎？」

母親大驚，申斥道：「胡說什麼！……你是伊能盛政的嫡子呀！」

「可是我們爲什麼不能住在城內？」

那時，母親不再回答。

主馬之介敏感的觀取母親那秀麗的臉上突然閃過一陣憂愁的陰影，也就噤口不敢再問了。在他幼小的心中，只能判斷道：爹，討厭娘及我。

因爲城內既無正室，亦無主馬之介的兄弟。

父親偶然——大約十天來一次。主馬之介總被帶開，而出面向他請安時，父親總是冷冷看他一眼，根本不願跟他講話。

倘若只是如此，主馬之介還能忍耐。

二次必然會有一次，房內傳來父親的怒罵，摔擲東西的聲音或拳打脚踢的聲音，偶而也傳來母親隱忍不住的慘叫。

每逢此時，主馬之介總是躺在被褥中，咬緊牙關，緊捏雙拳。

有一次終於忍無可忍，一躍而起，奔出走廊，想爲母親解圍。

追上來攔腰抱住主馬之介的是年老的家僕佐次兵衞。只有這位老公公忠誠的服侍這對母子。

「少主人！不要衝動，您上去的話，事情就不好收拾了。忍耐呀！再痛苦也要忍耐，你看你娘不是一直在忍耐嗎？」

被硬拖回來的主馬之介，把佐次兵衞當成父親一般瞪着：

「爲什麼？爲什麼爹那麼虐待娘？快說！佐次。」

雖是年僅八歲的少年，但那決死的態度眞使老公公驚懼不已。

佐次兵衞雙手按在榻榻米上，伏首道：「等少主人長大後，便可明白。」聲音無限悲痛。

主馬之介望着滴落榻榻米的淚水，叫道：「現在就要知道！」

但佐次兵衞還是堅持不肯說。

慘痛的破局在主馬之介十五歲的春天光臨。

當天，主馬之介乘馬到野外馳騁，宵闇始回住處。

在門口迎面遇見匆匆忙忙出來的父親。

那瞬間，父親一楞似的望了主馬之介一眼，表情有點慌張。

主馬之介感到一陣不祥的預感，當下快步穿過走廊，到達母親的房間。

主馬之介見到佐次兵衞雙手捧着的一身是血的母親。

混蛋！

憎惡爆發的主馬之介正要轉身追趕父親時，

「信也！」看似業已昏絕的母親卻意外地發出嚴厲的口氣把主馬之介的脚釘在原地。

信也乃是主馬之介得自其父的名字。

她以無可名狀的哀傷眼神望着轉過頭的愛子，輕輕搖頭說道：「不行！」

主馬之介甚至連他母親也感到憎惡，胸腔像風箱一般起伏。

「信也，不許以刀跟你父親相向……。好嗎？這是我的遺言。」母親清清楚楚說道。

主馬之介回到自己的房間，嗚咽了許久。

她七天後逝世。離開這不快樂的世界時，死顏漂散着一股薄幸的寂寞。

主馬之介在枕邊坐了一晝夜，最後因疲倦而昏昏沉沉時——其間，她去世。宛如等待愛兒打盹，悄悄歸西似的……。

遺給愛兒的無限愛情便是悄悄把他的手拉到自己胸上，再覆以自己的雙手，即在斷氣後，依然如此。

四

父親未再出現，葬儀也未來。

父子偶而遠遠相遇，也只是乾瞪着眼而已。

母親逝世的週年忌，主馬之介馳馬沿河東下前往織田信益的領地本巢郡祖父江。

此處的春日明神社的神官是他舅舅。

主馬之介出生以來首次造訪母親的娘家。

不知基於什麼原因，主馬之介一直不得往訪母親娘家，他認爲那必然是其父的嚴命，然而當他站在門口時，才知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

走出來的是容貌有幾分像他母親的神官，主馬之介滿懷親切之情，行過禮，報出自己名字。

而對方回給他的則是冷淡至極的態度和語氣。

「你說你是伊能盛政的兒子嗎？」

主馬之介當下也直感到：此人也痛恨父親。

「我是你甥兒。」

「伊能盛政的兒子！」神官的目光冰冷。「我沒有妹妹，十七年前有，現在沒有。所以也沒有什麼甥兒。」說完轉身就進裡面。

「等一下！」主馬之介絕叫。「家母被家父殺了！家父基於什麼原因非殺家母不可呢？……請告訴我，求求你。」聲音專注得幾乎要噴血。

然而那回轉過來的眼眸依舊是冷冰冰的，擲給主馬之介的是酷薄的一句話：「不知道！」

主馬之介未再回日坂城。

不！他曾回到望得見城樓的地方，正當他停馬，瞪着那可恨的人的住處時，

「信也哥……」有人出聲叫他。

一名少女抱着滿懷的野花，佇立在路旁的河水乾涸的河床上。

她是這一帶著名的鄉士須藤家的獨生女千草，與伊能是遠親，在村民們的觀念中，信也跟千草將結成夫妻，繼承日坂城。

千草小信也二歲，是十四歲。

對主馬之介而言，母亡的現在，千草乃是唯一的女性。

千草是個小巧玲瓏的少女。她祖母是曾過禁裏女宮的佳麗，千草可說是個美人胎。

主馬之介騎在馬上看了一會，遽然興起陣陣激烈的鼓動，於是一躍下馬，奔了過去。

他不顧千草露出驚懼的表情，一把抓住她的小肩膀。那是稍一用力，就要碎掉的柔肩。

「千草！」

「……」千草承受不住主馬之介那對炯炯瘋狂的目光，把頭俯得低低的。

「跟我一起走！」

「走……到，到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那座城我不住了。」

「……」

「我要遠走高飛，到那自由的世界！我不願在這偏僻的地方過一生！」主馬之介剛剛湧起一陣想手刃父親的衝動，但未說出口，而代以此種說詞。

「千草，跟我一起遠走高飛吧！」

當千草的肩膀開始顫抖時，主馬之介也施加力量了。

「千草！不要嗎？」十六歲的少年並未察覺自己那暴戾之氣已完完全全嚇壞了少女。

短暫的沉默過後，千草也用細小得仔細聽才聽得清楚的聲音說：

「我先回去問我父親……」

「傻瓜！妳父親怎麼會答應？現在就跟我一道走，我不會辜負妳的！」

可是，主馬之介依然是自討沒趣，自取其辱。

「……好，失陪！」如此叫着，主馬之介這才發現千草一臉的恐怖之色，罵道：「傻瓜

！」順手一把將她推倒在地。

主馬之介回到愛馬所在的位置，目送一顚一踣驚慌逃去的千草，不禁感到一陣的暗然神傷。

這一天之後，伊能信也這位日坂城的繼承人便在世上消失了。代之的，產生一位叫「御堂主馬之介」的孤獨浪人。

□　□　□

此後經過了八年的歲月。

御堂主馬之介成爲一介把生命孤注在腰之一劍的劍客。他天生具有得天獨厚的劍術天賦，又經嚴苛的修業歷練，造就他成爲擧世罕見的高手。

在京都的二條城，德川家康蒐集埋沒於全國各地的一流劍客，擧行御前比武時，飄然現身的主馬之介，輕易的使所有對手披靡，在德川家康的指定下，與柳生但馬守宗矩做示範表演。

德川家康對於這意外的收穫十分欣悅，傳叫柳生宗矩商量道：

「封他劍術教練如何？」

但柳生宗矩卻搖頭說：「那青年二十歲尙未過半，而那面相卻顯現出背負宿世罪業的暗凶色。依在下的看法，他要穿過三界六道的苦難，還須費上多年的時間，身懷此種苦惱的人是沒有當劍術教練的資格。而且，他也可能不接受。」

德川家康不甘放棄這位本領高强的浪人，於是叫來本多忠勝，任之爲「侍大將」。主馬之介之所以任職於德川派，不外乎基於間接向父親復讐的意圖。

然而，他那位父親竟在統一天下的決戰背叛其所身受殊遇的石田三成，給大阪派以殘忍至極的打擊。

聽見這項急報的剎那，主馬之介愕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當那衝擊過時，他陷入無可言喻的暗澹絕望。

他背叛父親，父親背叛石田三成，在行爲上，父子都有違武士道的吟味。

戰國之世的常態，宿業之血已汚染了主馬之介的心靈。

——我不能留在父親加盟的德川軍。

懊惱的最後，結論是這樣的。

主馬之介放棄了勳功和榮達，離開了陣營。

五

宗太郎突然醒來。

黎明的晨霧甚至流入小屋裏，鑽進來的落葉靜靜的留在地上。

「啊！怎麼搞的？……」

原本躺在火爐邊的主馬之介不見了，宗太郎急忙揉着眼睛，站起身。

那位散兵像死了一般，躺在柴堆邊，沒有半點聲響。

——到哪裡去了呢？

頓覺不安的宗太郎爬出稻草堆，打開板門。

今晨依然是濃霧遮蔽視線。

「叔叔！」宗太郎雙手掖口，竭聲喊道。

——叔叔！

只有回聲徒然傳來，靜寂更深。

「主馬之介叔叔！」再度竭力喊叫。

而身旁的猴子也學那模樣，嘰嘰叫着。

「畜牲！眞的跑掉了！」宗太郎差點掉下眼淚。

他想起昨天他們在路上的一段交談。

「你孤零零一個人，有沒有想哭的時候？」

「……有的，想哭的時候，乾脆就哭個痛快。」

「大人也有想哭的時候，不過因爲是大人，只得咬緊牙關，不可掉下眼淚。

如此說着的主馬之介的側臉映在宗太郎眼裡，顯得極爲落寞。

——叔叔也是孤單的。

宗太郎此刻已十分明白了。

「叔叔，我們何不在一起呢？」

以今日的時間來算的話，宗太郎大約在原地呆站了二十分鐘。

飄動不定的霧緩緩移過山襞，淡淡的陰空下逐漸現出竹林、灌木、松樹幹及樹梢，及長滿蘆葦的草原。

就在這時——。

「哇！在那邊！」宗太郎邊發出歡叫聲，邊衝下坡路。

主馬之介的孤影就在疏林裏。

當宗太郎奔抵疏林邊時，東天缺了一角，一束陽光在空中劃出一道乳色的斜線。

瞬間，主馬之介的手中劍光閃爍、眩目。

宗太郎趕緊停下脚步，屏息注視。

主馬之介手握長劍，肅然不動。

敵人是六尺前方的一棵松樹。

這是主馬之介爲了斷絕內心的修羅妄執所採取的唯一手段。

那種如彫像一般的不動自若的靜止相，緊緊扣住少年的心，宗太郎握緊拳頭。

劍的氣魄等候潮汐的滿盈，突然奔騰了。

「啊呀！」隨着一聲衝破靜寂的吆喝，主馬之介的五體騰空躍起。

下一瞬間，主馬之介停立在假想敵的另一邊。不僅如此，刀身且已入鞘。

宗太郎睜着大眼睛，感到莫名其妙。

——幹什麼？搞什麼鬼？

宗太郎實在不明白。

主馬之介跳時，自刃一閃，宛如一陣旋風，奔了過去。

可是那棵松樹不是依然挺立着嗎？

發呆的宗太郎用手背拭了一把鼻涕，再向前踏出一步……。

雖然沒有風，但直徑約有五寸的松樹幹卻傾斜了，在距地面三尺處開了口。

接着，一聲巨響，松樹倒了。

宗太郎看得目瞪口呆，一脚高一脚低的走了過去，摸摸那切口，嘖嘖稱奇。

「宗太郎……」

宗太郎抬起頭，懷着滿心的羨慕仰望主馬之介，感到神聖耀眼。

「叔叔；好厲害！好厲害！日本第一高手吧！我不是在做夢吧！」聲音顫抖。

主馬之介微笑，囁嚅道：「劍不能斬除人的痛苦和悲哀。」說完，從懷中取出錢袋，投給宗太郎。

「宗太郎，麻煩你照料那位散兵，直到他康復。」

「好的……」

「我先走了。」

「什麼？」宗太郎急了。「叔叔，要走的話，帶我一起走。」

「你不是要照顧那個傷兵嗎？」

「可是……我要跟隨您，請收我爲徒弟，拜託！」

主馬之介望着宗太郎的表情，本想用一些平常的話語哄他，但他知道那不是容易的。

「可以呀！」

「眞的！」

「可是要先幫我照料那個傷兵，等他復原離開後，再來找我。」

「好的，一定遵照師父的命令。……不過，到什麼地方找呢？」

「向北一直走，有一處叫揖斐郡日坂。」說到此，主馬之介想了一會，說道：「那個村落有一座佛寺叫歡喜寺，你來這裡找我就是了。」

「我一定去！」

主馬之介不再回答，轉身走了。

歡喜寺的住持乃是教導主馬之介學問，使他不致淪爲野武士的恩師。

主馬之介想把這個可憐的孤兒託付恩師。

「叔叔我一定去！」背後響起宗太郎的聲音。

主馬之介不再回頭。

死亡就在他的前方。

手刃父親，了斷自己——他懷着此番覺悟回故鄉。

父子孤影

一

午後的陽光照在高峰的一邊，宛如罩着一件薄絹。那光線燦爛明亮，故溪谷的小徑顯得暗淡又冷峭。

此地乃是沿揖斐川在津汲村左轉而入的山峽，除了細小的流水聲之外，靜得令人寒心。

現在——。

除了二個在小徑上走動的人影，沒有動的東西。

一個是大約五十歲上下，留着八字鬍，面貌魁跛的武士。唯一的缺憾是極度的跛脚，每走一步，左半身便大大傾斜；像老公公似的，雙手反背，佝着腰，以保持身體的平衡，那姿態看來令人頗覺惻隱，但你只要看他的步幅之大與快，便知他比

普通人善走。

看來他用的只是普通的速度而已，而尾隨在他六尺後的從者却稍顯氣息不順。

這是因爲他利用天生的跛脚，完完全全練就了武術極意之一的「小鷹步術」。

小鷹步術乃是單脚用力，另一脚不着地，滑行似的前進。

利用跛脚，殘而不廢，練就小鷹步術，這正表示此人具有非凡的意志力。

然而他那堂皇的面貌所洋溢的表情却是那麼開朗、和氣，連那鬍子也令人感覺是爲了增加和氣所蓄留的。

「茂助！還要走多遠？」對從者說話的聲音也是洪亮、明朗。

「快到了。」

「你從早上就一直說快到了，快到了。」

「不，這一次是眞的快到了。」

這對主從從京都的「二條城」驅馬來到揖斐城下，然後徒步進山，他們已在山中整整走了二天。

「地點糟糕、任務也糟糕。」武士說着，打了一個大噴嚏。「二條城的旗本都

在嘲笑我的任務，竹中內藏之介正次被任命爲卑鄙至極的使者，南無！」

「老爺，您到日坂城到底要辦什麼事呢？」茂助一路上一直很納悶，現在總算問了。

因爲若是正式的使者，便須有合乎排場的整隊侍者。若是密使，便要變裝。

「砍日坂城的伊能盛政的腦袋呀！」內藏之介坦率回答。

茂助大驚，說道：「聽說伊能盛政背叛石田三成，擊潰從美濃路滲透而下的大阪軍……。」

「不錯！」

「那麼，他有功勞呀！」

「背叛就是不行，背叛！」內藏之介的聲音突然加大。

「可是，正因爲有伊能盛政的背叛，才有關原的大勝呀！」

「呆子！石田三成那微不足道的奇襲戰，如何奈何得了我們德川陣營。……況且，伊能盛政的背叛跟金吾中納言反擊大阪軍是不可同日而言的。伊能盛政跟石田三成乃是所謂的刎頸之交，就是說，即使石田三成被全日本的諸侯孤立了，伊能盛

政有道義徹底支持他，事實上呢？只爲了要美濃一地，竟背叛了至親好友，眞是卑鄙的小人，人面畜牲！他應該嚐嚐報應的滋味。」內藏之介似乎爲了給自己的任務找藉口，大大臭罵了一頓伊能盛政。

就是說，他的任務有背武士道精神，故把伊能盛政的背叛行爲刻劃成卑鄙至極。

德川家康言明要把美濃一地賜給伊能盛政，但德川自始便無此意，讓他策反，獲勝時，再加以消滅。

內藏之介受任爲使者，前往實行德川家康的計策。

二

「哦……好漂亮的柿子！」內藏之介突然停下脚步，仰望頭上。

枝上纍纍的無數顆粒承受西斜的陽光，色彩鮮美，令人垂涎。

「想不想吃？茂助。」

「這……」

「替我摘幾個。」

「是……」

「還猶豫什麼呢？古人說道，只要不被當場發現，偷柿子並不算小偷。」

茂助只好放下肩上的行李危危顛顛的攀登上樹了。

可是很湊巧的，手所能及的範圍却連一粒也沒有。茂助只得掛在粗枝上，寸步維艱地前進，然後無可奈何地望着地上的主人。

「摘不到嗎？」

「摘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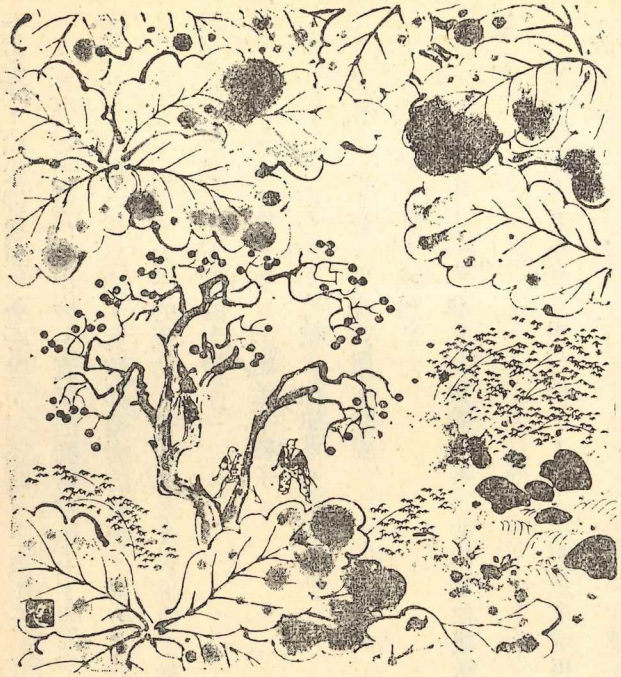
「飯桶！」

這時小河對面的斜坡響起一陣大笑聲。

內藏之介轉頭一看，那邊站着一個女孩，身穿黑條紋的衣服、短裙、手持竹籠。

「有什麼好笑，給你這麼一笑，會跌死人的。」內藏之介說着。

女孩一聽，笑聲更大。然後輕盈的越過草叢，踩着河上的岩石，轉眼之間便站



在內藏之介身旁。

——就像一頭野貓。

內藏之介心想。

那是非常美麗的野貓。眼睛大，生動的黑瞳清新晶瑩，宛如不知何謂畏憐的野生動物。小麥色的皮膚及發達的四肢洋溢一股健康活潑之氣，予人清新可愛之感。

「我來替你摘。」女孩說着，莞爾一笑。

「眞的？那可要多謝你了。」內藏之介笑着頻

頻點頭，然後仰起頭，命令說：「茂助，下來！」

茂助從他懸吊的樹枝上直到把脚點在地上，費去了相當的時間，連旁觀的人都要覺得不耐煩。相反的，女孩那爬樹的敏捷，則令人啞然。

抬頭看得張着大嘴的茂助，被內藏之介狠狠拉了幾下耳朵。因爲從樹下可以望得見女孩那雙如滑石般的大腿。

女孩移身至嫩枝條，開始丟下柿子。

內藏之介童心未泯地喊着加油聲，接下柿子。

最後女孩下來，理好衣服，問說：

「兩位武士要進城嗎？」

「嗯……不！」內藏之介含糊一答，取出幾枚錢幣，說道：「這些給妳當零用錢。」

女孩搖頭不肯接受，提起籃子，說：「要是拿城裏人的錢，會挨罵的。」說完，轉身就走了。

「靈巧的野貓！」內藏之介微笑着目送逐漸遠去的背影，才咬了一口柿子。「好吃，茂助，你也吃……」

主從兩人高高興興啃着偷來的柿子，又再度上路了。

經過半個時辰左右——。

主從兩人終於看見了遠方一座盤踞在對面山上，高聳入雲的城寨。

內藏之介突然興起一股榮華權勢如過眼雲煙的感慨，廻蕩沈吟了許久，才驚返現實，於是邊走邊唱起詩歌。

就像回應那歌聲似的，右方的森林中竄出好幾個人。

轉眼之間，出現在內藏之介面前的是數名武士。

爲首的一人鄭重行了一禮，問說：

「先生是竹中內藏之介嗎？」

「正是。」

「在下日坂城首席家臣宇部隱岐。」

報過名後，其餘的人也都一一報名了。

原委是這樣的，關原之戰勝利之夜，宇部隱岐代理伊能盛政前往關原天滿山德

川主帥營時，德川家康便授命本多忠勝，對之暗示那冷酷的計謀。

「伊能盛政必須退位，聽說他沒有嫡子，那麼就快替他找個繼承人。」並且傳達舊有家臣須好好安撫，服從新城主。

宇部隱岐大感愕然，等衝擊過後，冷靜一想，只得面對現實了，這只能說是主君伊能盛政惡有惡報，咎由自取了。家臣之中頗多認爲此次的背叛行爲乃是寡廉鮮恥之至，不滿主君的獨斷行爲。

宇部隱岐回到日坂城後，私下招攬同志，策劃迫使主君下台的步驟。

內藏之介便是前來確認隱岐所找到的新城主候補人，坐鎭指揮政變。事先雙方便聯絡好以謠曲「邯鄲」爲暗號。

內藏之介嚴肅問道：「後繼者的姓名及家世？」

「美濃源氏土岐氏的後裔，鄉士須藤賴十郎的嫡男賴之助，今年二十六歲。」

「具有身爲一城之主的才能嗎？」

「至少不亞於現在的當家盛政。」

——這還用講！難道還可扶個比盛政下等的傢伙嗎？內藏之介心想。

「好！」內藏之介從懷中取出一道文書。「這是內府公（德川家康）的通告，你呈給盛政看就是了。」

「遵命。……但是……」隱岐面帶不安，注視內藏之介，說道：「倘若盛政不服退位，應如何是好？」

內藏之介沈吟半響，抬頭仰望城寨，久久方斬釘截鐵答說：

「殺掉算了！」

隱岐及其他衆人個個臉色大變。

「不必各位下手，我是爲了這個任務來的。……你們先勸他退位就是了。」

隱岐等一行人離開了。

內藏之介主從兩人落脚的地點預先已安排好距城寨大約半里的歡喜寺。

「走吧！茂助。」內藏之介正要邁開脚步的剎那，他已敏捷地發覺樹林中有異。

「誰？」

但無反應。

內藏之介動作快得宛如跛脚是假的，奔了六尺左右，而從林中現身的竟是方才那女孩。

「什麼，是野貓妳……」內藏之介亦感意外。「爲什麼偷聽我們講話？」

女孩把那睜得快裂開的雙眸，一眨也不眨地盯在內藏之介臉上。

內藏之介看出那眼神蘊藏着激烈的敵意，心想：逮下來！

而女孩也像察知不妙，猛一轉身，沒命地跑了。

「老爺，別放過她！」茂助也氣急敗壞地喊道。

但內藏之介却不想追她。

——算了，就讓那小女孩搶先進城報告，任那狼狽的盛政再怎麼掙扎，結果都是一樣的。

內藏之介內心如此囁嚅道。

三

瘦巴巴的老人，下陷的眼眶，鷹鼻、緊閉的嘴巴，青筋暴突的咽喉，高聳的肩

膀……身上每個部份都像剃刀般銳利兇險。

這位現在站在日坂城天守閣最頂樓的老人，遙望遠方美濃的羣山重巒疊巇。感到躊躇滿志，陣陣的喜悅激盪着。但表情上並沒顯現出來，這正表示老人有着陰森的孤獨性。

——我終於成了美濃的國主！想當年，齋藤道三靠賣油起家，絞盡心機，一再運用奸計，打倒土岐氏，才霸佔得到的美濃，一夜之間竟落入我這個小小的揖斐城城主伊能盛政手中！

——天下已屬於德川家康，而我有功於德川家康，我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了。身爲美濃國主的我，便有資格位居德川幕府的要職。

一股難以言喻的恍惚感在他那乾瘦的老軀內如潮水般澎湃洶湧。

就在這時，傳來一陣爬樓梯的急促跫音，伊能盛政不快地縐起眉宇。

沈浸在洋洋得意的陶醉感中却受到外界的干擾，對這老人實在是掃興之至。

伊能盛政頭也不回，斥責道：「哪個笨蛋？」

但沒有應聲。

伊能盛政眼睛一瞟，却發現一名髒兮兮的小女孩氣喘呼呼地伏跪在地，他不禁火冒三丈。

「下賤的丫頭，跑到天守閣幹什麼？」

伊能盛政步步逼近，正想一脚將她踹翻在地時，女孩却一臉認眞地叫喊道：

「大人，事情不好了！」

「什麼事情不好了？天大的事情你也要先找宇部隱岐呀！混蛋！」

「不，不，隱岐大人他，他……」女孩說至此，想到自己的報告將引起多麼大的事變，不禁上氣不接下氣起來。

「隱岐怎麼啦？」伊能盛政咬牙切齒地叫喊。

「隱岐大人背叛您！」

「什麼？」盛政的面貌扭曲，變形了。

「這可是眞的？」伊能盛政雙手抓住女孩的衣領，將她整個人提了起來。

女孩斷斷續續近乎窒息地說道：

「有個外地來的武士……跟隱岐大人……有所密謀……被我偷聽到……後來，

那武士也發現我……我拼命跑回來……向您報告。」

「那混蛋長相如何？」

「留八字鬍……跛脚。」

「跛脚？」

伊能盛政目眦盡裂的瞪着半空中，思索着。

——竹中內藏之介?!

想到這個名字的剎那，伊能盛政整個人、眼睛、嘴巴、肩膀、拳頭都竦然激烈痙攣起來。

「那混蛋是否五十歲上下……一副大嗓子？」

「是，是的。」

——果然是他！

伊能盛政被一股全身都要凍僵的絕望感所襲擊。

——德川家康！你這厮老狐狸！

伊能盛政懷疑自己是否發瘋，全身甚至毛髮指甲都燃起一股熊熊的憤怒之火。

——好小子，隱岐！

就在此時小僮登梯上來。平伏道：

「宇部隱岐以下衆家臣在議事廳候您，有事上稟。」

——想逼我切腹！

盛政在倉促之間下定可怕的決心，用力踩着樓梯下來了。

「大人！」女孩用戰抖的聲音叫道。

回過頭的盛政，大聲說道：「我要提拔妳當侍女，叫什麼名字？」

「朝路。」

「好，我會記住。」

走出天守閣的盛政，那形相有如鬼怪附身似的，健步如飛。

在這老人六十餘年的生涯中，眼前首次出現他無法相信的現實。身爲小城之主，只要在這小城中，所有一切都是任由他擺佈的，他不曾懷疑過一次。人、建築、草木，一切都在他的指揮下。然而就在他忘我地沈醉於當美濃國主的喜悅中時，竟有一位連名字都不曉得的下婢帶來晴天霹靂的消息。而堪爲證據的是，據報謀叛者

都齊集在議事廳。

——一刀粉碎忘恩之徒的計謀！

心裏雖如此發狠，但無可否認的，暗澹的絕望業已像癌腫一般在蔓延着。不，正因如此，盛政的心理狀態更加重狂暴性。

他以惡鬼的姿態出現在議事廳。

瞬間，全場靜悄悄的。

盛政巍巍顫顫的走近宇部隱岐面前。

「隱岐！」

「是……」隱岐伏跪在榻榻米，已知大事不妙。

「上次派你出使德川陣營，辛苦了，這個給你當獎勵！」盛政話未說完，已拔刀揮砍。

隱岐的腦袋隨着血飛沫，飛了三尺多高，發出鈍聲，滾在榻榻米上。

盛政殺氣騰騰，怒瞪所有部下，叫喚道：

「看見了嗎？謀叛者的下場……」說完，猛然轉身，即要離開。

「大人！」尖銳的叫聲停住了盛政的脚。

高頭大馬的野武士田屋兵部少輔，從無頭的隱岐懷中取出一道文件，高高提着讓轉過頭的盛政看。

「德川家康公的御令！」

對於盛政，那已如同紙屑了。

再一個！

他以醉於血腥的悽愴氣色，向前踏出一步。

就在這時——。

盛政發覺集中在他身上的七十餘名家臣的眼睛都懷着激烈的敵意。

只要是他的命令，必然都平伏受諾的家臣們，現在竟然毫無例外的都憎恨着他。

盛政茫然自失，接着一股無可名狀的恐怖襲上來。

——自家養的狗竟想咬我！

四

同一天——。

主馬之介獨自一個人走在揖斐城下的繁華街上。

殺親生父親！這並非懷着一般的決心便可達成，故他先到附近的禪寺，打坐了五天。

總算心平氣和，可望臨場時可以不必躊躇了。

街道兩旁的店棚貨物堆積如山，興亡決戰之後，呈現一片好景氣，從戰場收括得來的武具，也用低價在叫賣。來自京城的商人則大力搜購，以期大撈一筆。

天下易勢的跡象可從絡繹不絕疾驅而過的騎馬武士容易窺察得知，那是各地諸侯遣往晉見德川家康的使者。

從今以後，各地諸侯勢必用心留意德川家康的一顰一笑。

就在此種露骨地表現出利害得失的氣氛下，只有主馬之介望着遠方，穩穩地向前邁進。

「你……？」一名擦肩而過的漢子驚奇的停下來，偏着頭望着主馬之介的背影。

接着，那名漢子快步追了上來，問道：

「對不起，請問閣下是否日坂城的小主人？」

映在主馬之介眼裏的是一副記憶猶新的臉孔。

「多次郎！」

那是主馬之介與其母的唯一忠實的僕人佐次兵衞的侄兒。

外表是老實的生意人打扮。

「少爺，沒錯吧？好久沒見了，長得眞是一表人才，令堂看了不知要多高興。」

「你也看得出來，我現在是落魄的浪人。……你才是寬裕的商人，住在這城鎭嗎？」

「不，我現在在大阪經營舊衣店，想趁着這次戰爭之後，有沒有什麼新的生意可以做……」

多次郎說着話時，似乎另有什麼戒心似的，眼睛閃爍不定。長於劍術的主馬之介突然感到那樣子並非規矩的商人。

但人家從事什麼工作是與已無關的，故主馬之介佯裝不知地問道：

「回過日坂城嗎？」

「回過，去年回去掃墓……」

「佐次兵衞還健在嗎？」

「少爺您離開日坂不久，他老人家便去世了。」

主馬之介的心底感到陣陣的作痛。

「對了，少爺，千草姑娘住在這城下。」多次郎說道。

「……」主馬之介無言回視多次郎。

「四天前，我在路上遇見她，長得亭亭玉立，現在還在她伯母家學習禮儀作法……你從對面那個十字路口向左轉，走三條街道，有一家檜木門的宅邸，就是以前揖斐大人的別莊，你去找她，她一定會很高興的。」

多次郎所說的揖斐城主叫「揖斐五郎光親」，天文十五年被齋藤道三消滅。千

草的父親須藤賴十郎乃是美濃守護土岐氏的外裔，母親又是揖斐光親的姊姊。於是千草來到祖母方的揖斐氏一族的家中。

「好吧，我先告辭了……」主馬之介低聲說着，一揖，準備離開。

「少爺……」多次郎突然想到什麼，以緊張的表情叫道。「說不定是我多管閒事……依我看來，少爺還是別回去日坂城較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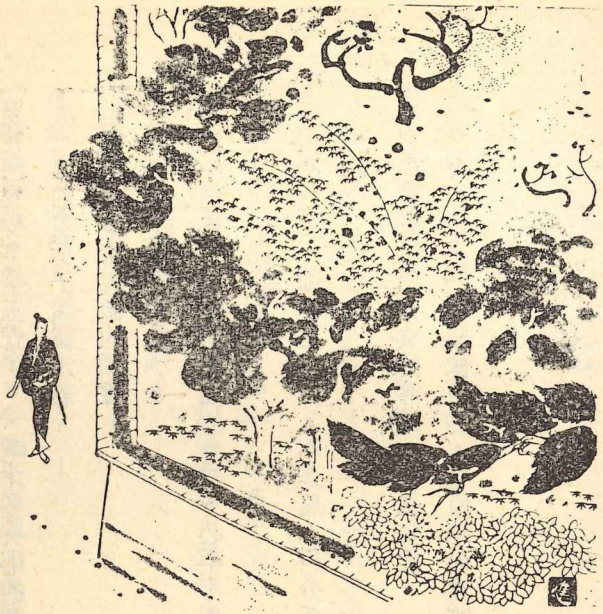
「爲什麼？」主馬之介直盯着多次郎。

多次郎頻頻眨着眼睛，說：「不，倒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不過，少爺還是走您自己的路比較好……」

——他好像知道什麼秘密。

但主馬之介不願更加深究，只說：「即使不想回去，但不得不回去的時候一到也是不得已的。」說完便告辭了。

多次郎目送主馬之介遠去的背影，搖頭囁嚅道：「背負不幸的命運的人，其實他才夠當美濃國的領主……」然後有如變成另一個人似的目光炯炯，神色倉皇地走了。



主馬之介不知不覺已站在老檜樹所圍繞的宏壯宅院的門前。

並非特意要來的，而是信步走着，停下脚步時，便在這宅院門前了。

——就是這裏！

當他打量着房子時，才發覺自己在無意識之下想會見千草。

十六歲時，他勸十四歲的千草跟他私奔的情景，仍歷歷浮在腦海。

「現在已長得亭亭玉立了。」剛才多次郎的話語再度響起。

主馬之介沿着房子緩緩走着。

透過樹縫，傳來低微的琴聲。

——千草在彈琴吧！

在腦海中描繪他那清新雅麗的外形，心中不覺湧起陣陣的衝動。

——只見一面就好！

但那是不行的，即使見了面，不是馬上得分手嗎？幾天後，便要殺父，自行了斷的。

頂多只能聽聽她所彈奏的琴聲，聊做安慰。

主馬之介像化成一座彫像似的，在原地站立許久。

重逢

一

「……奇怪？」

一名中年武士從外面回來，無意間發現那呆若木鷄的浪人，覺得挺面熟的。

——誰呢？

那武士正偏着頭思量，而對方也有所察覺，邁開步子走了。

武士雙手交叉在胸前，正當他走進大門時，終於想到了。

下一剎那，他開始快跑。

「賴之助！賴之助！」

後院有人應聲。

須藤賴之助光着上半身，在後院舞槍，是個魁偉健壯的年輕武士。

他陪妹妹千草來揖斐家寄居，已有半年多了，劍術的修練不曾一日間斷。

「什麼事，叔叔？」賴之助收起矛槍，驚奇地望着慌慌張張跑來的宮藤左衞門。

藤左衞門乃是賴之助父親的表弟，以前在須藤家當食客。

「賴之助……信也，伊能信也活着……活着回來了！」

「什麼？」賴之助的表情一下子緊繃了起來。「看錯人吧！」那表情好像認錯人就很不可原諒了。

「信也不會錯，外表是浪人打扮……」

「唔！」賴之助哼着。

前幾天日坂城剛派來密使，表示有意促使當家盛政下臺，擁他爲新城主，賴之助當然狂喜的承諾了。

——信也！早不來，晚不來，偏偏現在回來！

賴之助全身熱哄哄的，有如火在燒似的。

既然盛政的嫡子信也歸來。賴之助當然必須辭去後繼者的資格。對盛政而言，

即使兒子是擅自離家的，但比起把城寨拱手讓給別人，倒不如留給自己的親生子。況且，衆家臣聚集起來開會，結果必然非主馬之介莫屬。

對於這位有志從政的青年而言，不勞而獲一城，實在是再高興不過的了。而當它即將完全實現時，正統的繼承人突然出現，也難怪他要身煎如焚了。

「混蛋！」賴之助再度咒罵。

藤左衞門望着賴之助那咬牙切齒的形相，語氣堅定地說道：

「賴之助，交給我辦！」賴之助立刻看出藤左衞門的心意。「機會千載難逢，離家出走的不孝子，還有臉回來繼承，交給我辦就是了！」

藤左衞門轉身走了。

「哥哥……」

賴之助回過頭。

白透的膚色、柳眉、端正的鼻樑、小巧的朱唇、纖細的肩、春葱一般的手指——所有的造做都顯得那麼婀娜、脆弱。她是千草。

千草原在閨房彈琴，聽見藤左衞門大聲醜罵她魂牽夢繫的人，才趕了出來。

賴之助望着一臉驚懼的妹妹，想說什麼，又作罷，氣勢兇兇地追趕藤左衞門之後而去。

二

主馬之介低着頭，盯着自己的影子，宛如連方向都忘了，踽踽走在街上。

數名騎馬的武士縱馬而過，揚起的塵土遮去了影子，但主馬之介的心緒仍貫注於剛才那宅院中的女性。

他全心全意習劍時，在鯨波渦卷的戰場裏、那倩影未曾離過主馬之介。在不勝習武之苦時、抑或戰鬪負傷喘息時、或陷於深邃的孤獨感時，他在虛空中描繪成有如救贖神之御像的，便是那清新可憐的倩影。

那絕不隨歲月而有絲毫的淡薄，不，反而更形鮮明、可貴。爲何唯獨這番慕情像一縷清冽的泉水，在心田泉湧不止呢——主馬之介自己也不明白。

然而——。

小時候，主馬之介並無關乎千草的可愛記憶。千草守規矩聽話，不，她的氣質

原就極爲膽小怯懦，譬如玩捉迷藏時，她怕弄髒衣服甚於找不到人。倘若主馬之介威脅要弄髒她的衣服，她便哭着跑回家。玩家家酒時，他們是很認眞在玩的，就像長大後會結成夫婦似的，可是有時主馬之介得意忘形，舉止太過粗暴時，便要遭到千草的白眼，於是主馬之介便負氣的離開了。

稍長之後，主馬之介身爲武將之子，不得再與女子廝混了，跟千草也疏遠了，開始專心習武，但是偶而見面，依然親切的攀談，毫不忌諱，千草却拘謹多了。端莊保守，對主馬之介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主馬之介自然也必須維持城主之子的威儀了。

主馬之介私下一向期望彼此能開誠佈公，相親相愛。隨着對父親的憎惡與日俱增，那期望有如渴者尋水一般，愈形激烈，但終未能實現。

母親逝後，主馬之介更希冀千草的溫柔體貼，但同時主馬之介開始有了抗拒孤獨的意志，不願主動找千草。那一年幾乎不曾見過千草。

縱然當初主馬之介離城後，也決心忘掉千草的……。

八年來，他克服多少的困苦，戰勝難言的寂寥，但唯獨千草的倩影一直跟隨着

他。

——實在不該聽那琴聲！

主馬之介無力地囁嚅道。

這時——。

三名黑布覆面的武士擋住主馬之介的去路。

主馬之介抬起頭，正視前方，他知道背後也有相同裝束、相同人數斷他的退路。

六個蒙面人一起拔刀，步步逼近，主馬之介面不改色問道：

「報仇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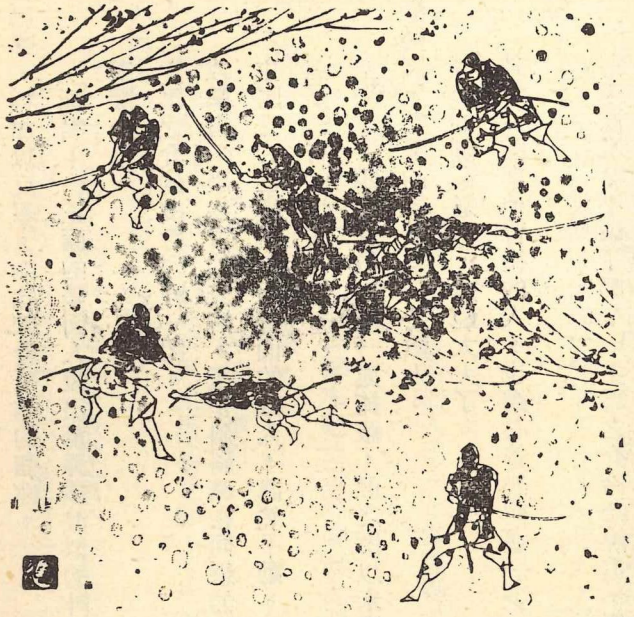
「我不知與各位有何過節，但如爲了戰場上的仇恨，可不饒你們！」

對方不答話。

殺氣緊逼主馬之介。

「你們知道我叫御堂主馬之介嗎？」

「……」



「好！既然不回話，那就準備當寃死鬼吧！……別怪我御堂主馬之介手下無情了！」

主馬之介的五體驟然銳氣滿盈。

莫非是一直懷抑着的孤獨的寂寥感突然轉爲任暴的鬪志吧！

主馬之介位處徐徐縮小的白刃圓陣中央，宛如受羈於無形的網，尙未將手按於劍把。

只是提高警覺，防範着對方的殺氣。

主動攻殺對方是這位青年所不願爲的，他一向讓對方先

出擊，再加以反擊，如此較合乎他的個性。

「呀啊！」正面的蒙面人發出驚濤駭浪似的叫喊，迎面砍來。

瞬間——。

主馬之介的瘦身輕輕一閃。

攻擊者一副痛苦的表情，歪歪斜斜倒在同夥的脚邊。

主馬之介已擧劍正對背面的敵人，凜然不動。

眞是神奇的快斬。

主馬之介四面受敵，無一處掩蔽，但之所以未遭到緊接的第二攻擊，是因爲那堪稱幽鬼妖氣的劍氣懾住了敵人。

雙方的劍術造詣，差距太大了。

連擧刀瞄準他背後的人，也擔心着若前進一步，便要遭受快斬，而猶豫不敢上前。

「怎麼啦？不來了嗎？」主馬之介冷冷說道，便把劍垂下。

蒙面人之一明知那是誘敵，但不勝己方的不爭氣及自己的焦躁，發出一聲狂叫

，從旁殺了過來。

對於那怒濤的猛擊，主馬之介不躲不閃，迎面揮出一劍。

挨了橫掃的胴體，迸出一陣血沫，在陽光下，燦爛奪目。

三

「好厲害！」由衷迸出此語的人藏身在修羅場六丈外的老樹後。

是賴之助。

主馬之介每殺一人，有如瀑布般的戰慄便瀉過賴之助全身。

那是主馬之介眞正的本領。

——他在哪裏學到這一身的本事?!

少年的時候，賴之助多次與主馬之介擧木刀比劃，已正式拜師學劍的賴之助，總是把主馬之介打得落花流水。

那記憶仍在賴之助的心底留下根深蒂固的輕侮之念。

在賴之助的生涯，可說無甚於此的驚愕了。

武技的修練，賴之助不曾間斷過一天，而且自從長大以來，尚不曾遭遇過甘拜下風的強敵。他的師父乃是劍聖伊藤一刀齋的高足，他盡得其師的眞傳，手下功夫是衆所公認的。

第三位攻擊者——顯然是主謀此次襲擊的藤左衞門，依然不敵，倒在主馬之介的刀下。

賴之助看出情勢不妙，便奔往修羅場。

狡猾的是，他邊跑邊喊道：

「信也！伊能信也嗎？我是須藤賴之助，我來助你一臂之力！」並拔出劍。

經他這麼一喊，那些蒙面武士都後退，作鳥獸散了。

賴之助裝成頗爲懷念似的，花言巧語道：

「有人在路上遇見你，於是我趕出來找你。……眞是一手好劍術呀！」

主馬之介用懷紙拭淨刀身，收劍入鞘，表情鎭靜，若無其事的樣子。

「賴之助……」主馬之介本乎眞心地望着童年好友。

「好久不見了，都在做些什麼呢？實在太想念了。」

「你也看見了，我是漂泊的無賴浪人，剛剛還被一羣來路不明的歹徒圍殺，實在慚愧。」主馬之介說完，輕輕一揖，轉身便要離開。

「等一等！至少也要到我住的地方坐一會……」

「不，我……」主馬之介猶豫。

「主馬之介！千草也想見你！」

這句話的確足以留下主馬之介。

又經若干時刻——

賴之助把主馬之介請進揖斐家的書房，並且私下召集家丁，前去收拾藤左衞門等人的屍首。

賴之助邊抑制對主馬之介那有如烈火般的憎惡，邊冷靜地籌劃復仇的手段。

先叫婢女備菜，滲入蒙汗藥，再叫妹妹來。

「千草！」狠狠瞪一眼，告以：「信也在書房！」

「……」千草那白晰的臉更白了。

千草已獲悉哥哥即將成爲日坂城的新城主，剛才藤左衞門與哥哥的談話，她也

約略知大概。而賴之助請他進來的居心，也是不難猜測的。

「千草！如你對他還有感情什麼的，就全都拋開算了！」

「……」

「叔叔也被信也殺掉了！」

「啊！」千草大驚。

「懂嗎？懂的話，就拿這些茶到書房！」

「哥哥！」

「裝不出懷念的樣子也無所謂，但至少也要按一般的禮貌接待。……信也還是無法忘記你，不，對他來講，你甚至可能美得像女菩薩。剛才還站在路邊聽你的琴聲，聽得發呆呢！……」

「……」

「你只要按一般禮貌向他敬茶就行了，要是手脚不俐落，讓他看出破綻，你可要小心，我眞會殺了你，懂嗎？」

聆訓之後，千草幾乎無法抑止心胸的亂鳴，覺得頭昏腦脹。

千草眞不明白自己是否愛信也……。

直到今天，信也的形像仍一直深鏤在她心底，不能忘記，但這似乎並非期待有一天能重逢的思慕。只要沒有新的男性出現在千草面前，她根本不知道除了雙親決定爲未來之良人的形像之外，應將何人留在心底。

現在——。

聽說他出現，且又捲入異常的事態，千草只有震驚、顫抖的份罷了。

倘若他只是一般的飄然造訪，千草的心或許會燃起摯誠的喜悅。就像她那纖弱的外形，千草的個性也是纖弱的。

「快去！」

在哥哥的嚴令下，千草雙手捧着茶具。

走在長長的走廊時，千草多次停下來，微微喘息着。

——信也哥，何不快逃！

她一直寄望着他已不在書房。

可是——。

他仍端坐在書房。

千草只那麼一瞥，便趕緊低下頭。就在那剎那間，千草的心中，什麼懷念、思慕，都被恐怖壓碎了。

主馬之介直望着那端莊一禮，捧茶走近而來的清新外形。跟想念中的完全一樣。

——總算見面了！總算見面了！

內心有着單純的感動。

主馬之介望着那遞出茶碗的細白的雙手，不禁在內心叫喚道：這女孩原本是我妻子呀！

年輕健壯的體軀因一股難以抑止的情熱之火，而微微痙攣。

千草後退，雙手伏在榻榻米上，請安。那聲音細小得幾乎無法辨聽。

主馬之介只說：「……好久不見了。」

接着是深深的沉默。

主馬之介覺得必須談些什麼，但就是找不到話語。

千草低着頭。

主馬之介認爲千草臉上所浮現的緊張之色乃是與他見面的不自然所致。倘若對方不是千草，而是其他女性的話，主馬之介必能窺出那是非同尋常的恐懼所致。

「那，那杯……茶……」

經她提醒，主馬之介返醒現實，毫不懷疑地喝下了。

四

嘹亮的歌聲響徹秋陽下的野地。

伊吹山下的官道，一名衣衫襤褸的少年，腰佩短劍，雄糾糾氣昂昂，朝着北邊走。

負傷的散兵今晨離了茅草屋，於是宗太郎立刻上路了。

——日坂！

——拜見日本第一劍客的叔叔！

希望，在他那小身軀充塞得快溢出。

——我要拜那位叔叔爲師，成爲日本第一高手！

對於如此決心的宗太郎，再沒有像這麼愉快的旅行了。天空、山脈、野地、河川、家屋、連行人、飛鳥，似乎都在祝福他的遠行。

到了與通達山頂的道路相會的十字路口時，宗太郎面對山頂，雙手合十，祈求道：

「求求您！伊吹山的天狗大仙呀！請讓我成爲日本第一劍客！」說完，拍了一記響掌。

人們深信伊吹山上有天狗。

古時候，有位專心修業的聖徒，結廬山中，一日，正唸佛時，空中傳來聲音，告以：你入佛道以來，精進不懈，明日未時，務心敬拜觀世音。聖徒大喜，浴身、焚香、散花、誦佛，等候那時刻。果然，秋月的雲間降下一條金色的御先，出現結跏趺坐於蓮臺上的觀世音菩薩。聖徒伏拜愈誠，唸佛聲愈高，怪異的是，聖使的身體却浮昇了起來，昇天而去了。……如此，聖使失踪三天之後，有位樵夫走經山頂的池畔時，杉樹的高枝上有人慘叫救命。那樵夫急忙攀登上樹，仔細一看，原來一

名和尙被綑綁在樹上。樵夫費了一番苦心，才將和尙卸下，和尙便是那位被觀世音菩薩召去的聖使，其實他上了天狗的騙，才吃了如許苦頭。……那是魔界的存在被人們相信的時代。這則出自「宇治拾遺物語」的故事，在鄉人的心目中，是絲毫不被懷疑的。

當時——。

進山學劍的人，最希望遇見天狗，獲得指點，領悟劍之極意。

因此，宗太郎才熱心地祈求。

等他再度邁開步子，準備上路時，才發覺饑腸轆轆。

「差點忘了。」宗太郎笑嘻嘻地奔下草原。

由於太過急性子，剛才離開茅草屋時，竟然沒有吃東西。所幸他背上帶有三天份的乾糧。

宗太郎來到清可見底的小河邊，隨便蹲在風車旁，便解下背上的包袱。

那是餅乾和梅干，是他取自陣亡的將士所儲藏起來的食糧。

飽腹之後，宗太郎覺得想睡。

他仰向躺下來後，對着飄浮二、三朶綿雲的碧空。呼喊道：

「喔伊！叔——叔！」

他的眼簾內似乎有着那位叔叔站在雲中向他微笑，他便如此這般的睡着了。不知經過了多久——。

「小朋友！……小朋友！……」

宗太郎被搖醒，睜開眼睛一看，赫然是一張漂亮的臉孔，他驚叫道：

「啊！小姐！」

緊接着，他的嘴巴被白嫩的手塞住了。

「別出聲！」

眼神嚴厲，加以制止的是金吾中納言小早川秀秋之妹美尾姬。

美尾姬神色迫切地說道：

「有件事情拜託你！」

「什……什麼事？」坐起來的宗太郎對着那華麗的衣裳，眼花撩亂的頻頻眨着眼睛。

「你這一陣子都跟御堂主馬之介在一起嗎？」

「嗯……」

「主馬之介在哪裡？」

宗太郎稍感猶豫。

「告訴我的話，我有重賞給你。」那聲音表現出十足的慕心。

宗太郎不答，他從風車後，探頭往官道上一瞧。

不得了，路邊有十幾名武士在休息，中間還放着一挺大轎，那是美尾姬乘坐的。

實在偶然。

美尾姬內急，走下這小河邊，湊巧發現正在熟睡的面熟的小黑臉。

她想起他是跟主馬之介在一起的少年時，當下做了決定。

「麻煩你告訴我，主馬之介在什麼地方？」

「他已經不在這一帶。」

「那他到什麼地方了？」

「北方。」宗太郎回答。

「沒騙我吧！」

「我不會騙人的。」

「小朋友！」

「我的名字叫宗太郎。」

「好，宗太郎！麻煩你暫時代我穿這件外衣好嗎？」

「幹什麼？」

「你只要在這裏多呆一會就行了。」

「小姐想溜掉嗎？」

「是的。」

「那我不答應，要是給那些武士逮到，會殺頭的。」

「不會的，沒那麼嚴重。你還小，他們不會太爲難你。你只要告訴他們，是小姐要你這麼做的。……喏，這個送你。」

美尾姬把裝在金襤袋的懷劍，塞進宗太郎手裏。

「眞的不要緊嗎？」

「不要緊的。」

美尾姬連忙解下腰帶，脫下外衣，讓宗太郎披着。

「拜託你了，宗太郎！」

由於是內急，那些部下一時也不敢接近。

美尾姬只能儘可能跑多遠，便跑多遠。

自從那一天以來，主馬之介的形影無時無刻不浮現在美尾姬的腦海中。

天生倔强異常的美尾姬，一旦下定尾隨她愛慕的青年，

她是完全不介意前途是多麼艱險的，她只感覺到體內有着一股近似疼痛的强烈陶醉感在奔竄。

她捲起裙子，露出光滑白細的小腿，涉河而過。

宗太郎目送着她，迷惑地把眉毛縐成八字形，但仍不覺出聲叫道：

「小姐！」

他想告訴她，主馬之介就在日坂的佛寺。

但美尾姬回過頭時，宗太郎又梗住了。

倘若他據實以告，美尾姬可能會帶主馬之介到城裏，那麼他便學劍不成了。

宗太郎緊閉着嘴巴，只是指着日坂的方向。

美尾姬點點頭、上岸，低身鑽進灌木叢，消失不見了。

□　□　□

同一天的相同時刻——。

日坂城突然冒起濛濛的黑煙。

火舌幌着幌着，一下子便成了一片火海。

在那淒烈的業火中，傳來一陣狂笑聲。

「哈、哈、哈……燒呀！燒呀！從今起，日坂城便在大地消失了……燒呀！燒盡一切！不讓德川家康那厮老狐狸得到一點什麼！……燒呀！把整個天下都燒掉！」

人各有命

一

日坂城的居民之中，不知有誰事先能料到這場慘烈的末日？

當城主盛政知悉擁護他的人僅有二十餘人時，便做出了瘋狂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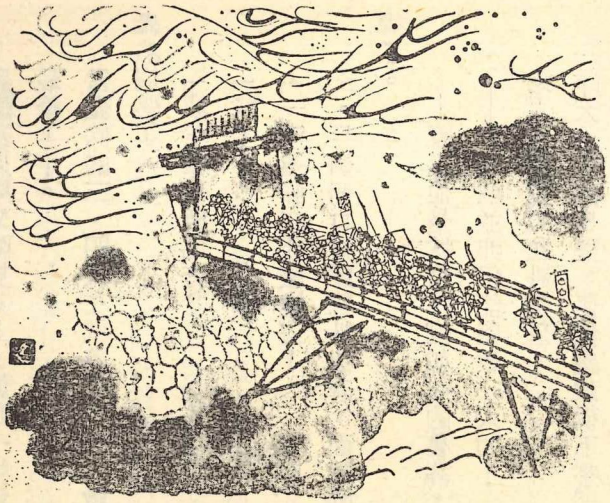
他決定使這座城寨化爲灰燼，而他本人也要自毀在這場大火中。

城內、城外的宇部隱岐的將兵愕然驚嚇，採取行動時，業已來不及了。

因爲火藥的炸裂，立刻使全城陷於火海中。

而那些忠於主君的二十餘名武士，宛如變成惡鬼一般，對着上司、朋輩、部下動起干戈了。

這座山城的正面乃是谿谷的絕壁，唯一的入口是架於正城門的吊橋。掘深溪流所成的濠溝，一年四季總是流着清冽的河水。



城門內展開了修羅場。

不顧死活的武士，奮力死戰之下，一時之間頗有將數百名的大軍殺出門外之勢。

但勝敗依然只是時間的問題。

圍軍不久佔得上風，那些亂軍像被黑蟻圍剿的簑蟲，逐一被殺了。

其中也有父子爲敵的，做父親的怒罵：「不忠的孽子！」砍了一刀，做兒子的後退，却被別人的矛槍貫穿了腹部。

決死的奮戰，眼看着已在一波又一波洶湧而來的白刃怒濤之前，噴散着血花，崩伏了。

怒號及血渦也一一平息了。

黑煙及火屑又降於其上，眞是一幅地獄圖。

最後——。

當僅餘的三、四人在城牆邊中了無數的箭矢，倒斃時，天守閣也揚起了火舌，轟然崩落了。

「城主在什麼地方？」

「找！」

「一定還躲在什麼地方！」

士、兵個個口口聲聲叫嚷着，面露醉於血色血腥的異樣形相，朝着火焰分頭去找了。

——雖說他是城主，但如此的魯莽，斷乎不可原諒！

——日坂城並非伊能盛政一人的！

衆人內心都這麼叫嚷着。

昨天，在議事廳，伊能盛政砍下宇部隱岐的腦袋那一瞬間，連那些認爲難怪城主生氣的人們也都義憤塡膺了。

君臣之間的節義與秩序整然有矩的，乃是以後的德川時代，在此之前，像這種全體一致違抗主人的事態是極爲常見的。

在此戰國時代，爲了達成覇業，不僅主君，就連親父也加以逆弒的事件，並不足爲奇。

一旦形勢有所轉變，那些舞劍弄槍的武士便化成餓狼之羣。

二

「在這裡！城主在這裡！」二堡的後門傳來這聲叫喊。

那是所有建築物都已燒盡，餘燼在冒煙時。

就像飛蛾撲燈，衆人都朝這邊集合了。

這個堡壘的上層，平時做爲倉庫或牢屋。

燒剩的就只有這裡。

正當大家都奮力想躍上通往上層的樓梯時，傳來一聲巨大的吆喝聲：

「大家退下！」

原來是火速趕來的德川家康的使者竹中內藏之介。

「由我來！」他威風凜凜的制止武士們，緩緩的幌斜着上半身，登上樓梯。

田屋兵部少輔想隨他後面，但內藏之介回過頭，嚴厲吆喝道：

「退下！」

兵部少輔不服地扭曲着臉孔，但還是駐足了。

內藏之介走在陰暗的梯子，走到一半，已知苗頭不對。

他感知頭上蘊藏有殺機。

雖則如此，他仍步步向前，當他把脚踩在最後一階時，一把電光石火的矛槍向他襲來。

他閃身躲開，順手握住把柄，用力一曳。

顛顛踣踣折膝的，意外的竟不是武士，而是女人。

「哦！」內藏之介瞠目了。「是妳？」

原來是他前來日坂途中，替他摘柿子的野猫。

「看來還是忠於主人的野猫。」內藏之介莞爾，奪下她的矛槍。

野猫——朝路，躍起身，張開雙手，擋住內藏之介。

內藏之介望着朝路那雙燃着熊熊敵意的眸子，說道：

「守護城主的最後一人是妳嗎？」

「……」朝路那轉成紫色的嘴唇微微痙攣着，但却一語不發。

「妳的行爲實在勇敢可嘉。……可是大勢已去，乖乖退下吧！」內藏之介語氣平和地勸道。

朝路依然氣息急促地狠瞪着。

內藏之介突然踏出一個箭步，迅雷不及掩耳地以矛尾撞擊朝路的心窩。

他跨過昏倒在地的朝路，更向前進。

伊能盛政倚在牆壁，怒眼睜得幾乎目眦盡裂。

但那瞳孔已失去光澤。

那副模樣只能形容說，宛如是從地獄爬出來的幽鬼。

頭髮、面貌、手、脚到處都被燒傷，衣服似乎仍在冒煙的樣子，破爛不堪。

唯一能知道他還活着的是他那雙緊握的拳頭正顫抖着。

「伊能盛政！我是竹中內藏之介正次，知道吧？」

如此一說，伊能盛政那被燒掉的眉跡縐了起來，破口漫罵道：

「……你、你！……可惡的德川家康……老狐狸！」

——發瘋了！

內藏之介哀憐地望了一會，心想：

——殺他或許是仁慈……可是，倘若還有救的話，就放他一馬吧！

內藏之介轉身走了，當他跨過昏絕的朝路時，望了一眼，不禁感嘆道：最後的護衞者竟是一名下婢！

內藏之介走下梯子，對着衆人說道：

「你們的主君已發瘋，身上火傷嚴重，生命長則半年，少則一、兩天而已。……讓城主懷着妄執之念而逝，至少是身爲人臣的禮節。」

三

下顎挨了一腳，主馬之介醒來。

——怎麼搞的？

手脚被縛，滾在地上，嗟咄之間還以爲是在做惡夢。

地點並非與千草對座的書房，而是舖草蓆的破房間。

燭臺業已上火。

主馬之介仰起脖子，望着那鼎足而立的大漢。

竟然是賴之助。

搖幌的燭光由下照射下，使得賴之助那殘忍之色更形陰慘。

主馬之介看出賴之助的眼光帶着熾烈的仇恨，於是問道：

「打算對我怎樣？」

聲音沉着。主馬之介無論陷於何等的窮地，若非到了他認爲必須採取行動時，他能泰然自若，不亂方寸。

「對你怎樣？……現在還沒想出來。」賴之助惡毒地說道。

「爲什麼呢？」

「你殺了我叔叔！」

「你叔叔？」主馬之介疑惑地縐了縐眉，但立即恍然大悟道：「哦！原來剛才是你叔叔圍殺我！……我實在不知道跟你們有什麼過節，請你告訴我好嗎？」

「囉嚇！」賴之助用力踢了主馬之介一脚。

主馬之介滾了一圈，剛好是仰向，他把蘊藏一切感情的眼眸望向空中，自言自語似的問道：

「千草是否知道茶中摻有蒙汗藥？」

「當然知道！你快別自做多情了！千草怎會看上你這種乞丐似的浪人！」

「……」主馬之介閉眼。

他的眼簾又鮮明地浮起剛才那捧茶而來的清新動人的形像。

——千草竟讓我喝毒茶！

異常的苦痛貫穿全身。

下一瞬間、

——不！

主馬之介强烈的否定了。

——千草根本一無所知！她遵照哥哥的意思，向我敬茶！

他只得在內心如此叫喚着。

主馬之介閉着眼，問說：

「剛才的圍殺是你命令的嗎？」

「不是的，我只是湊巧看見。」

「你何必說這種卑鄙的遁辭，我現在已沒有反抗的能力。……況且，你不敢光明正大殺人，顯然理由是見不得人的。」

「混蛋！」賴之助惱羞成怒，用力亂踩主馬之介的臉。

主馬之介一語不發，忍受那苦痛及侮辱。

「喂！乞丐浪人！你的狗命只到明天早上！我的新刀明早從京都送到！到時再用那把新刀砍你的腦袋！好好唸佛吧！」

賴之助熄燈，開門出去，上鎖，才離開。

主馬之介吐掉含在口中的血，他在漆黑中瞠目想道：

——賴之助爲什麼要殺我呢？

——難道他不滿我父親背叛石田三成，連我這個做兒子的也不放過嗎？

除此之外再也想不出其他理由，可是倘若如此的話，他爲何不能明白說出理由呢？

他對賴之助手段的卑劣，感到疑惑。

——一定有什麼內情！

主馬之介並不設法脫出死地，只是躺在地上，在黑暗中眼睜睜的。

□　□　□

此時，在閨房——。

千草把她那無血色的臉伏得低低的，坐了許久許久。

腦中嗡嗡作響，却又是一片空白。

偶而有無以名狀的戰慄奔馳體內，全身爲之顫抖，除此之外，千草那纖弱的思考力已完全停止了。

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只覺得害怕。讓主馬之介喝毒茶實在可怕。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犯罪，可是那是哥哥的命令，只得如此做。她的心靈根本不具「拒絕」這

一强烈的意志，她的教養使她對於雙親或哥哥的話，不敢反抗或懷疑。

……主馬之介已被捕，她不知哥哥會對他怎樣。當然，「斬殺」這個預感曾掠過她的腦際。單單這個預感，就够她全身乏力了。她並非哀憐主馬之介被殺，而是主馬之介被殺，她所犯下的罪過便無法脫却了——這才可怕。

「……啊！」千草嘆息了。

在此時，一條黑影閃過千草背後的牆壁。奇怪的是那黑影竟是倒立的。

千草發覺那不聲不響的影子，因驚愕及恐怖，反射地站起身，而那從房頂躍下的人，也不容間髮地堵住她的嘴巴。

一身的黑衣，連臉孔也包黑巾，只露出銳利明亮的眼睛。

「請不要出聲，千草姑娘！」黑衣人低聲說道，然後後退一步。「千草姑娘，我不是惡意的。」說着，眼光如箭，直射千草。

「……」千草全身僵硬、冰冷。

「我不知道令兄爲何捕捉少主人，可是他的做法有失武士的名譽，倘若一對一取勝的話，我也只有默默收拾少主人的屍體。……而暗算人家，竟又利用妳下蒙汗

藥，未免太過離譜。」

這漢子完全悉知今日所發生的事，才潛進來的。

「你……你……是誰？」千草氣喘着，勉强張開那褪色的嘴唇，問道。

「我是無名小卒，少主人之所以會來此，是在下告訴他姑娘就在這裡。眞想不到會演變至此……，我闖下的禍實在太大了，因此我想請姑娘幫忙。」

「……」

「只是舉手之勞而已，姑娘只要到關少主人的地方，切斷繩子，如此便行。……你不必說什麼，只要切斷繩子，便可離開。」

「……」千草的全身突然發抖起來。

「姑娘救少主人比在下救他，更能使少主人高興。……如此而已。妳給少主人喝毒茶的罪過，也可一筆勾消，……倘若少主人問的話，姑娘就這麼告訴他就行了。」

「我、我……」千草的恐懼達到頂點，她甚至想乾脆一死了之。

但——。

那蒙面漢突然語氣一變：

「千草姑娘！少主人可是妳心目中的未來良人呀！」聲音雖低，却具有刺穿肺腑的銳利。

千草像傀儡一般，點頭說：

「是！」

四

黑衣人走前面，千草心驚膽戰地跟在後面。

走到走廊的拱門處，黑衣人細語道：

「在此稍候。」然後像一道影子，不聲不響的前進。

千草倚在牆壁，支撐她那稍覺暈眩的身子。

黑衣人隨即又回來，說道：

「好了。」

尾間屋的前面躺着兩位守衞，想必是被黑衣人擊昏的。

門鎖已開。

千草接過黑衣人手中的燭臺，拼命忍下狂浪似的急喘，走進裡面。

主馬之介將其被縛的身子倚在牆壁，閉眼。

千草抖索着，望那靜姿。

如此過了數秒，主馬之介睜開眼，發現千草，口邊泛起一絲的微笑。

「是妳……」

千草聽見那平穩的聲音，總算恢復了少許的信心，畏畏縮縮走過去。

她用戰抖的手拔出懷劍，割斷縛繩。

主馬之介成了自由之身，但仍坐在原地，直盯着千草。

千草側開臉，慌張地說：「……快，快逃……」

但主馬之介却鎮靜地問說：「你哥哥爲什麼想殺我？」

「不知道！」千草突然覺出新的恐怖，立起身，她覺得走廊似乎響起哥哥的跫音。

「眞的不知道？」

「……」千草轉身，跑出走廊。

「千草！」主馬之介站起來，叫了一聲，但却沒追上去。

他邊聽着走廊的另一端響起因快跑所引起的衣衫摩擦聲，主馬之介轉身正想朝相反的方向走，就在這時，黑暗中有人遞出一把劍。

「少爺，請帶着……」

主馬之介認出黑暗中的黑衣人，便默默收下劍，插在腰間。

走出庭院，霧氣中有着黎

明的淡光。

主馬之介以肆無忌憚的步伐，穿過樹籬笆而去。

黑衣人緊跟在他六尺之後。

開始走在馬路上時，主馬之介才出聲叫那黑衣人。

「多次郎……」

「少爺，您果然認得出來。」

「上次見面時，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商人。」

「您說得對極了，表面上是商人，其實……」

「當起竊盜嗎？」

「是的，跟竊盜差不多。太陽下山，便到處跑，到處躲……說不定那一天要葬身在黑暗中，自己都不知道。」

主馬之介聽完，問說：「千草救我是你安排的嗎？」

「不，……」多次郎連忙搖頭道：「在下只是受千草姑娘之託而已。……千草姑娘甚至下定了必死的決心。」

「沒騙我嗎？」

「不敢……」

如此，兩人便沒再交談，大約走了幾十丈遠，到了一處十字路口時，主馬之介才停脚，回視多次郎。

「多謝你的相救。……在此分手了。」

如此說的主馬之介，那面貌在多次郎看來是寂寞至極的。

「少爺，……」

「什麼事？」

「您一定要回日坂城嗎？」

「非回去不可！」主馬之介斬釘截鐵回答，舉步走了。

「少爺，您回去有什麼事嗎？」多次郎懷着不安，問那孤影。

主馬之介眼睛望着前方，答說：

「殺掉伊能盛政！」

多次郎吃了一驚，那驚愕之色久久凍結在臉上。

五

「眞倒楣！」宗太郎大聲叫着。

他被綁在一所大寺院的柱子上。

「眞倒楣！畜牲！」

他自暴自棄地動動脚，但根本一無用處。

跟隨美尾姬的隨從知道小姐失踪後，個個大驚失色，分頭去追了，而那幾位護轎的人便把宗太郎綁架到這座寺院。

「我受騙了！」宗太郎越叫聲音越高。「什麼不會對我怎樣，畜牲！」

宗太郎用力掙扎，破口大罵。

美尾姬的隨身侍女急忙進來，責備道：

「別大吵大鬧好嗎？」

「快放開我！我沒做壞事呀！」

「身穿小姐的大衣，手拿小姐的懷劍，就是幫助小姐脫逃的最佳證據！」

「小姐叫我這麼做的！我才這麼做，又不是我煽動她！」

「乖乖別吵，靜候消息！」

「什麼消息？想殺掉我嗎？你們可不能隨便殺人喔！」

這時——。

有一匹快馬馳入院內，並傳來粗聲粗氣的問話聲。

那人隨即闖進本堂，原來是遠藤嘉八郎。

「小鬼！小姐逃到那裡？」

「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小姐這一帶不熟，她一定告訴你目的地，向你問路！」

「不知道！」宗太郎依舊頑固地搖頭。

嘉八郎怒眼瞪着那頑强的小黑臉，覺得很面熟，說道：

「你就是跟主馬之介在一起的那個小鬼吧！」

「……」宗太郎背脊涼了半截，心想：這下可糟了。

嘉八郎立刻把主馬之介跟美尾姬聯想起來。

——原來如此！小姐去找主馬之介！

美尾姬過於找尋强烈的情熱發洩口，以致於我行我素，這些嘉八郎看的可多了。

——不錯，主馬之介確實是小姐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摻雜若干嫉妬與羨慕，嘉八郎只得如此承認。

「小鬼！」嘉八郎抓住宗太郎的領子，用力絞緊。「主馬之介到什麼地方？說！」

宗太郎被嘉八郎那造做的兇臉，嚇得直發抖。

「不說嗎？不說可要揑死你！」

「饒……饒命！」宗太郎哭喪着臉，求饒。

「只要說出主馬之介在什麼地方，就饒你！隨便你離開！」

「……」宗太郎上氣不接下氣，可憐兮兮的望着嘉八郎。

「說！」

嘉八郎大喝一聲，宗太郎嚇得閉起眼。

「北……北邊。」

「北邊包括太廣。」嘉八郎不同於美尾姬，僅僅如此並不滿足。

「我，我只知道這麼多。」

如此回答的瞬間，宗太郎覺得有冷冷的東西碰在臉上，他像烏龜似的趕緊把脖子一縮，然後才睜開眼。

嘉八郎拔出短劍，用刀叉拍擊宗太郎的臉頰，說道：

「我算到十。」說完便一、二、三……算了起來。

宗太郎再度閉眼，全身僵硬如石，當嘉八郎大聲喊「九！」的瞬間，他才睜開眼。

「武士大哥，你跟那位叔叔也是朋友，既然大家是朋友，你能答應我大家不動武好嗎？」

少年那由衷迸出的話語總算也打動了狂武士的心胸。

「好！我答應。說！主馬之介在哪裡？」

「揖斐郡日坂。」宗太郎邊眨着眼，照實招供了。

「什麼？日坂？……伊能盛政的地方。主馬之介幹嘛到那個叛徒的地方……」

嘉八郎覺得困惑，但事態已不容遲緩，他撇下宗太郎不管，逕自走了。

嘉八郎來到走廊，對着他率來的屬下命令道：

「一個也不准留下，全部到揖斐城下各街道找，如有遇見剛才派出去的人，叫他們都到揖斐城下！走！」

在本堂，宗太郎對於大人們的謊話，氣得滿臉通紅，破口大罵。

女心雙途

一

是個寒冷的早晨，烏雲低得似乎將落雨。

北方美濃的羣山只有灰色的稜線滲出霧外，遠景冷淡寒峭。那種令人覺得似乎載着冬天而來的風聲，呼嘯而過。

現在——。

一道人影走在松林中的小徑，脚邊暗得如日暮黃昏

——他說要辦什麼事呢？

那漢子望着昏暗的地面，雙手交叉在胸前，不斷自言自語着。

——少主人說要殺父親！而且他還稱呼說伊能盛政！就像敵人寃家似的！

——爲什麼呢？少主人怨恨父親這我知道，他痛恨父親殺死母親，憤而離家出

走。他不曾受到城主老爺的繼承人所應得的待遇，離家出走倒是理所當然。……但他何必手刃親生父親呢?!

——這段期間內，少主人一直在什麼地方呢？爲何又突然回來呢？

懷着這些疑惑的人，除非多次郎，還會有誰呢？

他離開日坂之後，前往伊賀，參加忍者的行列。在上次的統一天下的戰爭中，他受雇於德川家康，偵察大阪派的動靜。當然，他直接受到德川家康本人的命令，那是德川家康的心腹親信才知道的。

忍者是一種很怪異的人，忍者乃是棲息於完全不同於一般社會的另一世界的種族。他們絕對沒有主君，他們只是暫時受雇於武將，他們並不盡忠，只盡義務而已。若任務終了，得到報酬，便毫不戀棧地離開那武將。緊接着，他們即使受雇於與該武將爲敵的城主，一點也不足怪。他們不遵守所謂武士道，他們遵守的是「忍者之術」。

忍者爲術而生，爲術而死。

因此，忍者對抗的是受雇於對方的忍者，此種情形，雙方過去可能是同在伊賀

修業的師兄弟，但既然彼此立場對立，便只有使出渾身解數，在鮮爲人知的黑暗世界，展開血鬪、擊斃對方。而獲勝的一方因自己的本領勝過對方，而引爲最大的喜悅和光榮，準備下一次的任務。

忍者的確是最無情的、最無人道的特殊人種。

多次郎也是一名傑出的忍者，絕不比其他忍者差。他在前次的決戰中，擊斃了二名受雇於大阪派的好友。因爲他不擊斃對方，自己便要沒命。

因此，戰爭結束的現在，大阪派的忍者時時刻刻都想暗算他。

多次郎隨時隨地都提高警覺，因此他現在人在趕路，仍然在注意周圍的動靜。但是做爲忍者的多次郎也有一項唯一的弱點：對日坂城的少主人寄與無條件的尊敬和憐憫。

多次郎從小便心儀信也，少年的多次郎，唯一的願望是爲少主人效勞，即便只是一次也好。

當這願望達成時，多次郎感到全身的動顫。倘若少主人再給予一笑，多次郎便要因感動的大及深而噗哧淚下了。

——但願有一天能爲少主人赴湯蹈火，犧牲生命。

遠望着信也逐漸成長，多次郎常這麼想。

當少主人突然不告而別，多次郎也覺得待在日坂的山中沒有意思，便離開故鄉了。

一幌就是八年，其間多次郎的心身，整個人都變了。

可是在揖斐城下的巧遇，多次郎那長年被掩埋的燠火驟然又在心中躍動了。

——這個世界上，我最喜歡的人還是少爺。

如此自言自語的多次郎竟忘了自己是忍者。他如此自言自語的是告訴主馬之介千草的住處，分手之後。接着他又不顧一切的尾隨其後。

因此才能解救被捕的主馬之介。

這一次多次郎滿懷熱誠，要求隨侍主馬之介到日坂，但主馬之介不接受。

多次郎不得已才離開揖斐城下，上路前往京都，但他總覺心事未了，脚步沉重。

二

「你……」

多次郎被迎面而來的戴着市女笠的女人叫了一聲，才回返現實。

她的正面被市女笠遮蓋，只能望見雪白的下顎，但多次郎却直感到對方十分美麗。

——想必是名門閨秀。

——說不定是大阪派武將的千金。

多次郎裝出商人的模樣。問說：

「請問有什麼貴事？」

「這條路一直走下去是什麼地方？」

從她的語氣及用字，明明是貴族的子女。

「前面就是揖斐城下。」

女人點點頭，然後伸出左手。

手心放着小巧的綉荷包，裡面裝滿琥珀、珍珠。

「身上盤纏不够，這些東西你想買嗎？」她果然把多次郎看成規矩的商人。

「噢！……」多次郎假裝很嚮往的樣子，內心不禁想道：單身旅行，又如此露白，不怕落入歹徒手中？

「隨便你出價，只要不太離譜就好。」

「對不起，那是很貴重的東西，在下身上所帶的錢是買不起的。請妳快把東西收下，如妳缺少路費，在下倒可以借妳。」

「借？怎麼可以呢？我又不知道哪一天可以還你。」

「不，就是沒還也算了。」多次郎拿出若干碎銀。

女人大方地收下。

分手走了四、五步之後，多次郎又回頭說道：

「說不定是我多管閒事，揖斐城下剛剛戰爭過後，有許多無賴之徒，如妳隨便拿出這麼昂貴的東西，恐怕要遭到難以預料的災難，請多多小心啊！」

這是由衷的忠告。

女人只是輕輕點頭，便遠去了。

然後未經半個時辰，多次郎面臨必須儘快追趕那女人的事態，這在多次郎本人也是始料未及的。

地點就在多次郎走完野路，即將達赤坂時。

在灰色的天空下，驀地有三名武士快馬飛馳而來。

多次郎避身到枯草的斜坡，爲首的武士突然拉住韁繩，馬蹄棹立地問說：

「不是多次郎嗎？」

多次郎回頭，鄭重行禮說：「是的，是在下……」

該人是德川家康的股肱，本多佐渡守正信的部下松永彌九郎。把多次郎推舉給德川家康當間諜的便是此人。

「您到什麼地方呢？」

彌九郎並未回答，反而問說：「多次郎，你是揖斐郡人嗎？」

「是的。」

「從揖斐城下能不能騎馬到伊能盛政的日坂？」

「……？」多次郎惶悚地望着彌九郎。

「怎麼樣？」

「恐怕不太可能。一路上是沿着溪流的杣道。」

「這麼說，恐怕是來不及了。」彌九郎說着回頭望背後的人，問說：「御堂主馬之介離開關原有多少天了？」

「七天。」

「那他大概已經到達日坂了，竹中還在日坂，不知他們是否見過面？」

多次郎低着身子，聽見這些話語，感到激烈的心跳。

少主人現在名叫御堂主馬之介，這是他從此人口中知道的。

彌九郎他們知道少主人實在令他覺得意外。

——難道這些人要阻擋少主人殺父？

多次郎知道伊能盛政背叛大阪派，因而即將成爲美濃的領主——然而這夢想終會實現嗎？多次郎是懷着疑懼的。

其實受到竹中內藏之介的密命，與日坂的首席家臣宇部隱歧聯絡以謠曲「邯鄲」做爲暗號的，便是多次郎。

至於竹中內藏之介携帶什麼任務前來日坂城呢？這當然不是多次郎所能窺知的。

不過，雙方的會面既然是在躲避城主伊能盛政的情況下，那麼城主處境的險惡是可以想見的。

——必然要發生什麼大事變！

身爲戰國之世的忍者，多次郎懷此預感，可說是理所當然的。

多次郎之所以忠告主馬之介不要回日坂，也是基於這不祥的預感。

多次郎畢恭畢敬地低着頭，當做是與已無關似的聽完彌九郎他們的談話。

「……但小姐大概還沒走到揖斐城下。」殿後的人說。

「這倒沒錯。……只要她事先沒跟御堂主馬之介約好。」

「你是說御堂沒到日坂，而在揖斐的城下等小姐？」

「難道不可能嗎？」

「不太可能呀！難道那位無雙的勇者會因小姐的姿色，放棄武功不要嗎？」中

間的人反駁道。

彌九郎突然靈機一動，問說：

「多次郎，你剛才在路上有沒有遇見一位高貴的年輕女郎？」

「這……？」

「貌美出衆，要是你遇見了，一定印象深刻。」

「恐怕沒有。」多次郎佯裝不知，但他內心的不安愈形加大。

目送彌九郎他們快馬加鞭而去，多次郎不禁面露緊張之色，當下便做了決斷。下一剎那，他縱身一躍，從他所站的斜坡，跳到剛收割完的稻田，像一陣黑旋風，輕飄飄掠地而去了。

三

——一定能找到！一定找到！

美尾姬一路上如此自言自語着，總算也來到可遠眺揖斐城下了。

脚痛、肚子又餓。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的孤獨之旅，儘管她再倔强，內心不

免也要慌。她根本不知還要單獨走多少天才能找到主馬之介。

因此，她不得不在內心吶喊着：一定能找到！

有時在腦海中浮起的那思慕的人影，却覺得是那麼無情、那麼遙不可及。每當此時，美尾姬便因難忍的悲傷，而全身疼痛。瞭解愛別人的喜悅和痛苦，這位驕傲的小姐也逐漸變得溫柔馴善了。

走進稀疏的松林中，來到一間阿彌陀堂前時，美尾姬甚至興起想合掌祈拜的念頭。

就在這時，有一道人影以幾乎沒有足音的獨特跑法，像箭一般追到了。

美尾姬回過頭，發現是剛才那位商人，似乎早就預感他會追來似的，感到一種親切。

多次郎已經沒有閒工夫再裝出商人的表情了，他着急的說道：

「後面有人追來了，小姐！」

「咦？……你……？」

「詳細等一下再說，先到裡面避一避。」

多次郎把美尾姬拖進格子門內。

裡面還擺着一些過路的旅人所留下來的夜具、炊事用具、日用品等。

不久，遠方傳來馬蹄聲，像一陣烈風馳過堂前，然後多次郎才以沉靜的聲音告說：

「他們是本多大人的家臣。」

在薄暗中，美尾姬疑惑地直盯着多次郎，問說：

「你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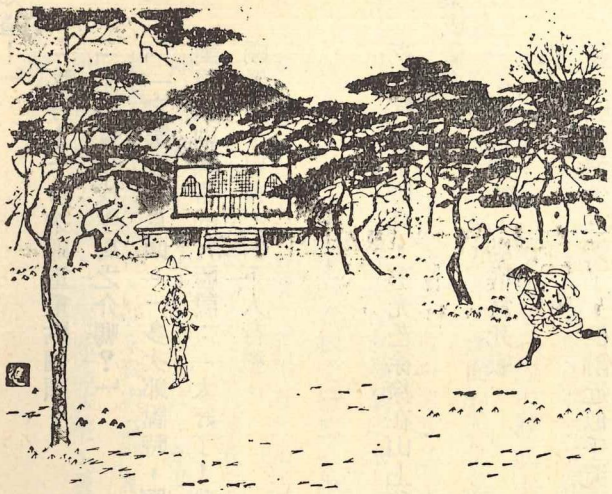
「我的來歷倒不值得一提，我是卑微的人。……從姑娘的外表，我能看出妳必定是頗有身份的小姐，至於妳是何地諸侯的千金，這些我完全不知道，而且也可以不必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須知道，妳是否正在找御堂主馬之介？」

「……」美尾姬一時無以回答。

「在下是主馬之介的僕人，叫多次郎。」

「眞的？」

多次郎看出美尾姬的臉上光采煥發。



「一點不假，在下的伯父是主馬之介家的家丁。」

幾秒間的沉默過後，美尾姬喃喃似的說道：

「我是金吾中納言的妹妹。」

「……」多次郎大感意外。

「你說的沒錯，我正在找御堂主馬之介。……我不願當德川內府殿的側妾！因此才獨自逃了出來。……我想見主馬之介！

「小姐。主馬之介知道妳的心意嗎？」

這道問題就像一塊冰塊貼上美尾姬的心胸。

也因此她反而斬釘截鐵地答說：「

知道！」

「那好！」多次郎重重點個頭。

「你要幫我找主馬之介嗎？」

「一定讓你們見面。」多次郎說時，腦中閃過千草的影子，更加深他的決心。

美尾姬則興奮的行禮說：「太好了！我一定好好報答你！」

驕傲的小姐首次對下人行禮。

四

夜空昇起了明月，那光芒徐徐在山上移動，最後把那已成廢墟的城廓及其周圍染成蒼白。

一片靜悄悄的，堪稱爲死寂。

但——

業火雖已消失三天了，但附近似乎還有一種陰森的氣氛，似乎那餘燼若給風一吹，還會再熊熊燃起似的。

宛如象徵籠罩發狂的城主的無限憤怒和怨恨底妄執，這靜寂的空氣中漂散着異樣的燒焦味——。

隔着這廢墟與谿谷，北面山腹的坡路有幾個黑影緩緩在移動。

爲首的是年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武士，他是被城主伊能盛政砍下腦袋的首席家臣宇部隱歧的長子市太郎，後面的人是他的好友。

反對城主的將兵全部在竹中內藏之介的指揮下，遷移到二里外的津汲。此地有小城寨，沿着寬廣的溪流也有幾羣民家的聚落，足以收容喪城的二百多人。

但少壯的武士之中有人對此措施不滿，他們認爲何不乾脆殺掉城主伊能盛政，立刻重建城寨。父親被殺的宇部市太郎把這意見反應給內藏之介，但不被採納。

「好！就憑我們幾個人也殺得掉城主！到時竹中也奈何不了我們。」

如此密議之後，由市太郎帶頭，離開了津汲。

走過千年的檜樹林，便來到與城門相連的吊橋。

吊橋也遭到火刼，顯得搖搖欲墜，看那樣子，若再遇上一次颱風，恐怕就要落進壕溝了。

表面上不變的，大概只有石垣及下面的流水了。不！連那石垣必然也染有內鬨的血跡，水底必然也沉着幾具屍體的。

市太郎一行人站在吊橋邊，眼望悽愴的夜景，不覺緊張了起來。

「走呀！」市太郎發令，便踏下橋板。

——不再是主君了！是殺父的仇人！

市太郎在內心吶喊着，步步加强決心。

橋樑負載數個年輕的體軀，發出陰慘的軋聲，搖搖幌幌。

城門業已焦黑、傾斜，却用心良苦地關閉着。城內還有人！

這對年輕的武士們，倒是個意外的發現。

他們原以爲只有發瘋的城主單獨一個人住在廢墟中呢！

市太郎回顧朋友，警告說：

「不可大意！」

「頂多不會超過十個人，而且大多負傷。」一個人說道。

「不！人多殺起來才够味。……殺！」另一個人誇口說。

市太郎拔出佩劍，其他人連忙學他。

城門是由幾根燒木支撐着，要撞開它倒容易，但却勢必在夜空下發出極大的聲響。

大家並肩排成橫列走了進去，提高警覺的望着陰慘的燒跡。

剎那——。

一聲槍響，市太郎旁邊的人發出哀叫，折膝了。

「可惡！」一人發現發火的位置，怒叫一聲，正想奔上。

下一剎那，那人發出淒厲

的哀叫，整個身子如弦一般反弓。身上中了反彈的鐵環。

其他人也看得怵目驚心了。

此地已佈下捕捉野狗、野熊的機關。用燒過的木板、柴灰掩蔽着，以防備入侵者。

看來，此地業已機關密佈了。

倘若敵人現身，揮着武器殺來，雙方廝殺起來，倒沒什麼好猶豫的。

但——。

面對暗處的狙擊及圈套的伏兵，心理上便有一種難言的焦躁。

市太郎他們扒在地上，一步也不能前進。

接着，另一處地方又響起了槍火及轟聲，彈丸命中市太郎面前的柱子。

「不行！伏兵太多！」

這句話有助於辯白退却並非膽怯。

留下已方兩位枉死的朋友的屍體不顧的窩囊，也只有歸諸於伏兵比己方多上數倍。

「退吧！」

市太郎一行人不聲不響的撤退了。

短暫的靜寂過後，暗處有個黑影蠕動。

悠然在月光下現身的是扛槍的小巧玲瓏的身材。

「畜牲！活該！敢來殺主人！該殺！」如此不屑地罵着的竟是女人的聲音。

她就是最後的，唯一留在這座廢墟守護發瘋的城主的下婢朝路。

關閉城門，安下機關的都是朝路的傑作。

朝路原是住在這美濃深山的獵人的女兒。父親狩獵發生意外，才被帶進城裡。那是十年前——她七歲時。

整天有忙不完的工作，炊事、洗濯、掃除，而且從來沒有人對她好聲好語過。

她總是厨房、柴房、溪旁，否則便在城外的山中，過完一整天。她勤奮地工作，只有工作，她認爲工作是很理所當然的，工作永遠做不完，侍女或下男不斷吩咐她新的工作。可是她並不覺得辛苦或痛苦，她認爲那是她分內應做的，她用心的做好它。

只要一息尚存，她是永遠在工作的。

正因此，朝路獨自一個人留在廢墟。

——我單獨服侍殿下！

這是多麼令她感到驕傲的喜悅呀！

對於住在城裡的下婢，城主相當於神。朝路十年來還不曾見過城主呢！

因意外的凶變，受創的神明竟委諸她那低賤的手來照料。

其中當然也有出自對那些背叛神明的家臣的憤怒，朝路決心盡她的全心全靈保護城主。

一絲一毫的寂寞或苦楚也無法滲入這活潑的野猫女孩的心裡。

朝路懷想幼年時她父親開槍，安機關的記憶，這些竟然在今天派上用場，她感到無上的滿足，快步奔回城主所在的堡壘。

伊能盛政躺在火燒過的被褥中。

「大人，我馬上爲您換藥。」朝路說着，轉身便要去取她浸在溪中的藥草。

「等一下……。扶我起來。」伊能盛政仰望着天花板，用混濁的聲音命令道。

朝路瞠目，注視盛政的睡臉。

因爲那是她首次聽見的清醒的話語。

浮現在昏暗的燭光下的老人那副形相的確洋溢着恢復了正常思考力的色彩。

朝路因喜悅及恐懼，全身顫抖，呆立在原地。

「扶我起來！」盛政從他那衰頹的老軀迸出一聲激烈的吆喝。

朝路連忙畏畏縮縮的抱起那火傷纍纍的老軀。

伊能盛政望着自己那痙攣的十指，囁嚅道：

「再不能寫字嗎？」接着眼神暗淡地望着空中，問說：「妳、妳……叫……朝路嗎？」

「是、是！」

——殿下還記得！

朝路感到欣慰。

「只有妳一個人忠……於……我……。」

「是。」

「我死後……妳也要留在這個城！」

「殿……殿下！」

「這是我的命令。……我的遺言！」

「是——是——。」

伊能盛政張開嘴，肩膀波形起伏，以便調整呼吸，過了一會，才繼續說道：「你知道信也嗎？」

「少主人嗎？我知道。」

朝路少女時，便懷着夢幻一般的憧憬，崇拜信也那凜凜生風的武士裝扮。

「他會回來。」

「什麼！」

「我有預感。……行將就木的靈感聽得見他回來的脚步聲。……他一定回來！」

「……」朝路嚥下一口口水。

「因此……妳必須留下來等他。遇見信也的話，妳把我的遺言轉告給他。」說

到這裡，伊能盛政必須再停下來調整困難的呼吸。「好，我留遺言給信也。……記牢，一個字也不要說錯。……信也，我討厭你母親，不喜歡你的原因是因爲你根本不是我的兒子。……二十幾年前，我帶着新婚的妻子，你的母親，在石田三成的周旋下，前往拜候豐臣秀吉。……好色的豐臣秀吉竟看上你母親。……你母親硬被豐臣留下，那是可惡的石田三成居中穿針引線的。他唆使豐臣秀吉，對我則用安撫，對你母親則用高壓！……你母親被留了一個月。……我的人格變得像惡魔一般，就是從那時起。……不久，你出生了，完全不像我。你是豐臣秀吉的孩子！」

說到這裡，不幸的老城主的生命之火熄了。

朝路驚慌地偎在那扒在地上的屍體。

「殿下！」喊叫聲徒然在廢墟擴展，招來回聲，被秋空吸去了。

歸去來坡

一

這一天——。

主馬之介並不直接取道日坂，他繞道本巢郡祖父江，拜訪舅舅春日明神社的神官。

他打算告以他想手刃父親伊能盛政，儘可能的話，要問出母親被殺的理由。舅舅不在。

不得已又折了回來，主馬之介再度出現在揖斐城下乃是二天之後。

他壓根兒沒料到德川家的武士正到處在找他，他依然我故地踽踽沿着揖斐川上山。

那是美麗晴朗的午後，清澈的秋空浮着幾朵純白如羽毛的浮雲。

隨着一步一步的登上山坡，主馬之介的感慨變得更深、更濃……。

他懷着陰慘的心思，走在他不敢奢望能再重見的故鄉的山坡。

八年來，絲毫不變的山河對主馬之介反而是一種苦痛。

然而，主馬之介却想多看幾眼。因爲他的內心有着悲愴的獨語，他再也不能走下這條山路了。他已決心殺父之後自決，因此這寂靜美麗的景色，不免也使他眷戀起來。

來到像岬灣一般突出的地方，山峽驟然狹窄了，嵐氣冷峻。

夾雜着溪流聲，遠處傳來乘筏而下的人所唱的山歌。

——山河永遠不變，只有人的命運在流轉……。

就在主馬之介把苦悶的感慨化成嘆息時，前方的森林有幾道人影閃動。

從這一瞬間起，主馬之介便提高警覺。

主馬之介走不到幾步，便有一把箭穿過樹縫，朝他飛來。

他隨便一劍卽將之砍成二截，主馬之介提着劍，站在原地。

因箭的嘯聲及白刃幌動，幾隻山鳥慌張飛離樹梢之後，整座山靜得有點令人生

畏。

主馬之介再度邁開步子，他對於第二、第三隻箭已經有備無患了。面臨危機時，人的本能發揮不可思議的功能。況且主馬之介對於所謂殺氣是特別敏感的。

——來了！

當他如此預感，翻身躍入左側斜坡的草叢中時，幾乎與那數十隻像蜂羣一般襲來的箭矢同時，這是基於他的本能，明白單憑劍術的修爲是無法解決的。

他伏在草叢中，感覺心身充塞着一股連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活力。

——我的生命受到庇佑！

庇佑他的是故鄉的一切——亡母的靈魂，草木石水鳥蟲等一切都是。

主馬之介如此深信。

因此當他望見樹林中奔出七、八十名武士時，依舊泰然自若。

二

主馬之介虎躍而出，正對敵陣的孤影，凜然又豪爽。

「你們是德川的家臣吧！」主馬之介目光炯炯有神地說着，然後步步向後滑退，以便佔取有利的方位。他的背後正是光滑如鏡的斷崖。

雖則對方不少人見過主馬之介，但却沒人開口，個個手持兵器逼近。

「說說看！到底什麼原因？」

但個個只是眼露兇光，沒人回答。

其實這些殺手根本不明白爲何圍殺御堂主馬之介。

他們只推測大概主君本多忠勝不滿主馬之介不告而別，擅自脫離其麾下。可是把輝煌的戰功棄如敝履，必然有什麼深刻的原因的，不派人追問清楚，加以挽留，反而想加以剷除，顯見氣量過於狹窄。況且這些士兵多少曾耳聞目睹主馬之介在戰場上的威風及做爲侍大將的謙虛，頗懷敬意。

他們湊巧被派來揖斐當警衞，接到這命令時，只覺得唐突意外。

通告上說御堂主馬之介可能回日坂，他們負責阻擋他的去路，故在此埋伏，其實他們內心甚至期望他勿出現。

從暗處放箭的，並非卑鄙的行爲，而是大家都不願用刀去殺主馬之介。

「爲什麼不回答？指揮的人是誰？」

主馬之介大聲問了幾遍，可是沒人回答。

主馬之介背靠岩石，才停住脚。

長劍的行列又進了幾尺。

主馬之介只得擺起架勢，準備一戰了。

這淒絕的對峙，宛如失去了時間，雙方是靜止的。

主馬之介不喜歡主動攻擊，這在他遭受宮藤左衞門一批人圍殺時已說過。而襲擊者們却懾於主馬之介那泰然的靜止相，反而不敢輕易攻擊了。

嘉八郎就在距此不遠的茅屋，他接獲急報，飛也似的奔了下來，襲擊者才收下殺氣。

主馬之介望着站在正面的嘉八郎，微笑問道：

「你是主將嗎？」

「主馬之介！」嘉八郎雙眼睜得快剝出來，說道：「來！分個高低，分個你死我活！」

「原因呢？」

「殺掉你以後再告訴你！」

「是不是問我離開軍營的罪？」

「那倒隨便你，如要問罪的話，上次就不放過你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我還有什麼地方犯罪嗎？」

嘉八郎承受主馬之介那磊落的眼神，不禁也感到忸怩了。

很明顯的，主馬之介並未拐誘美尾姬。

但身爲美尾姬護衞的責任者，嘉八郎必須向主君本多忠勝報告她何以潛逃

。當然，本多忠勝會命令他：乾脆殺掉御堂主馬之介，以斷美尾姬的慕心。主馬之介是全然無罪的，不，是全然無關的。

但被卽將成爲德川家康之妾的女性所愛慕的命運，他已無法擺脫了。所謂主命既是萬能，主馬之介只有用死來服從，對與他全然無關的事負責任。

「主馬之介！去了！」嘉八郎一喝，平舉長劍。

「等一等！這種拼命未免太無意義。……嘉八郎！理由說明白吧！」

對此的回話是猛然的一擊。

主馬之介不躲不閃，用刀鍔承受那雷霆的一劍。

刀與刀鏘然散發火花。

嘉八郎那雙惺眼似乎就要冒火的樣子。

相反的，主馬之介的眸子淸冷有如玻璃。

嘉八郎背後那羣士兵，個個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場龍虎鬪。

這場決鬪一般看來，是五分對五分的。

但危機却在嘉八郎這一邊。

嘉八郎用盡渾身之力，把刀向下壓。而主馬之介則用刀鍔承住它。由上壓的力量跟由下承受的力量，在消耗的速度及量上面有着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嘉八郎揮劍的剎那，眼睛雖看不見，但他的體勢是處於最不利的。

主馬之介大可悠哉地等候嘉八郎收劍的一瞬。

嘉八郎一收劍，主馬之介便可橫掃他的胴體。

嘉八郎用盡所有腕力，想壓下主馬之介的劍……。

而那股貫穿主馬之介那把劍的强勁，乃是出自驚人的天賦及後天的修練所產生的。誠可稱爲如同不動磐一般的守勢。

嘉八郎全身感到冷颼的空虛，爲了拂去它，他只有儘力鼓起最後的鬪志。

三

「茂助，我以爲下山比上山容易，現在才知道根本相反。」竹中內藏之介大聲對着後面的從者說着，他每走一步，左半身便大大傾斜。

事情辦得雖不圓滿，但總算任務完了，要啓程回去了。

內藏之介運用起「小鷹步術」，再陡的坡路，他也能驅跑自如，但如要慢慢走的話，那凸凹的傾斜度却有礙他保持身體的均衡。

「老爺，請您不必顧慮我，盡您的脚力跑吧！」

「開玩笑，這一帶熊很多，像你這麼糊里糊塗，正好是熊的最佳食物……」

「到那時，我跑起來也是很快的。」

到了一處轉彎時，內藏之介的表情突然嚴肅起來。

「熊……熊嗎？」茂助吃驚地想挨近內藏之介，更快的，內藏之介已拔腿先跑了。

一溜煙似的，內藏之介很快的便在彼方消失了。

「……老、老爺！」茂助慌忙想跟上。

路崎嶇不平，蜿蜒彎曲，而內藏之介施展起他的「小鷹步術」，幾個轉彎，便到了修羅場。

「慢著！竹中內藏之介正次到了！」

隨着在高處一呼叫，那些士兵羣急忙向左右分開，讓開一條路，內藏之介一到

，便用他的鐵扇，像上扶一般打散嘉八郎與主馬之介那二把交叉的劍。

「幸好還來得及！……我在一里外就感到殺氣逼人，我竹中內藏之介還沒老呢！」自吹自擂之後，他望着兩人責備道：「本多麾下的龍虎爲何反目成仇！」

嘉八郎後退，滿頭大汗，氣喘呼呼。

主馬之介沉着的收劍入鞘，向內藏之介行了一禮，準備離開。

「等一下，等一下，御堂主馬之介原是戰功赫赫的人，爲何這一副狼狽相，還被人追殺，我實在想不通，到底什麼原因呢？」

「這要問嘉八郎了。」主馬之介回答。

「嘉八郎，你說說看？」

嘉八郎看出內藏之介有意做和事佬，於是說道：

「美尾姬私自潛逃了。」

「嗯，然後呢？」

「小姐是爲了找主馬之介。」

主馬之介一聽，臉面漲紅了。

「嘉八郎！原來這就是主命！」

「……」

「你是知道的！小姐被島津的散兵綁票，我只是救了她！如此而已。……至於那位驕狂的小姐，另外還有什麼想法，與我無關！」

「……」

「嘉八郎！不知恥！……身爲保護人的人爲何改變心意，身爲武士不覺羞恥嗎？好！倘若這就是主命的話，我接受你的挑戰！……竹中老爺，請您退下，看看我御堂主馬之介的劍術！」

「等一下，主馬之介！……我內藏之介既然出面調解，我是一步也不退的。……嘉八郎，你想殺主馬之介，想必不是本意，這件事讓我處理，一切責任由我負擔。你先把這些人帶回去，遇到本多忠勝的話，原原本本向他報告也無所謂。」內藏之介那豪爽的聲音有助於化解險惡的空氣。

嘉八郎內心感謝內藏之介，揮個手勢，便把手下都撤走了。

內藏之介單獨面對主馬之介時，口氣變得和緩多了，問說：

「什麼原因使你不想當武士？」

「這件事請您放任在下好嗎？」主馬之介挪開視線，顯得有點不自在。

內藏之介用鐵扇敲打自己的刀柄，聲音嚴肅地說道：

「我向刀發誓，絕不外洩！」

主馬之介轉頭望着內藏之介。「即使您知道了，也沒有用。」

「主馬之介！你大概不知道我向內府公提起要收你做養子的事吧！我雖然沒有仁者之德，但對你器重的眞情倒不亞於親生父親！」

主馬之介低下頭，興起無限的感動。

他知道這位奇骨崢嶸的旗本對他極爲高估，常向德川家康推舉，有意提拔他當旗本。

若干的沉默之後，主馬之介才回視內藏之介，說道：

「依在下看來，您到日坂城辦事吧！」

「嗯……」

「大概是來推翻伊能盛政的吧！」

「你眞聰明。……你好像也要到日坂的樣子，是否也跟你不願當武士有關？」

「告訴您一項秘密，在下就是伊能盛政的獨生子信也。」

「什麼！」內藏之介愕然瞠目。

「做兒子的爲了收拾違背人倫之道的父親，現在正要回鄉。」主馬之介自言自語似的說道，眼睛望着遠方美濃的羣山。

內藏之介想說什麼，但欲語還休，沒說出來。

主馬之介鄭重行了一禮，轉身便走了。

「主馬之介！」內藏之介急忙拉住他衣袖，告訴他說：「日坂城已起火燒成一片廢墟了，你父親自己燒的，所有家臣臨時遷行津汲。」

主馬之介一聽，眉間泛起暗淡虛無的陰影，問說：

「家父殉難了嗎？」

內藏之介也因那語氣所孕含的淒涼，爲之感到悚然。

「倒還活着。……但發瘋了，獨自一個瘋子住在那廢墟中。」

「……」默默無言的主馬之介，表情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苦楚、愴然。久久才開

口說：「或許是爲了讓自己的孩子殺才發瘋的。」

「主馬之介！伊能盛政已經遭受報應了，實在不須再對他怎樣。……話說回來，做兒子的也用不着去犯那殺父的因果，你的年紀還輕，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以你的智慧、才能、人品，前途是無可限量的。三思三思，乾脆跟我一道走吧！」

主馬之介落寞地微笑搖頭說：「在下不回去不行。做兒子的有義務把發瘋的父親送到彼方極樂世界，也有義務收埋他的屍體。剛才聽您說，他老人家現在已遭到所有家臣的背離，事情既然到了這地步，做兒子的更有必要爲他安排不失城主之尊嚴的葬禮。……我的本意，您必能充分瞭解。」

內藏之介「嗯」了一聲。他看出主馬之介並非基於憎恨父親背叛石田三成的獸行，才想殺父。而是爲了讓他贖回他的卑劣行徑，同時也想讓他維持做爲日坂城城主的尊嚴，才敢於如此做的。

——小伙子想查出伊能盛政背叛石田三成的原因，並將之公諸天下，他認爲這才是爲人之子的義務吧！

內藏之介觀感如此，於是說道：「好吧！我不阻擋你！」

主馬之介離開了。

——實在遺憾！背負父親的汚辱，倘若查出叛背的內情，大概也決心自了生命了。實在遺憾！

內藏之介壓抑着內心翻滾的熱血，目送主馬之介的離去，久久才若有所思地警告說：

「主馬之介！經過津汲的時候，多多小心。那些家臣懷恨你父親呀！」

主馬之介深深點頭。

四

大約這個時候——。

須藤賴之助用戰抖的手展閱妹妹千草所留的信函。

當他發現那位綁得緊緊收押起來的主馬之介竟會在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便懷疑是妹妹千草放走的，並一再加以追問。

當他接獲僕人通告千草不見了，急忙跑來廂房一看，桌子上留有一封信。

放走主馬之介的，果然是妹妹千草。

文面反映出心情的紊亂，大意只一味重覆求取原諒的文字，她表明是在多次郎的脅迫下，並非出自本意；然而這並未能在賴之助心中引出絲毫的憐憫之情，反而更使得他暴怒難遏了。

「小丫頭，看我敢不敢殺妳！」

離家的妹妹不外投奔叔母，賴之助兄妹有個叔母在一家規模頗大的尼寺當庵主。

根據僕人的證言，一刻之前，千草的確還在廂房。

羸弱的女孩兒家，一個時辰是走不出一里外的。

賴之助氣沖沖地奔出庭院，命令下僕備馬，飛躍而上，脚往馬腹一踢，箭也似的，奔馳而去了。

他抄近路，即將奔過松林寺門前時，他隔着土塀望向境內的鐘樓時，不禁暗叫了一聲，趕緊收住馬韁。

鐘樓旁有個戴市女笠的年輕女人。

——千草嗎？

他從馬上蹬起身子，仔細一瞧，才知認錯人，於是坐下，準備再度起程。

就在這時，有個商人打扮的漢子靠近女人身邊，細聲說着什麼，賴之助一看，不禁火冒三丈。

——好個多次郎！眞是寃家路窄！

脅迫妹妹，縱走主馬之介的罪魁禍首，偶然出現在賴之助眼前了。

賴之助跳抵地面，躡手躡脚朝山門摸近。

原來多次郎叫美尾姬在此等候，他則前去打探主馬之介是否取道日坂，及那批追趕小姐的人馬的動靜。

「小姐。……主馬之介的確前往日坂了。」

「好！那我們立刻去追他。」

「可是……」多次郎的臉充滿苦澀之色。「那些德川的士兵似乎已經發現了主馬之介。他們不立刻動手，似乎準備在半路上攔截的樣子。」

「主馬之介一定逃得掉的。」

「不，伏擊的人馬恐怕在一百人以上。」

「爲了我找他，就要殺主馬之介……本多忠勝也太狹量。不！主馬之介不可以死！……多次郎，我們快去！」

「小姐，以你現在這個樣子，馬上會被認出來的，不化裝一下不行呀！」

如此說着的多次郎被一種逼身的殺氣爲之一顫，他護着美尾姬，回轉身子。

賴之助的豪劍壓頂似的劈來。

多次郎也是一流的忍者，

倘若單獨一個人，他一覺出殺氣，必能從容跳退六丈之外，但爲了守護美尾姬，他留在原地不動。

他無暇躲開那掠過虛空，襲擊而來的白色凶線。

多次郎在這難逃一死的情形下，採取了保命的唯一方法。

他把左手舉在頭頂，以之承受這一劍。

鮮血四濺及一聲慘叫。

當那劍尖即將落地，廻過來上挑時，多次郎的身影已跳退在十尺外了。

左手從手肱處齊根被砍下，滾落美尾姬的脚邊。

賴之助也被反濺了一身血，形相有如惡鬼，滿身的憤怒化成一聲尖嘯，步步逼近。

多次郎擰起袖子，止住創口的血，說道：

「小姐！我們約好的事情，在下無法履行了，請原諒！……先告辭了。」說完，就像沒負傷似的，一溜煙地消失了。

美尾姬望見賴之助轉身面對她，因憤怒和憎恨，全身顫抖地怒喝道：

「放肆！」

「哼！……」賴之助步步逼了過來。

「別過來，想抓我去領獎嗎？再過來，我可要咬斷舌根了！」美尾姬瘋瘋狂地叫喊着。

賴之助自從望見市女笠之下那張出衆的美貌，已放棄追趕妹妹的念頭了。

賴之助判斷她是大阪派的諸侯千金，現在正處德川士兵的捕中，他得意的笑了。

美尾姬邊罵邊退，最後背抵鐘樓的石牆。

賴之助翻劍，高高提起，而美尾姬的四肢也因恐怖而僵硬了。

因爲對方臉上洋溢的是露骨的獸慾本能。

發出尖叫，轉身想逃的美尾姬身上已結結實實挨了刀背一擊。

□　□　□

在一種似被濃霧閉鎖的黑暗世界的底下，美尾姬感到自己的身子搖搖幌幌的。

——快逃！快逃！

越着急，越覺身體更往下沉。

其間——。

自腰以下突然一股冷意襲來，原來她的下肢已被人從左右撥開了。

因羞恥及屈辱，正想掙扎時，感到有一種沉重的東西壓上身來，幾乎喘不過氣來。

「不要！……不要！」如此叫喊——且被自己的叫聲叫醒。

同時，身體的某部份閃過强烈的疼痛。

兇暴的、油膩的漢子的臉佔據了她整個視線。

她一驚，拼命想掙脫，但那掙扎的模樣更把男子的慾情煽動得更爲猛烈。

「太遲了，……乖乖就範吧！」男子的臉孔殘忍地獰笑了。

美尾姬廢然閉下眼皮。

荒城姑娘

一

一隻鳶鳥在天空畫着圓弧，歌聲響徹晴空萬里的秋空。

是宗太郎。

被人綁了三天三夜的事，他已忘得一乾二淨，那張臉孔明朗快樂，沒有半點憂愁。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野生兒的處世方法是多麼自然，沒有絲毫的陰影。

手持竹枝，擊打路旁的灌木，這原野的景色就像專爲他的，他抬頭挺胸，步伐也輕。

從揖斐川的這一邊可望見揖斐的城下。

有個農民牽牛走了過來，宗太郎出聲問說：

「喂！老大，到日坂怎麼走？」

「日坂嗎？」農民偏着頭說：「不知道……」

宗太郎嗤之以鼻，正當他要走開時，右邊的蘆葦叢下，有人出聲叫他：

「喂，小朋友……」

宗太郎回過頭，蹬起脚跟，反問說：

「什麼？叫我嗎？」

「是的。……有一點事情想請教你，下來好嗎？」那人並未現身。

「嘿！……有事情請教人家，應該你上來才對啊！」

「很湊巧，我走不動。」

「怎麼啦？」

「你下來看就曉得。」

宗太郎的眼睛略略閃過警戒之色，但還是好奇心戰勝了，他一跳，跳進蘆葦叢中，不，應該說在蘆葦叢中摸索比較正確。因爲那蘆葦高過他的頭。

他邊摸邊喊道：「你在什麼地方？」

對方就在他的脚邊回應說：「這裏。」

那人躺的地方距他大約三尺。

宗太郎蹲了下來，眨眼道：

「怎麼啦？」

「我不能走路。」

「生病嗎？」

「是的，我在揖斐街上掉了一根手臂。」對方回答之後，便坐起身子。看他那樣子，頗爲痛苦的樣子，左邊的袖子空空垂着。

「跟人吵架嗎？」

「差不多，你問路要到日坂嗎？」

「是的。」

「到日坂嗎？」

「嗯……」

「有什麼事要到日坂呢？」

「……」宗太郎把嘴巴閉成一字形，緊盯着對方。

——我再不能上大人的當。

那位美得像觀世音的小姐，堂堂的侍大將都是大騙子。宗太郎因他們而吃了大虧。

「爲什麼不講話？」那人和靄地問着。

「到哪裏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宗太郎昂然挺起胸膛。

那人笑了。「是的，是的。」

「那麼你就不必問了。」

「是的，很抱歉。」那人行了一禮。

宗太郎反而對自己那不可一世的態度感到些微的歉疚。

「如你要到日坂的話，我有一點小事情想拜託你。」

「到底什麼事？」

「咦！算了，反正你只是小孩。」

「嘿！別瞧不起人呀！我跟那種流鼻涕的小鬼不同呀！我自己一個人住在關原一間破茅屋，手下還有一頭猴子呀！」

「哦！……」對方再度審視宗太郎。「那我可以拜託你了？」

「說說看！」

「日坂有一座城塞，城主叫伊能盛政。」

「這我知道，是那個背叛石田三成的壞蛋。」

「別言之過早。……有個人現在正要到日坂殺伊能盛政。」

「……？」

「那人叫御堂主馬之介。」

「什麼！」宗太郎像蜻蛉一般，眼睛睜得大大的。

二

忍者多次郎被少年的驚愕表情嚇呆了。

「怎麼啦？」

「他，他就是我師父呀！」

「眞的！……那眞太好了，眞是上天的牽引。而我就相當於他的僕人。」

「眞的？」宗太郎也神采煥發了。

「騙你幹什麼呢？主馬之介是日坂城的少主人，我是他家的家丁。」

「喔！是這樣子，不過也很奇怪，少主人又爲什麼要殺城主呢？」

「其中有內情。」

「原來如此！」宗太郎恍然大悟。

他記得主馬之介曾這麼說過：「大人也有想哭的時候，不過因爲是大人，只得咬緊牙關，不可掉下眼淚。」

——那位叔叔並非只因孤零零一個人，才顯得那麼落寞的。

「請你告訴我吧！我正要去找我師父，只要是我辦得到，什麼事我都願意做。」

「我有一件事情，請你遇見少主人時轉告給他，好嗎？……美屋姬不顧身份及地位，正在找他，而且已到了揖斐城下，很不幸的，落入須藤賴之助手中，請少主人務必去救她。你就這麼告訴他。」

「好，我一定照辦。……你說的美屋姬不就是那位害我的小姐嗎？」

「你也認識嗎？」

「嗯……」宗太郎把經過告訴多次郎。

「不錯，就是她。」

「可是，我不太喜歡她。」

「她拋棄地位身份，無論如何要找主馬之介，據說主馬之介也明白她的心意。你無論如何也要請主馬之介解救她！」

「……」宗太郎眨着眼望着多次郎那一臉眞誠的表情。

「可是……」多次郎暗然地低下頭。「倘若主馬之介進城了，恐怕就……」

宗太郎一聽這獨語，便大聲地插嘴說：

「不會的！不會的！叔叔很厲害呀！我親眼看到的！他是日本第一劍客呀！他不會死呀！你別說話來嚇我好嗎？」

「對不起，我一向是悲觀的人，竟……。好！拜託你了，如果遇見主馬之介的話，請你轉告他，多次郎請他多多保重……」

「好的，好的……」宗太郎撥開蘆葦出來，但仍擔心的回過頭，問說：「你不要緊嗎？千萬可別死呀！」

「哈哈哈哈！不必擔心。我不是商人，我是忍者呀！少一條手臂不會死的。我只要在這裏靜養二、三天，等熱退了，就好了。」

「那就好……多多保重。」

這句話深深打動了多次郎。多次郎緩緩躺了下來，喃喃道：「心腸滿好的，當起少爺的隨從是最適當的了！」說完，閉下眼睛。

三

根據地誌的記載：

津汲位於揖斐川左岸，早在天正時代，稻谷的產量便與今日差不多。聚落就在溪谷的東邊和西邊的斜面，分成數羣；由羊腸小徑的秘道穿過樹林蒼鬱的斷崖，經過「三倉」，便有一片豁然開朗的谷地，這就是津汲了。川幅寬了，河上露出白色的砂磧，與水色相映，別有一番景趣。

現在——。

有一道人影緩緩走在水邊，似乎在物色垂釣的場所。

黑布掩面，背帶籮筐。

他面對河面、河邊有幾個武士習過矛槍，正在休息，但他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

自從日坂城起火燒掉，那些遷移至津汲的城兵們，一方面也因爲無聊，另方面因前途的茫茫，在他們的行動中常有乖戾的徵候出現。

一名士兵突然携着矛槍，朝那名沿水邊走來的漢子逼近。

那只是出於一種無聊至極，想刺刺活靶的衝動。

「戶倉，別胡鬧！」出聲制止的是宇部市太郎。

那位叫戶倉的，只回過頭，做個鬼臉，並不理睬。

「無聊的傢伙！」市太郎做出無可奈何狀，其實在他內心，也並非完全不想胡鬧一下。

其他人也都用殘忍的眼神，望着戶倉的行動。

……戶倉敏捷地摸近那漢子背後。

接着，怪叫一聲，刺出矛槍。

大家都緊張地望着即將有人要在矛槍下慘叫、倒地。

但下一瞬間所展開的光景却令他們傻眼了。

矛槍就挾在那漢子的腋下，戶倉則上半身向前傾。沒有一個人看清楚那漢子是怎麼躲的，就像戶倉故意插進他腋下似的。

那漢子依然望着河面站立着，只是緊緊抓着矛頭不放……。

「唔……唔！」險些折膝的戶倉，因驚愕及屈辱，滿面通紅，奮力想扳回矛槍。

在旁的年輕武士們都站了起來。

對方如係劍客打扮倒不足奇，而故意僞裝老百姓，便大有問題了。

一片雜沓的脚步聲，大家都圍攏過來之後，那漢子才轉過頭，放開他抓的那把矛槍。

戶倉踉踉蹌蹌後退，跌了一屁股。

「喂！你是什麼人！」

「一定是歹徒！」

「拿下面巾！」

個個七嘴八舌地叫嚷着，但那漢子只回以冰冷的視線，一語不發。

「你是石田的殘黨？還是德川的間者？」市太郎大叫。

「都不是。」

「什麼！那你爲何裝得那麼神秘兮兮？」

「市太郎！」

「……？」被對方叫出名字，市太郎不覺茫然了。

那漢子的白臉泛起淺笑，說道：「你那臉形跟八年前一模一樣，想來你還不曾吃過苦頭。……我的面貌眞變得這麼多嗎？」

對方這麼一說，市太郎再度仔仔細細凝視對方的面貌，久久才發出驚叫聲。

「噢！少爺！」

這一句話驚動了在場所有人。除市太郎之外，他們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關於八年前失蹤的少爺，他們的記憶是很模糊的。

「我本想不願驚擾你們，想不到這位的擧動這麼無法無天！」

市太郎以一種驚愕之後的痴呆困惑，茫然地望着主馬之介，說道：「您回來……了嗎？」宛如在向自己查證似的。

「難道你們以爲我死了。」主馬之介環視衆人一周。「每張臉孔我都還很熟悉，我甚至還叫得出名字。」說完發出一聲低笑聲，便邁起步子，準備走了。

「少爺！」市太郎恢復清醒，厲聲叫住主馬之介。您知道城寨變成怎樣了嗎

？」

「知道了。」

「哦？」

「聽說化歸烏有，只剩下我父親一個人住在那裏。」

「……」市太郎等人對於主馬之介這一回答，感到十分意外。

市太郎眼帶兇光，無言目送主馬之介走得遠遠的，才追了上去。

「少爺！城主不分青紅皂白砍下家父的腦袋，他的瘋狂引起所有城兵的反感。我們決不是謀叛。……放火燒城的是城主他自己！」

市太郎咬牙切齒說道，而主馬之介的視線依然是冷漠清澈的。

「你是說家父不再是你們的主君了嗎？」

「……」

主馬之介轉身了。

「你回城幹什麼呢？」

主馬之介未再回答。

主馬之介的身影登上斜坡，消失在雜木林中時，其中一人才突然發覺似的，脫口說道：

「他並不是我們的主君！」

「是的，日坂的新城主是須藤賴之助！」

暗默裏，大家都明白了他們必須做什麼。

正當殺氣滿盈之時，市太郎阻止道：「慢着！用不着着急。……先讓他去見見他那發瘋的父親。」

市太郎認爲那廢墟中現在還有幾個人苟延殘喘，他想：要殺的話，乾脆把他們一口氣殺掉！

四

太陽西傾的時分——。

主馬之介終於拐過最後一個轉彎，站在千年檜的樹林中。舉目望對岸那被紅蓮舐盡的荒廢光景……。

燒焦的吊橋對面，城門宛如肉被燒掉露出骨頭的野獸。

昔日悠然聳立在山上的巨大建築物的屋頂業已不見了，徒然留下一片寬敞的空間。石牆已崩潰倒塌，還雜有幾具燒焦的殘骸。

主馬之介也因故鄉這一劇變的情景，內心感到些許的愴然。

——父親還活在這荒城中！

主馬之介緩緩朝着吊橋走近，遽然之間，那種他深信業已確切不移的決心却有逐步減弱的樣子。

當那橋板響起陰森的軋聲時，竹中內藏之介的忠告突然閃過他的腦際。

「……做兒子的也用不着去犯那殺父的因果，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呢？」

——不！這廢墟是人爲的，我也不可枉挫自己的意志！

如此斬釘截鐵地自言自語着，便伸手去推門。

僅僅碰到門，門便倒向主馬之介。

主馬之介用力推開門，使它靠在柱子上。

主馬之介鑽過空隙一看，到處是燒落的黑材木和瓦礫堆。

突然——。

主馬之介的脚邊響起一聲尖銳的嗡聲，有個東西蹦了上來，他反射地跳退三尺，避開了。

主馬之介看出那是捕捉野獸的圈套，不禁納悶道：父親眞的發瘋嗎？

圈套上面蓋有木板及薪柴，對於防備敵人的入侵是絕佳的威嚇武器。

——類似的機關其他必定還有許多。

主馬之介舉目四望，不覺悚然。

若被此種鐵牙掐住的話，必將肉裂骨折。如被掐在要害，甚至會沒命。

主馬之介奇蹟似地逃過一場可能要臥床數十天的災厄。

他撿取一根燒過的木棒，小心翼翼地觸摸地面，走在慘澹的廢墟。

到處都有遺落地面的劍、槍。

——以前我住在什麼地方呢？

當他站在一處斜坡，環目四望時，木棒又碰到一個圈套。

主馬之介覺得這整個城廓已機關密佈了。

當他認出主堡的地點，想攀登上去時，他第三次躲過機關的攻擊。

看樣子，凡是人可能經過的地方，似乎都安有機關。

——父親藏匿在什麼地方呢？

若非站在最高的主堡，找起來是很難的。

主馬之介換一根更長的木棒，邊撥翻面前的障礙物，攀登而上。

登高一望那在赤紅夕陽照射下的荒寥燒跡，主馬之介深深嘆了一口氣。

就在這時，他聽見有敲擊地面的聲音。

主馬之介循聲一望，就在二堡的所在地有一道人影，那人正揮動圓鍬在挖土。

——女人！

主馬之介一時惑然，但隨卽想通了。

那人的背後有一棟災後僅存的建築物。

——原來父親就住在那邊，身邊還有一名供他差遣的下婢。

主馬之介放輕脚步走過去時，那洞穴已挖了將近三尺深，是個相當大的洞穴。

那人的臉孔主馬之介並無印象。

令主馬之介吃驚的是，二十歲不到的女孩竟有這麼大的力氣。「野性」一語是最適合她了，正當她揮動圓鍬之間，遮在前胸的布子退了下來，露出一對圓鼓鼓的乳房，色澤有如成熟的白桃，表現出激烈的喘息。

她滿頭大汗，不時用手背擦拭流至眼蓋的汗水，那雙集中精神工作的雙眸，甚至美得近乎妖艷。

她所挖出來的土，已達相當數量，看她那表現出正確的力之均衡的動作，實在令人感到舒暢。

她低聲哼着歌，音色美極了。主馬之介聽不出歌詞，但他知道那是樵夫的歌。

「喂！」

主馬之介出聲，瞬間，女孩像一頭小鹿跳了起來，轉過身來，將那圓鍬當成武器，擺起架勢。

黑瞳燃燒似的，充滿敵意。

主馬之介想把臉側開。

那種近乎半裸的形態，正因當人自己未察覺，反而給人一種强烈的葷腥的印

象。

「你是誰……？」女孩兇巴巴地問。

對於這位突破密佈的機關而來的人的運氣之佳，她那敵意的臉色中泛起訝異的表情。

「穿好衣服！」主馬之介開口第一句話這麼說道。

女孩這才發覺，急急忙忙穿好衣服。

主馬之介的這一句話頗有助於化淡對方的敵意。

女孩直覺眼前的人並非壞人，於是聲音平穩地問道：

「有什麼貴事？」

主馬之介默默。

「此地不是過路人進來的地方，請快出去。……你沒中了機關，實在奇怪。……出去的時候多多小心，照剛才進來的路出去。」

但主馬之介依舊默默無言，他那陰鬱的視線直盯着二堡。

女孩有點不自在，低下頭，用手咯咯整理垂下額頭、臉頰的黑髮。

當她抬起頭，想再度警告時，對方的眼光正落在她身上。

「伊能盛政住在那裏嗎？」

對於這位口氣冷漠的漢子，女孩全身立刻散發出剛才初見面時的那副敵意。

「你來這裏做什麼……？」

再度架起圓鍬瞪視。

主馬之介不加理睬，他朝二堡踏出一步。

一瞬——。

女孩奔了過來，擋住主馬之介的去路。

怒目、咬牙、氣喘，那氣勢是拼命不讓他通過。

「退開！」

「不！」

險惡的對峙持續了數秒。

其間女孩的雙眸瞠得大大的，滲出其他的色彩。

那表情顯示出先是一種直感湧上來，接着是懷疑那直感，然後又是確定，那只是咄嗟之間的變化。

爾後……女孩帶着一種無可名狀的困惑表情，凝視着主馬之介，「啊！」她發出一聲驚叫，整個人坐到地上。

「……少爺！」從那顫動的嘴唇發出來的是這句話。

女孩如此叫了之後，就像夢中期待的事情已化成現實，欣喜若狂地伏在地上痛哭了。

主馬之介不得不佇立在原地，俯視那伏在地上抽抽噎噎的年輕下婢。

女孩嗚咽着，斷斷續續說道：

「……少爺……少爺……您回來了嗎……少爺……」

其間，半出自無意識的動作，她伏在地上，就像要確定這現實並非在夢中似的，伸出雙手想觸摸主馬之介的脚。

主馬之介對此小狗一般的卑屈動作，稍感厭惡，於是後退一步，命令道：

「帶我去找伊能盛政！」

女孩遲遲才抬起頭，悲痛地說道：「城，城主……」未說完，便失聲了。

主馬之介一驚，急忙問道：「伊能盛政怎麼啦？」

「城主……已逝世了！」

「什麼？死了?!」主馬之介感到脚下地崩，整個人都陷了下去。

「是，是，逝世了……，我，我挖那洞穴……就是要埋葬他的。」女孩說完，雙手掩面，開始大哭了。

主馬之介轉頭看那洞穴。

紅色的夕陽斜斜照進洞中。

在這頃刻的明亮中，荒城是寂靜的。

輪廻

一

主馬之介朝着二堡走去。

用手背擦拭眼淚，緊跟於後的朝路警告說：

「小心，那邊有機關。」

那是一堆燒焦的木材和瓦礫，若要進二堡，勢必經過此。

主馬之介停下來。

朝路急忙揮動圓鍬，撥出機關。在三丈方圓內，總共佈下了三機關。

不僅如此——。

朝路並在入口處蹲下，開始動起雙手挖土。

「怎麼啦？」主馬之介問。

朝路並未停手，答說：「下面埋着火藥。」

主馬之介也爲這野性女孩的週到防備感到咋舌。

朝路挖出一個黑筒，用力丟得遠遠的。黑筒碰到樹幹，發出巨大的爆炸聲。

朝路望着在赤紅的斜陽中濛濛昇起的白煙，不覺莞爾，她把笑臉朝向主馬之介，碰上他那險鬱的眼眸，急忙低下頭。

主馬之介走進裏面，用手指道：「上面嗎？」

「是。」

「沒有其他危險的機關了嗎？」

「沒有。……只有城主在此安息。」

聽此答語，主馬之介感到背脊微微閃過惡寒。

登完樓梯，一股屍臭襲上主馬之介。

一束帶着短暫燦爛的光箭從窗戶照了進來，四周一片昏暗，正中央擺着一具鎧櫃。前面擺有盛滿飯的茶碗及香煙裊裊的香爐。

主馬之介緩緩走，掀開蓋子。

强烈的屍臭撲鼻，主馬之介屏住氣息。

燒爛的、醜陋的臉微微仰向地暴露在殘照中

落窪的眼眶、尖鼻，尙屬主馬之介的記憶中，其他的部份已全無傲慢的城主輪廓。那縮小了許多的面貌泛着老死的悲哀和寂寞。特別是那被燒焦了的鬍子下面的嘴巴，微微張開着，似乎在爲他獲得孤獨的安息而嘆氣。

——這就是伊能盛政！

主馬之介凝然注視了許久。

——伊能盛政，這個可惡得連做兒子的我都想殺他的人，竟是他嗎？

殺死妻子，不要兒子，背叛刎頸之

交的石田三成，最後身遭所有家臣的謀叛，憤而燒掉自己的居城的人，他的屍體未免顯得太寒酸了。

倘若死後猶能洋溢武將不屈的威風，主馬之介或許反而能覺得自在一些吧！

那張如同老衰的農夫一般的悽慘、寂寞的死臉給主馬之介帶來難忍的痛苦。

——父親！你也是不幸的人！……我應該回來，對抗那些家臣才是！

如此在內心細語時，主馬之介用力咬緊嘴唇。

眼淚滴了下來，流經臉頰。

蹲在樓梯旁的朝路望見主馬之介掉眼淚，不禁嘴唇顫抖地叫道：

「少……少爺！」

主馬之介回過臉，厲聲命令道：「下去！」

二

朝路躡手躡脚走下樓梯，主馬之介蓋好蓋子，再度審視周圍。

裏面擺着許多東西，有素襖、旗幟、馬鐙、面具、征矢等業已發生不了作用的

東西，這些大概都是朝路弄來的。

另一邊牆壁的武具棚，整整齊齊地放着數桿槍、矛，這倒是以前便有的。

窗戶下貼有一張草圖，標示着無數機關埋伏。

主馬之介暗然了。

被火燒傷致死的伊能盛政在這已成廢墟的居城，靠機關來保護，他的確受够了天罰。

——此種下場比窮途末路的野獸更悲慘！

主馬之介走下樓梯。

殘照已盡，四周一片黑暗。

主馬之介因心事重重，竟踢到了蹲在樓梯下的朝路。

朝路發出細微的哀叫，躲開了。

主馬之介透過漆黑，直望着朝路，問說：

「城裏除妳之外，還有幾個人？」

「只有我一個人。」

「妳一個人？妳是說擁護主君的人統統殉難了？」

「是的，少爺。」

「那伊能盛政臨終時，妳在場嗎？」

「是的。」朝路嚥了一口口水，心想是轉告遺言的時候了，但倉促之間却不知如何啓口。

在她未開口之前，主馬之介又提出了下一道問題。

「妳爲什麼不離城呢？」

「少爺……」

「別再叫我少爺，現在的我已不是伊能信也，叫御堂主馬之介。」

「是，是，少……不，殿下。」

「不是殿下，只是浪人，記住！」

「是，少爺。」

「傻瓜，又少爺！」

在主馬之介的吆喝下，朝路戰戰兢兢。但當她被命「掌燈」時，她一邊急急忙

忙準備，她似乎明白主馬之介的言意，不覺感到一陣喜悅。

朝路捧着燭台登梯而上時，回到閣樓的主馬之介站在窗口，收住他那俯瞰廢墟的視線。

猛然轉過身的主馬之介，再度重覆剛才的問題：

「妳爲什麼留在這裏呢？」

「爲什麼嗎？」朝路那承受紅色燭光的臉孔顯露出困惑之色。

「快說呀！」

「少爺！」朝路不知不覺又叫出不許這麼叫的稱呼，咄咄說道：「我怎能丟下殿下，丟下不能動彈的殿下不管？……只有我一個人留在他身邊！……其他人統統都逃掉了！」

主馬之介返視這位强烈抗議的下婢，內心感到極爲感動。但他未將之表現在表情或言語。

朝路也發覺自己的昂奮，於是低下頭啜泣了。說道：

「我是孤兒，無家可歸。……這座城就是我的家。」

短暫的沉默過後，主馬之介才用平靜的口氣說道：

「盡妳所知道的，詳詳細細說說石田三成的軍隊經過這裏時所發生的事。」

「是。」

朝路開始述說她記憶所及的。

主馬之介默默聽着。

三

朝路說完之後，主馬之介仍繼續沉思了片刻。

朝路正想衝口而出告以城主的遺言。

但主馬之介的發問又將之遮擋了。

「沒被燒掉的東西統統都存放在這裏嗎？」

「不，主堡的地下室還有許多。……可是，食物已經沒有了，今後必須到村裏要，而且必須在夜晚才能出去……」

「爲什麼必須在夜晚？」

「因爲村民痛恨殿下，他們說這是殿下自作自受……」

「……」

「所以祭拜殿下的東西都要不到，我也到過寺裏要，他們連線香也不肯給。」

主馬之介指着櫃前的東西說道：「這些東西從哪裏弄來的？偷來的嗎？」

朝路得意洋洋地點了點頭。

主馬之介不忍責備她的無知。

「妳有沒有到歡喜寺要求把伊能盛政葬在寺裏？」

「有，要求過，任我怎麼向住持要求……」

主馬之介不禁在內心呻吟道：連他也不例外！

歡喜寺乃是伊能家的菩提所，況且住持又是主馬之介的恩師。

朝路望着主馬之介那陰沉的臉孔，半帶得意地說道：「……因此我偷了那線香，雖然被發現，被村人追了，但我跑起來比誰都快，不會被捉。他們雖然丟石頭，但我戴着竹籠……。很好玩。」

「……」

「他們丟了許多石頭，只有一個打中。」朝路捲起裙裾，指着膝蓋。

主馬之介側開視線，問道：「妳沒有其他的衣服嗎？」

朝路不解地搖頭道：「沒有。」

「到本堡的地下室找找看，那裏總有一、兩箱衣服。」

「不行的！」朝路睜大眼睛，搖手道：「那不是我這種卑微的人所能穿的，那是隨侍殿下左右的人所穿的……」

「反正這裏也沒有其他人！」主馬之介暴躁地說道。

「少爺！」

「別再少爺了！再叫一次少爺，就趕妳離城！」

「是，是。」

「去換衣服！」

朝路默默走下樓梯。

主馬之介望着鎧櫃，心想：明天必須將它葬到歡喜寺！

不久，樓梯響起脚步聲，待主馬之介一望，朝路身穿花衣服，羞答答站在那

裏。

頭髮梳了，臉也洗了，美得像換個人似的，使得主馬之介一時有些發窘。

有生第一次穿漂亮衣服的朝路，同時全身也表現出似乎也是有生第一次懂得所謂處女的羞恥。

朝路像侍女似的，雙手捧着爲主馬之介揀選的衣服，細步輕盈地走了過來，然後折膝平伏。

「我倒沒有叫妳學侍女的模樣呀！」主馬之介冷冷說道。

朝路的舉措像被人刺中痛創處，再度慢步退到樓梯口。

然後要求道：「我現在能不能到村裏呢？」

「只要不偷東西。」

「可是這裏已沒有吃的東西了。……少爺，不，您一大早就走山路，因此我才……」

「……」

「恐怕您已經很疲倦……肚子也很餓了……」

「這妳倒不必擔心。」主馬之介如此拒絕時，才想到自己從早上就沒吃東西了。

四

黎明——。

主馬之介因從窗戶流進來的冷霧而醒來。

裝屍骸的鎧櫃依然安放在原地。

習於屍臭的主馬之介，踢開半燒的棉被，起身之後做個深呼吸，思量今天必須做的工作。

——亡靈正在等待安葬！

主馬之介穿好昨晚朝路帶來的衣服，佩好劍。

令主馬之介吃驚的是朝路竟在樓梯下舖一張草蓆，睡在上面。

朝路很機警地聽見脚步聲便醒來，起身謝罪道：

「對不起，我睡遲了。」

「天還沒亮呀！」主馬之介如此說道，又問：「沒有其他地方可睡嗎？」

「這就是我睡的地方。」朝路用毫無不滿的口氣說道。

「妳一直睡在這裏嗎？」

「是的。」

主馬之介想說什麼，但又作罷，走了出去。

「您到什麼地方呢？」

「歡喜寺。」

「多小心呀！」朝路叫喊似地說道。「村人很痛恨殿下！而且津汲也常有武士企圖進城。……假如讓他們知道您回來了，事情會鬧得很大的。」

「伊能盛政所引起的恩怨統統由我一人承擔。」主馬之介斬釘截鐵說道，便加快脚步。

「主馬之介！」朝路改變語氣叫道。「我現在向您傳達殿下的遺言！」

由於主馬之介那回轉過來的嚴肅表情，朝路因極度的緊張，感到全身僵硬，於是閉起眼睛，說道：

「殿下說……信也，我……討厭你母親，不喜歡你的原因是因爲你根本不是我的兒子。……」

「什麼?!」

主馬之介的銳聲撲向朝路的顏面。

朝路更把眼皮閉得緊緊的，心跳加劇，一時接不上話。

「繼續說！」

「是。……二十幾年前，我帶着新婚的妻子，你母親，在石田三成的周旋下，前去拜候豐臣秀吉。……好色的豐臣秀吉竟看上了你母親。……你母親被豐臣留下……」

「好了，我知道了。」

被制止之後，朝路感到陣陣的頭暈。

數秒過後，朝路睜開眼睛一看，主馬之介已轉過身子，背向這裏。

那靜止的立像映在朝路眼裏，充滿一種不可思議的英氣。

主馬之介踏出一步，朝路才急急忙忙奔到他面前。

因爲到處都是機關密佈。

走出城門時，朝路才瞄了主馬之介一眼。

主馬之介的臉孔稍顯蒼白而已，不帶任何表情。

「在我回來之前，這些機關必須全部撤掉！」主馬之介的唯一命令。

朝路目送那走經吊橋的背影，雙掌合十祈求道：

「少爺的母親呀！……請保佑少爺平安無事！」

祈求的聲音也傳進主馬之介耳裏，但他並不回頭。

——原來如此！

——我是豐臣秀吉的兒子！

此一事實並未引起他任何感動。他曾多次在內心自言自語，但並未在內心引起任何反響，它只像遙遠的風聲，嘯嘯過後便消失了……。

任豐臣秀吉是何等巍然的英傑，但對現在的他而言，依然是漠不相干的人。

相反的，他內心反而湧起一種敵意。不錯，豐臣秀吉不是什麼英傑，只是一介施暴的「漢子」罷了。

他思量被施暴的母親及其丈夫的父親所受的痛苦是多麼難堪的悲哀。父親憎恨母親，憎恨他乃是理所當然。被憎恨的母親，憎恨人的父親都嚐遍了這人間地獄之苦。

——我還是伊能盛政的兒子！

伊能盛政背叛石田三成的眞因業已彰顯的現在，主馬之介可說認淸了他必須走的路了。

——既然我是伊能盛政的兒子，就必須湔雪父親的汚名！除我之外有誰有義務向天下人表明伊能盛政並非爲了美濃一地而背叛石田三成！

伊能盛政明知主馬之介是豐臣子之子，但仍加以撫養長大，想到此，主馬之介不禁對伊能盛政寄以無限的同情。當初他獲悉父親的背叛行爲時，原想加以手刃，以便讓他贖去自己的卑鄙，況且如此也能讓他維持日坂城主的尊嚴。

主馬之介踏着夜露沾濕的草叢，走向民家的聚落。

五

這時候——。

敗軍之將石田三成在伊吹山中——伊香郡古橋村法華三殊院的岩窟，被田中吉政的部下田中長吉捕獲，被護送至大津德川家康的大帥營。

匿在岩窟內的石田三成患泄（下痢），骨瘦如柴，失去行動的自由。

田中吉政與石田三成乃是幼年的朋友，後在官場亦頗有交情，故未將之視爲俘囚，鄭重地以貴族的華轎加以護送。

但到了大津之後，石田三成只能在地上舖一張草蓆坐着。

這時，福島正則乘馬通過，瞪着石田三成，吆喝道：

「治部！你引起無益之亂，才落此下場！」（譯注：治部：卽石田三成，石田三成官拜治部少輔。）

石田三成毅然抬頭回說：「我本想生擒你，放到我的大本營門前，如此威風一番的……。你頂多比我稍苟活一段時間，拍拍內府的馬屁，好景不會太長的……」

（內府：德川家康）。

接着——。

黑田長政經過，他默默下馬，脫下自己的外套，加在田石三成那骯髒的衣服上面。

在此次決戰中，背叛西軍，使得德川家康獲得大勝的金吾中納言小早川秀秋，一聽說石田三成到達，便顯得不自在，他本想偷偷瞧一瞧石田三成的模樣，但被細川忠興制止說：「算了吧！沒有用的。」如此一來，小早川秀秋反而擔心以後人們會說他畏懼石田三成，於是離座，走出主帥營，來到石田三成面前。

石田三成將他當成穢人，把視線從脚逐漸上移，直到盯住他那緊張的臉孔時，才輕聲說：「你看，我把狗畜牲誤當成人，今天才落此下場，譏我吧！」

小早川秀秋咽塞，說不出話。

最後，石田三成被帶進大帥營，坐在德川家康面前。此時他身上的縛繩已鬆綁了。

德川家康以他一貫的非常穩重的表情說道：

「治部，女人是不能擁爲頭頭的！」

就是說，秀吉糟糠之妻北政所與愛妾淀君的反目，使大阪城分成兩派，作戰上

發生破綻。背叛石田三成的小早川秀秋乃是北政所之兄木下家定的第五子，屬於北政所派。石田三成則屬淀君派。

石田三成並未回答德川家康，沉着說道：

「此後天下是太平了，想必您已定下了百年和平之計。」

德川家康一時默默無言，望着石田三成。感慨道：可惜的幹才。人人恨他是詐僞奸曲的佞人，但此等人物當代再也找不出第二人了。他之所以失敗，是因爲他沒有運氣，而我有，如此而已。

德川家康內心如此感慨。

自從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唯一畏懼的人物便是這位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雖過於才幹，遭受諸將的忌恨，但德川家康看出只要他一起兵，其威力必壓倒諸將。

獲得秀吉託付豐臣家後事的前田利家，於慶長四年春去世後，所謂七將——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細川忠興、脇坂安治、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淺野幸長便想追討石田三成。而此時加以慰撫，爲石田三成排解的人便是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給石田三成賣個大恩情，倘若石田三成想起兵討伐德川的話，諸將必然憤其忘恩，而站在德川這一邊。倘若當初德川不救石田，七將便失去共同憎惡的敵人，於是各自分立稱霸，到時德川舉兵欲滅豐臣家時，便不會加盟於他了。

德川家康老獪地用心良苦。

果然沒錯——。

石田三成一起兵，七將全加入東軍。

德川終於戰勝石田。

「治部，我有一件事情想請教……」德川家康說。

石田口氣和緩回說：「什麼事儘管說……」

「金吾中納言的違反，想必你早有預感？」

「是的。」石田點頭。「因此才派了一萬五千兵從美濃路突擊東軍的背後。假如這次奇襲成功的話，秀秋便不敢輕舉妄動了。」

「我想知道的就是有關這一奇襲。日坂的伊能盛政跟你不是有長年的親交嗎？」

「是的。」

「伊能盛政的背叛想必大出你的意料。他向我表示有意反叛時，連我也吃驚。……伊能盛政爲何出賣你呢？」

「……」石田三成沉思片刻。

石田身爲俘囚而絲毫不減平靜如止水的從容態度，此時始在表情顯露出有如漣漪一般的迷惑。

「如你想到有任何端倪，何不說說，也好讓我以後做借鏡。」

「不錯……」石田三成遙望遠方。「的確有個唯一可能

的原因。」

「……」

「二十幾年前，太閤的好色給予伊能盛政無以言喻的打擊。……有的話，恐怕就這件事了。」（太閤：豐臣秀吉）

「嗯……」德川家康眼光閃爍了。「拿伊能盛政的妻女當人質嗎？」

「伊能夫人極爲美貌，實在遺憾！我本想幫伊能盛政討好太閤的，好意竟反成仇恨。想來伊能盛政也懷恨了二十幾年了，最後總算讓他把握到復仇的機會。……唉！人的仇恨心實在可怕！」石田三成說完微笑。「內府也得多多提防女色呀！」

「好，好，眞讓你說到弱點了！」德川哈哈大笑。「話歸正題，治部，爲了給世人做個警戒，我已選定三條河原做爲你成仁之地。」

「三條河原？」堂堂石田三成竟被當成土匪處刑，不禁面露兇色，但瞬卽收起怒容，說道：「倘若我石田三成承受永刼的恥辱也算是百年和平之計的話，只好從命了。」

以上是主馬之介回返日坂荒城當天所發生的事。

榮耀的日子

一

飄忽不定的霧籠罩千年檜木的密林。

快步走下杣道的主馬之介，透見那白茫茫的樹林中有幌動的人羣。

早在他走吊橋時，附近的樹叢有黑影竄出，急奔而下，他便覺悟前面有人牆擋他。

主馬之介慢步走近。

人羣總共大約有四、五十人，個個手中握有鍬子、鎌刀，每隻眼睛都是陰冷兇險。

爲首的是三、四名年輕武士，提着矛槍、殺氣騰騰的樣子，他們必定是主馬之介在津汲的河邊遭遇過的。

主馬之介感覺到：倘若有一個人撲了過來，所有人必然都要瘋狂他殺了過來。

獨裁者的父親壓榨村人何等之甚——那股反動化成狂暴的憎惡熊熊燃起，身爲兒子的主馬之介現在面對那狂烈的火焰。

主馬之介胸有成竹，帶着晨霧洗滌的平靜表情，站在十尺之前。

「伊能盛政業已歸西了。」主馬之介穩重地說道。

短暫的沉默之後，突然響起叫聲：「活該！」然後是一陣應和的怒號。

主馬之介忍耐到平息之後。

羣衆對於主馬之介那過於鎭定的態度感到有點不對勁，也就逐漸閉下嘴，只有眼睛依然閃爍怒光。

主馬之介說道：「死者必須埋葬。」

對於此，羣衆再度響起痛恨的漫罵。

在它平息之前，主馬之介已移至右方。

一瞬——。

主馬之介的右手躍動，腰間閃過白色的光芒。

羣衆看見他們右側的杉樹不聲不響的朝着他們傾倒而來。

在虛空發着悶聲傾倒下來的樹幹使數十個人像蜘蛛一般，向左右散開。

路開了。

主馬之介早已收劍入鞘，若無其事地走進歡喜寺的境內。

白髯長垂的老僧肅然站在本堂的廻廊，迎接主馬之介。

遠遠便駐足的主馬之介直感他不再受到老僧的歡迎。

——盡力而爲！

主馬之介再度重重提醒自己，突然他察覺左邊禪室的玄關有幌動的人影，於是他轉動眸子一看。

那影子慌慌張張的消失了，但亭亭的形影依然鮮明地映在主馬之介的網膜。

——千草在這裏！

主馬之介深信千草基於愛情切斷他的縛繩，這時他突感心跳加劇。

宛如給其動搖澆冷水似的，廻廊上投來威嚴的質問：「來幹什麼？」

主馬之介承受舊師那火一般的睥睨。

「大師，您能不能不把在下當做日坂城主伊能盛政之子信也，而當做是爲了埋

葬被火燒死的父親前來拜訪的浪人？」

「這恐怕辦不到。」老僧昂然揚起白眉，冷冷回絕了。

「您不是說過，過去久遠的大悲之光無遠弗屆嗎？以佛光拂去三惡趣，想必也是大師您的責任所在。……」

「你的話沒錯。人在其終焉，無人不欲獲享眞如之喪。」

「那麼……」

「且慢！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伊能盛政在臨終業已受到城主所應得的哀悼，完喪了。」

「您說什麼？」主馬之介不解。

老僧甩開衣袖，展現右手所拿的位牌。

主馬之介讀其戒名及背後所刻的文字。

「慶長五年九月十五日寂」，原來老僧把關原會戰的日子定爲伊能盛政的忌日。

主馬之介咬住嘴脣。

「好嗎？我在這一天安葬了日坂城主伊能盛政，雖然我也聽說過在那一天之後。城內還有一位貌似城主的亡魂，但我沒有義務去收服它。……懂嗎？我是不給亡魂唸經的，至於葬到歡喜寺，是萬萬不可的！」

老僧的話順理成章，並無差錯。老僧的確願葬伊能盛政，但那是做爲日坂城主的伊能盛政，而非卑鄙的背叛者伊能盛政。

——但他的屍體還在城內，他希望在祖廟永遠安息，他有資格呀！

主馬之介在內心吶喊。

但那種無法將之說出口底苦痛使得主馬之介的面貌蒼白、歪曲。

他不得不暫緩表白父親背叛的眞因，他必須徹底地完成日坂城主之子的義務。

主馬之介強自制抑地說道：「大師的祈禱可以免了。但做兒子的人却必須把父親安葬於正確的地點。」

「辦得到嗎？你先回頭看看你後面那羣人，那些憤怒狂暴的人羣，你單獨一個人擋得住他們，順利完成嗎？」

主馬之介不答，輕輕一揖，轉身便走了。

類似野獸咆吼的叫喚，在主馬之介背後洶湧。

主馬之介毫不畏懼，抬頭挺胸向前走。

——倘若你們變成野獸的話，我也要變成野獸拔劍，大家走着瞧吧！

主馬之介那悲愴的，殺氣騰騰的孤影，使得羣衆下不了手。

二

主馬之介回到吊橋時，望見傾頹的城門邊有個女人蹲着。

……瞬間，主馬之介的腦海泛起強烈的決意。

——好！

脚踏搖幌的橋板，主馬之介走了過來，問說：

「妳脚力如何？」

朝路定定望着新主人，反問：「您希望有多快？」

主馬之介微笑，這一反問正表示朝路具有傑出的健脚。

「明天晚上以前到達伏見。妳知道伏見嗎？」

朝路不加思索地回說：「今晚就可以到達。」

「今晚？可以嗎？」

「我想可以。」

半刻後——。

朝路携帶致竹中內藏之介的信函，奔出荒城，像一陣風奔下日坂道。

□　□　□

大約相同的時刻。

少年宗太郎潛入揖斐城下一所宏壯的宅院。

他以那種非同少年的頑强耐心，在天花板上面過了一晚，從僕人們的私語及行動，探尋被捕的美尾姬的下落。

其實宗太郎一進城下，便直奔日坂道，但却發現山麓已設下木柵，還有幾名威武的武士在把守，於是突然想到救美尾姬出來。

那位受傷的忍者多次郎告訴他：「無論如何必須請主馬之介解救小姐。」

——好，就由我來試試看！

宗太郎豪勇地如此決定。

——那位小姐倔强又聰明，或許她能想出攀登日坂的好方法。

宗太郎探出美尾姬被監禁於廂房，於是他偷偷摸進後院那近乎原始的蒼鬱檜木林中。

他先撿取小石子，投擲後門。

裡面毫無反應，可見無人把守。

宗太郎用蘿蔔撥開仙人掌現身，敏捷地從窗戶爬了進去。

他潛進漆黑的走廊，躡手躡脚，在手指頭塗上唾液，戮破紙門。

美尾姬果然在，意外的是竟未受縛。宗太郎只望見背後，頭垂得低低的，一動也不動。

宗太郎乾脆拉開紙門。

美尾姬慢吞吞地轉過視線。

宗太郎一驚，幾乎不敢認她。美尾姬形容憔悴異帶，而且那望着宗太郎底眼神，像白癡一般呆滯。

宗太郎心覺納悶，說道：

「小姐。我是來救你的。」

美尾姬臉色稍形轉好，輕輕點頭道：

「你……你就……就是那位小朋友……」

「怎麼啦？我聽說妳爲了找我師父……因此我來救妳，一起到日坂。」

「日坂……」美尾姬無力地囁嚅，然後低下頭。

宗太郎暴躁地說：「不要嗎？不要到日坂嗎？」

「想去、想呀！……可是、可是我……」美尾姬微微搖頭。

宗太郎不禁火了。

「我今天到此城下調查過了，德川的武士正在找我師父，要是被發現，事情就不好了。通往日坂的道路已設下木柵，這些都是小姐惹出來的。……聽說小姐即將成爲德川家庭的姬妾，所以才惹出這麼大的風波。」

這些非難的言語就像給美尾姬那空虛的腦子澆一盆冷水，有助於喚醒她。

「是的！」美尾姬站了起來。「主馬之介不可以被殺！」

「那還用講，我師父怎麼可以被殺！」

「我必須救他！」

「到日坂嗎？」

「不，到伏見！」美尾姬的雙眸倔强地閃爍自行斬斷慕情的悲痛決心。

三

二天後的下午，津汲的伊能家舊部被一批突然出現的騎兵嚇了一跳。藍底白色五字的旌旗迎風飄展，那是德川家旗本的旌旗。

那位野心想當新城主的須藤賴之助，湊巧也在場，他跑到路邊，通報自己的姓名，詢問來訪的目的。

奇怪的是那些騎兵宛如沒長耳朵，根本不理賴之助他們。

每張臉孔都露出異樣的緊張之色，這正是他們懷有某種重大目的的證據。

目送那些騎兵快馬奔去之後，有人嚷道：「他們大概是來收拾少爺的。」

經他這麼一叫，衆人才恍然大悟。

「我們也去！」賴之助喊着跑了，大家也都跟着他跑了。

前面不遠便是陡坡，不能縱馬，因此賴之助他們一下子便追上了騎兵隊。

賴之助問殿後的一人說：

「各位是不是來殺伊能信也的？」

士兵回頭望了賴之助一眼，並不回答。

「如果是的話，我們也要參加。」

「不必要！」士兵狠狠罵了一聲。

最後——。

騎兵隊終於來到廢墟前面了。

主馬之介在吊橋上迎接。

主馬之介的臉上洋溢無法掩飾的喜色。

他快步走過吊橋，興奮地說道：

「非常感謝各位的光臨，各位的厚情，眞是終生難忘！」

可是那些士兵却像啞巴似的，沒有回話，臉孔像彫像，毫無表情。

他們過去都是主馬之介生死與共的部下。

他們過去都是追隨黑衣的主馬之介，展開勇猛的戰鬪。

然而現在，主將歡喜，他們的態度却冷漠如冰。

一名士兵踏出一步，打破沉默說道：

「御堂主馬之介，竹中內藏之介派我們來接應你，時間不多，你希望我們做什麼，請快吩咐。」語氣刻板不帶感情。

此人叫關根多兵衞，昔日在戰場上，始終跟在主馬之介身邊，隨時準備爲他犧牲生命，而這次見面所說的話可眞刺痛了主馬之介的心。

但他怎麼能發脾氣呢？好歹他們是來了！

對於他們的誠意，主馬之介必須付出最大的感謝。

當他們知道他們那位不告而別的主將竟是全天下寡廉無恥的日坂城小城主時，必然都爲之大感驚愕，而當他們獲悉他們被要求去協助安葬他那叛徒父親時，必定大感厭惡。然而他們還是來了。

主馬之介領那些士兵到廢墟。

來到二堡之前時，主馬之介說道：「伊能盛政的屍體就在閣樓上。」

關根多兵衞面對部下，宣佈道：「喂！各位在附近找找木板，釘一口棺材。」

衆人立刻散開，開始找了。

主馬之介什麼也沒做，只得站在原地等候。

突然——。

他聽見背後有急促的喘息聲，回頭一看，朝路蹲坐在地上。

黑髮披散，衣衫襤褸，露出胸部、膝蓋。像狗一般張開嘴巴，氣喘如牛。原來她跑去伏見，又跑了回來。

主馬之介本想褒她幾句。

但那副過於野性的模樣也眞讓主馬之介湧起一種嫌惡感。

「怎麼啦？」

朝路用手背擦拭額頭的汗水，但反而抹上一層泥土。

「衣服穿好！妳不是女人嗎？」

朝路連忙起身，整理衣服。

主馬之介側開視線，不禁對於剛才自己出言過於冷淡感到愧疚。

「到主堡的地下室換衣服。」

「少爺、不、殿下！」

「快去！」

「我的身份低微，那些衣服都是……」

「照我的命令去做，不遵照命令，就趕妳離開！」主馬之介吆喝道。

朝路像一頭小鹿跑了。

——何等單純的女孩呀！

主馬之介微感心疼。

他不禁聯想到不願跟隨飼主遷居而餓死在荒廢屋簷下的猫。

四

棺木做好了，散發屍臭的遺骸已收容妥當。

「誰跟誰願意抬？」關根多兵衞環視衆人，無人回答。

「好，抽籤決定，抽中的人將就將就吧！」

接着從主堡的地下室找出伊能家的旌旗。

「喂！那邊那個女孩過來……」多兵衞指着朝路說道。

主馬之介望見多兵衞把旌旗交給朝路，頗表不以爲然。

多兵衞則冷冷說道：

「擔任先導的，除了她之外，再也找不到更適當的人選了。……丑時（凌晨三時）她奄奄一息倒在伏見城的城門前。竹中內藏之介一見到她，馬上認出她就是日坂城中唯一守護主君的女孩。……她辰時（上午九時）徒步出發，丑時到達伏見，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

主馬之介無話可答。

朝路對於這份殊榮表現得極爲興奮，她全身發抖，眼眶含淚，緊緊握着旗桿，怯怯望着主馬之介，要求應允。

主馬之介點點頭。

葬列開始肅肅地前進。

太陽業已西斜，葬列的影子長長拖在地上。士兵們的矛槍皆除去罩子，反射陽光，眩眩又輝煌。

吊橋邊，賴之助等十數名武士夾雜在村民羣中。

「來了！來了！」衆人叫着，嚷着。

意外的——完全意外的光景令他們驚愕，激憤。

剛才賴之助他們目睹主馬之介高高興興迎接騎兵隊，他們先是覺得不對勁，繼則又覺得不可能，他們在激烈的焦躁等待下，眼前出現的事實使他們的臉色都蒼白了。

葬列走經吊橋。

「朝路走前面！」

「可惡的丫頭！」

村人們狠狠瞪着朝路。

葬列無視羣衆，繼續前進。

距離大約六尺時，前列的婦孺連忙後退。

葬列的前進速度絲毫不變，朝路的臉孔繃得像石塊，不看羣衆一眼。

前面的羣衆只空出一條狹小的通路，而後面的羣衆則肩抵肩，似乎拼死命也不讓葬列通過。

突然，士兵們一起橫向拖出矛槍，像一頭大蜈蚣似的，把矛頭指向羣衆。

關根多兵衞則適時喊道：

「大家聽！我們是本多忠勝的麾下——御堂主馬之介隊！我們在主君的命令下，把日坂城主安葬於其香華院。若有阻撓者，一律視爲反抗德川家，格殺勿論！」

這一威嚇頗有助於使羣衆讓路。

葬列在羣衆憎恨的目光下，無事通過了。

老僧站在歡喜寺的山門，那樣子無以掩飾他那異常的昂奮。

伊能家的墓地整然排列數代城主的墓碑。

主馬之介告訴多兵衞盛政永眠的地點，便獨自走到北隅的小墓石之前。

葎草茂盛，墓石半被掩埋。

——母親！

主馬之介無聲叫道。

感動湧起，梗住喉嚨。

腦海中不禁泛起母親被殺，躺在老僕佐次兵衞手臂中的光景……。

當天的情形恍如昨日，歷歷浮在眼前。

是的，母親被父親如何虐待都必須忍耐，因爲愛兒並非丈夫的……。

即使那是在可怕的權力下的不可抗拒的蹂躪，但身爲武將之妻亦不可要求丈夫的原諒。只有默默承受命運的殘虐。

說不定母親一直希望死在父親的刀下，而在此時，始能心安理得。

——母親！

主馬之介囁嚅道。

——您必定贊成我今天所做的事，我完成了伊能盛政之子所必須做的。

此時，境內的方向響起喧鬧聲，在一片喧囂吆喝聲中，尖叫聲顯得格外響亮。

主馬之介心想大概是村人之間的爭執，也不加理睬。

墓穴掘好了，不運的孤獨老城主終於獲得安息之所。

士兵的行列再度默默地回到廢墟。

主馬之介一直以爲他們會進城的，想不到他們都回到留在吊橋邊的馬旁，主馬之介愕然說道：

「怎麼啦？我還沒向各位道謝呀！而且主堡的地下室還有酒……我也有一些話想跟各位談。」

多兵衞眨動粗眉說道：「我們是明白榮辱的人，倘若喝了伊能盛政儲存的酒，倒不如咬斷舌頭死掉。」

主馬之介聽了，不禁呆立當場。

多兵衞一時像被自己的言語所傷害、眼睛、嘴巴、肩膀都顫抖了。

「……我們對自己的侍大將口出惡言，我們也覺得很傷心。但有一件事你必須明白，我們回到伏見之後，我們會被人唾棄。我們已先有了這番覺悟，才來的。」

「是的、是的，很抱歉，我只考慮我自己，沒考慮你們，實在很對不起。」主馬之介深深行了一禮。

「你也不必太責備自己。……我們對你的尊敬，現在依舊不減。只是……」

「好，我知道了。以前我不曾要求過你們什麼，今後我跟各位是毫無干係了，各位就把我這個人忘記算了。這就是我送給各位的別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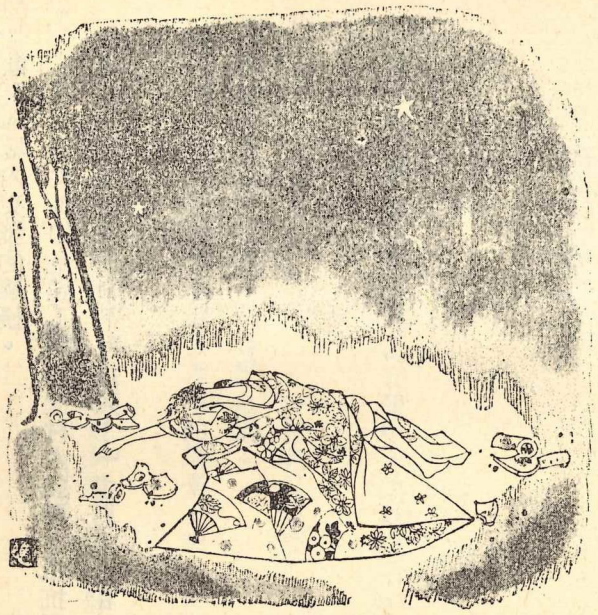
士兵們聽了都垂頭喪氣。

「再見了……」

主馬之介像要讓他們容易離去似的，逕自轉身，走經吊橋，走進城內了。

……邊聽着遠去的馬蹄聲，主馬之介不禁在孤獨的寂寥中囁嚅道：連最值得信賴的部下也永遠離我而去了！

寂寞變成沈重的疲勞壓肩而來。



主馬之介拖着無力的脚步，走回暮色慘愴的廢墟。

走經二堡時，主馬之介發現有個人影躺在黑柱邊，不覺一驚。

急忙走過去，出聲問說：

「躺在這裏幹什麼？還不起來？」

朝路死了一般，動也不動。

主馬之介彎腰，將她抱起。此時朝路的頭頹然下垂。而那條繞至背後的手臂是血淋淋的。

倉卒之間閃過主馬之介腦

海的是歡喜寺境內突發的騷擾。

——原來那尖叫的是她！她遭受村人襲擊，抵抗所發出的叫喊！

「朝路！振作起來！妳不可以死！」主馬之介在她耳畔大喊。

相依爲命

一

遍體鱗傷的朝路躺在主馬之介懷中，微動睫毛，略略睜開眼睛，無力地搖頭說道：

「……不，要管我……我……」說完又昏絕了。

朝路恢復意識大約是一個時辰之後。

她痴呆一般迷迷糊糊望着漆黑中的燭臺，突然發出極爲驚訝的叫聲，一骨碌站起身。

主馬之介倚在窗邊的經几，正在查閱從主堡的地下室搬來的文書，他回過頭，問說：

「怎麼啦？」

朝路喘息着，步步後退。

她的眼光洋溢着一種難以形容的困惑之色。

「怎麼啦？」主馬之介不耐煩地重問。

「這裏是您的地方。」

「……？」

「這棉被也是您的。」朝路指着她剛蓋過的被褥，就像展示什麼可怕的東西。

「到底怎麼啦？」主馬之介大抵揣摸得出朝路驚訝的原因，但他不得不故作不知。

朝路用手指着自己的身體，怯怯說道：「您也替我裹傷！」

「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妳傷得很厲害，睡在這裏較好。」

朝路那睜得大大的雙眸，突然湧出淚水。「我是低微的下婢呀！」

「……」

「您替我裹傷，又讓我睡這裏！」

「……」

「我不懂！我眞是不懂！」就像碰上什麼難以相信的奇蹟，朝路忘了疼痛與疲勞，拼命搖頭。

主馬之介做出嚴肅的態度，以抑止自己內心的感動。他完全沒料到他的一點點的小惠竟使這位野性的女孩如此驚愕，感激。

「傻瓜！」主馬之介吆喝。「城裏只有我跟妳二個人，除我之外，還有誰可以救好！」

經主馬之介這麼一說，瞬間，朝路就像化成一座雕像，眼、口、肩、手、膝都僵直了，臉頰流下兩淚水，突然伏下來慟哭了。

主馬之介舉目望着遠方，內心不禁戚戚覺出在這廣大的世界唯一與他相同立場的就只有眼前這少女了。

——這少女無家可歸，被人排拒、嫌惡，她自覺只有此地是她棲身的地方！

主馬之介覺得眼癢癢的，於是背轉身子。

若干時刻過後，朝路止住嗚咽。

「朝路……」

「是。」

「好像少有人對妳好過。」主馬之介望着月光投入的窗戶，問道。

朝路一時不知如何回答，只見她呼吸急促，過了一會才說：「我只配侍候您，勞您動手爲我裹傷，眞不知如何說才好，我應該受罰！」

「我又不是妳的主人。」

「不！」

「朝路，妳聽着，妳也知道我並非這座城的繼承人，我只是浪人，葬完伊能盛政之後，我就必須離開了。……想必妳單獨一個人也無法留在這裏。」

「……」

「妳到其他地方，一定會受人重視。」

「其他地方，什麼地方呢？」

「什麼地方都行呀！妳隨便到其他地方都比這裏强。像妳這麼坦白、誠實、認眞，隨便到其他地方必定會受人重視。……幸福會降臨在妳身上。」

朝路突然對主馬之介叫着：「不要！我什麼地方都不去，除非您趕我離開，但

我只有一條路可走，跳懸崖自殺算了！」

這狂烈的叫聲，深深感動主馬之介。

二

經過數日的沈默。

其間，主馬之介充分體驗若無朝路，住此荒城是多麼困難。

宛如觸礁漂流孤島的破船搭乘者，主馬之介懷着暗澹的心情，終日徘徊於先祖代代的廢墟。雖不再有地雷機關的威脅，但狼藉不堪的災景全失昔日的模樣，排拒主馬之介的追憶。連少年之日一草一木皆有所印象的庭苑也都面目全非了，主馬之介爲了不迷失，甚至須要加上新的標幟。

而且尙有更深的理由，使他不得不暫時留下來。

他想從主堡地下室那龐雜的文書中尋出伊能盛政秘藏的筆蹟。

就是說，主馬之介想找出伊能盛政爲何背叛刎頸之交的石田三成，給德川家帶來關原的大捷？——伊能盛政親筆書寫的來龍去脈。

這當然也是表明他是豐臣秀吉之子的證據。

倘若他携帶該證據前去晉見德川家康的話，伊能盛政的汚名必能獲得洗刷。然而，德川家康會放過豐臣秀吉之子的他嗎？這倒是個疑問。

以德川家康看來，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他是不放過這禍根的。

就是說，如要洗刷伊能盛政的汚名，就必須冒生命的危險。

然而，主馬之介依舊決心這麼做。

伊能盛政的手記無論如何必須找出來，那東西必定還在的。

主馬之介每天早上抱一大堆文件到閣樓，仔細加以查閱。

與朝路幾乎沒有交談，不，整天幾乎連見面也沒有。

原因之一則是朝路似乎故意避不見面，一心一意做她的份內事。

早上主馬之介做完水浴，從溪谷回來時，他起居的閣樓，棉被已疊好，飯菜也擺好了。

城內的糧食早已告罄，三餐並不豐盛，但那些飯菜可知是經過一番苦心調理的。

主馬之介本想問明材料的來處，但一直找不到機會。

有時——。

主馬之介由窗戶望見朝路提着壺鍋碗筷走向溪流的方向。朝路一離開城堡，必然小心翼翼地留神有無外人入侵城內，然後才到溪流洗食器。

主馬之介禁止朝路在樓梯下舖草蓆睡覺，至於她在何處過夜，主馬之介並不知道。

山上業已夜半寒氣刺骨的季節了。

某個黃昏，主馬之介等朝路到溪流去了之後，才從閣樓下來。

他立刻找出朝路過夜的地方。

城堡的北邊有一棟半燒的馬廐。

主馬之介發現馬廐內擺着一張燻黑的門板，上面舖了草蓆。這就是朝路的床舖了。

主馬之介心想：比狗窩還不如。

屋頂到處都是破洞，甚至還有大洞，其破爛不堪的樣子看來無從修葺了，若想

修理，可能反而崩塌下來。

附近則用一些燒焦的木板圍起來，其作用連擋風雨都談不上。

這一、二天來的酷寒，朝路在此可眞吃盡了苦頭。

「好傢伙！」主馬之介囁嚅着，便回到閣樓，把僅有的兩席棉被，帶了一席到馬廐，放在草蓆上。

三

這一晚——

主馬之介坐在龐雜的文書堆中，點着一盞小燈，突然感到一股難於名狀的孤獨襲來。

實在不可思議。

主馬之介直到目前是孤獨的，而且也不曾渴望解決這孤獨，況且在此所有人都與他爲敵的現在，爲何會驟然興起尋找慰藉的衝動呢？

主馬之介那充血的雙眸望着前方，呆坐了許久。

最後從他嘴脣迸出的竟是「……千草！」這個名字。

她那羸弱的外形突然掠過主馬之介眼前。

——千草就在歡喜寺，想見面的話，並非不可能！

就在這時，他覺得背後有人，不覺一喜，轉頭一看。

朝路蹲在樓梯口。

在昏暗中，朝路那雙眼睛，火焰一般閃爍亮光。

「什麼事？」主馬之介穩靜問道。

朝路先喘了一口氣，才回說：「那……是您放的嗎？」

「什麼東西呢？」

「棉被，我床上的棉被。」

「難道還有其他人嗎？」主馬之介邊回答，望見朝路臉上充滿不安和疑惑之色。心想這野性的少女完全不知如何接受別人的親切，每次總現出一臉的惶恐。

「去睡吧！」主馬之介說道。

「您爲什麼要那樣做呢？何況我的傷勢已經好了……」

「傻瓜！」主馬之介不得不像上次加以斥責。「難道要我讓妳凍死嗎？」

朝路發出不成話的聲音，接着臉孔扭曲，流下眼淚。

這一次雖未扒着痛哭，但由於過份的感激，只坐在原地抽搐，不知如何是好。

主馬之介側開視線，聽其飲泣之聲，才發覺已過了丑時。

「妳剛才到什麼地方呢？」

朝路用手背擦拭眼淚，回說：「到西山里。」

「什麼？你越過日坂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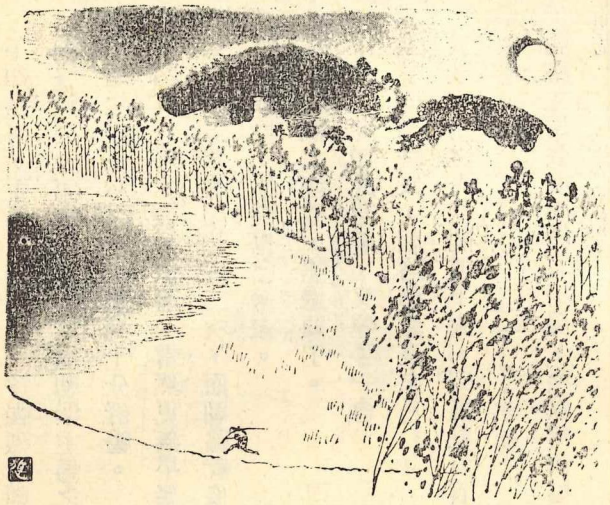
「是的。」

主馬之介茫然。

從日坂到下面的平原，除了從津汲沿揖斐川而下的路之外。還有一條越過日坂峯的山路，該路極爲兇險，只有樵夫使用。

自從斷然進行盛政的葬禮之後，村人已不再分食物給朝路。不，情勢甚至惡劣到朝路若被發現，恐怕不能活着回城。

因此朝路只得越過日坂峯，到西山（現在的春日村）分取食物。往返八里的山路，朝路傍晚出發，半夜回來。回來時還背着相當重的東西。



自從城內的糧食告罄之後，朝路每三天便有一晚必須完成一趟吃力的來回。而且白天跟平常一樣，照常忙得團團轉。

主馬之介覺得有某種熱意嘔上喉頭。

「朝路，辛苦了。」主馬之介背過身子，說道。「妳是世上心地最善良的女孩。……去吧，好好睡一覺。」

主馬之介起身，躲進被窩。

淺睡之後醒來時，黎明的天空從窗戶透進乳色的霧。

全身冷得幾乎凍僵。

不知爲何，主馬之介想來一番强烈的刺激，於是起身。

溪谷清冽的流水勁道十足地勒緊主馬之介的裸軀。

主馬之介上岸之後，感到十分舒暢。

回閣樓一看，被褥依舊，當然更無早餐。

他曾在這個時間起過二次，而朝路就像事先已吩咐過了，等主馬之介回來一看，被褥已收拾，早餐也已送來。

——大概太疲倦，睡過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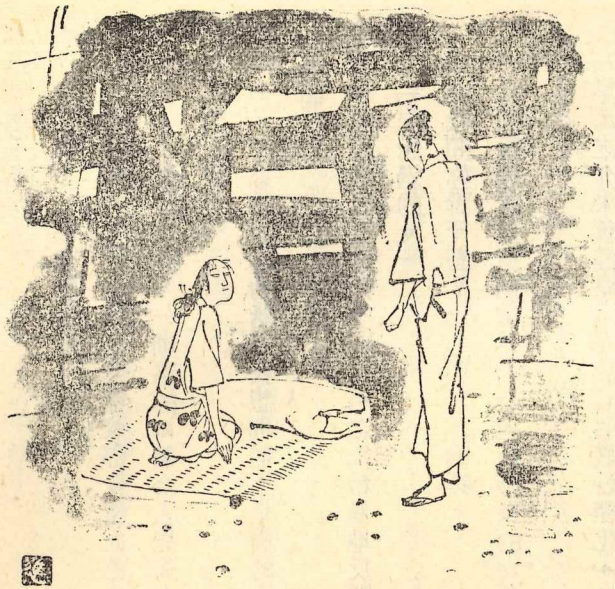
主馬之介如此想着，又等了一會。

過了一個時辰，朝路仍然沒來。

於是主馬之介從閣樓下來，到馬廐看看。心想若朝路仍在睡，打算親自起火，做早飯。

朝路在馬廐後面設有厨房，整整齊齊排着簡陋的炊具。壺鍋皿碗洗得乾乾，光光亮亮。

主馬之介想起火時，才發覺鍋子空空。原來朝路毫無準備。



於是主馬之介只得悄悄走進馬廐，取朝路昨晚趕山路帶回來的食品。驚奇的是，朝路竟未睡。

她端坐於草蓆上，虛脫的眼神望着空中。棉被則疊得好好的，放在面前。

主馬之介一瞥那模樣，懷疑道：發瘋了嗎？

那是完全痴呆的表情。

「朝路……」

一叫之下，朝路才以極爲緩慢的動作，轉過視線。

「心情不好嗎？」

朝路稍搖頭。

「爲什麼不睡？……妳整晚

都這麼坐着嗎？」

「是……」朝路點頭。

「爲什麼呢？」主馬之介望着那全無血色，蒼白的臉孔，感到極爲疑惑。

「……我正在想。」朝路的口氣令人覺得有點答非所問。

「想什麼？」

「……您講的那句話，我想那並不是眞的。……到現在我還不曾聽人對我講過那種話。」

「我說過什麼話呢？」主馬之介粗暴地反問。

「您說過的。」

「我問妳說什麼？」主馬之介咆哮。

「您說過我是這個世界上心地最善良的女孩。」

「……」

主馬之介未曾觀察過女兒心的微妙變化，自己一句不經心的獎勵話竟重大得使這位野性的少女想了一整晚。

少許的沉默過後，主馬之介才和藹地微笑道：「我是個不喜歡說謊的人，我心裏怎麼想便怎麼說，妳的確是世上心最善良的女孩。」

「啊……」朝路像家犬一般，膝行靠近主馬之介。「眞的嗎？我……」

主馬之介後退一步。

「我肚子餓了，快煮飯吧！」

「是！」像復活一般，朝路起身，邊擦眼淚，說道：「太高興了。……我可以捧飯菜上去嗎？」

「難道妳要我下來拿？」

「不……我以爲您說了那句話，此後我不可再爲您做飯了。」朝路說完，快似栗鼠，蹦蹦跳跳到厨房了。

——奇怪的女孩。

被人褒獎，理應高興才對，但却比遭人責罵打擊更大，更傷心——此種感情的變化，主馬之介不禁感到無上的哀憐。

——這女孩果眞不曾給人褒獎過！

四

又經過了幾天。

風聲業已含有冬天的音色了。

當夕陽給雲、山、樹、谷，抹上美麗的紅彩時，主馬之介走出閣樓，想尋找他幼時所住的地方。

但業已灌木叢生，找不出什麼了。

秋風發着鈍聲，從溪谷底吹上來，打在主馬之介臉上。

主馬之介故意逆着冷風，撥開灌木，來到險峻的斷崖邊。

脚下傳來潺潺的水聲，夾雜潑水聲。

主馬之介手攀枝條，探頭一望，朝路在映着紅雲的淺水邊，把褲管捲到大腿，正在洗滌衣物。

嘴裏依舊哼着單調的山歌，把衣物放在水中刷洗。

突然——。

朝路驚愕地跳到岸邊。因爲主馬之介不小心滑落幾顆小石，其中一顆正好擊中流水。

朝路疑心忡忡地窺探對岸。她懷疑對岸有人。

「是我，朝路。」主馬之介出聲。

朝路轉過脖子，仰起頭來。「啊！是您。」綻出微笑，用赤胳臂搓臉。

「爲什麼在這種地方洗東西呢？」

「因爲這裏比您水浴的地方更下游……」朝路回答。

主馬之介洗澡的地方，只要走經小徑便到了，十分方便；但朝路却有所顧忌。

「要下去可眞不好走哩！」

「我擅長爬樹。」朝路瞇着細眼回答。

——叫她以後用我洗澡的地方。

主馬之介想着。

朝路把衣物放進竹籠，以稍顯羞怯的眼神確定主馬之介仍站在原地，然後才潛入密林中。

主馬之介望着那輕盈的軀體以野貓般的敏捷，從樹幹到樹枝，又從樹枝到樹幹，一路攀爬而上。

抵達斷崖上的朝路，低垂着雙頰發紅的臉，急忙要離去。

「朝路，」主馬之介叫住她。「從今晚起可以睡我的地方，馬廐裏太冷了。」

朝路一聽，瞠着大眼定定望着主馬之介。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把地下室的屏風搬來，妳睡一邊，我睡另一邊。」

「……」

主馬之介說道：「我的命令。」說完便舉步離開了。

朝路收拾好晚餐的碗碟，備好翌朝的物件，才怯怯地出現在閣樓。

主馬之介未開口之前，朝路一直蹲在樓梯口。雙手握着編織物。

「總不必一一要我命令。」主馬之介斥責。

朝路露出困惑的微笑，「我實在不知如何才好……」

主馬之介開始看文件，朝路也開始織毛線，那是給主馬之介的冬衣。

這一晚，兩人未再談話。

主馬之介就寢時，朝路仍坐着。主馬之介曾叫她先睡，但朝路不肯。

隔夜，主馬之介交一封信給朝路。

「請妳把這封信交給歡喜寺的千草。」

朝路定定望着主馬之介，然後低下頭，應道：

「是。」

主馬之介在信中毫無隱瞞地告白了一切。

大意是說，她是他唯一追求的人，他打算把伊能盛政的手記帶給德川家康看，恐怕這一去便不能復返了，因此要求見她一面。

「千萬別讓那些村民逮到。」

「哼！他們嗎？」朝路像一頭野貓，眼睛閃爍光芒，聳起肩膀。「死也不會被捉！」

朝路出去了。

主馬之介從窗戶目送朝路的影子滑進黑暗中，祈禱信函能順利交給千草。

永恒的懷念

一

「找到了！找到了！」主馬之介發狂似的，雙眸閃礫光芒，迸出這叫聲的是四天後的半夜。

主馬之介終於在龐雜的文書堆中找到了伊能盛政秘藏的筆蹟——二十幾年前的日記。

日記上到處都是對豐臣秀吉及石田三成的憎恨及咒詛的言語。

主馬之介心驚膽跳一口氣看完之後，一時之間却像虛脫似的茫然了。

——我果然是豐臣秀吉的兒子！

他像吐出濁痰，深深嘆了一口氣。

伊能盛政自從妻子被豐臣秀吉强留了一個月回來之後，便永遠未再有夫婦之交

了。

證實主馬之介便是豐臣秀吉之子的證據，還有比這更有力的嗎？

若干時刻過了——。

樓梯響起朝路的登音。

若非發現伊能盛政的日記，只要聽那足音之急促，主馬之介便要因其任務的順利達成而欣悅了。

朝路在前三晚未能把信函轉交給千草，垂頭喪氣地回來。

「信交給千草姑娘了！」朝路一骨碌坐下，呼吸急促地報告道。

「今晚運氣很不錯，本堂好像有貴賓光臨，千草姑娘負責接待。我看見她舉着燭台，走在渡廊，於是我從暗處出來，叫住她。」

「嗯……」

「千草姑娘看見是我，好像很吃驚的樣子，想躲避，連燭台都差點脫手。……我拿出信。……千草姑娘聽說是您的信，整個人都發抖，更爲吃驚，她叫我離開，信她不收。我告訴她這是您誠心誠意寫給她的，我的聲音很大，千草姑娘嚇壞了，

才收下信。」

「……」主馬之介突然對朝路那直視而來的視線感到煩膩，於是側開臉。

千草竟然拒收他的信，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我也太天眞了，我爲什麼忘不了千草！

「千草姑娘看完您的信後，一定會改變心意的。一定的，一定的。」

——只有這下婢肯安慰我。

主馬之介內心如此自嘲，然後說道：「辛苦了，謝謝妳，好好去睡一覺吧！」

「不，只要是您的事，我……」

主馬之介不等朝路說下去，便揮手加以制止了。

朝路像一頭挨罵的小狗，怯怯的退下。

二

十幾天一轉眼便過去了。

朝路相信並斷言千草必有回音，每天總到城門看三、四次，看看有無回信投回

來。

主馬之介也懷着萬分之一的期待。

十天過後，主馬之介才完全放棄。

接着主馬之介想的是何時離開這荒城。

在一個晨起望見雪花飛舞的早晨，主馬之介決定離開時，朝路却到了閣樓，告以要到西山。

「外面下雪，等二、三天後再去不遲，反正還有糧食。」

「您說什麼呢？今天是夫人的忌日，必須祭拜的。」

「……」

朝路出去了。

一個時辰之後，主馬之介也到主堡的地下室選了一桿槍，到雪山了。他想鎭定連他也莫名其妙的焦躁。

直到下午，主馬之介只在森林中徘徊，沒發一顆子彈。

——連飛鳥野獸也不願出現在我面前！

他囁嚅孤獨的，絕望的牢騷，打算回家，却發現二丈前方有一頭小兎蹲着。

看來是驚嚇的無法動彈的樣子。

主馬之介盯視着那可憐的模樣，突然大有所悟。

——是的！切斷我的縛繩並非千草本人的意志，是多次郎指使的。

朝此方向一想，當時千草的種種態度便解釋得通了。

——千草只是畏懼，就像這兎子……。

主馬之介不禁出聲嘲笑自己的滑稽、天眞。

兎子一跳，跳進草叢中。

回城一看，朝路尚未回來。

夜裡，風夾着雪花吹進閣樓中。

……朝路出現在閣樓則是子時（十二時）過後。

主馬之介從她那近似死相的凍壞的臉孔便可讀出往返八里的山路是多麼歷盡艱難，及她爲了趕回來付出了多麼大的努力。

主馬之介覺得給予最大的讚辭亦微不足道。

因此反而找不出話語，只投以深深感動的眼眸，點點頭。

朝路望見主馬之介的雙眼濕潤，一時稍顯束手無策，但隨卽改用極爲快活的聲音說道：

「您想不想抽煙？我買了煙草及煙管。」

「不，妳先把主堡地下室的酒拿來，另外煮一些菜。」

「是，我今天買了許多菜，有鷄蛋、鮭魚、豆腐等。另外還有梨子及橘子祭拜夫人。」朝路說完便下樓去準備了。

過了半個時辰，酒及菜肴都擺在主馬之介面前了。

主馬之介動筷。

「美味可口。」

「眞的嗎？」朝路莞爾。主馬之介的這句話似乎使她今天一整天的辛苦都煙消霧散了。

「妳不喝嗎？」主馬之介遞出酒杯。

「不、不、我……」朝路慌張後退。

「不要緊的，喝，酒一個人喝也不是味道。」

「可是……我不曾沾過一滴酒。」

「所以今晚可以開始喝看看。」

朝路怯怯地接過酒杯。

主馬之介邊倒酒，邊望着那承住酒杯的微微顫抖的手指，心裏不禁感到一陣的難過。

白濁的酒很甜美。

「很好喝哩！」朝路不顧酒的後勁，連連飲了幾杯。

主從蕭條的酒宴又繼續了一個時辰多。

朝路隨着醉意，便多話了，而且的確健談，她海濶天空，無邊無際的談，而且永遠談不盡的樣子。

但對現在的主馬之介而言，此種聊天倒成了無上的安慰。

最後——。

朝路全身都是醉意，連那眼皮即將垂下來的眸子也是惺忪的。無意識地掠頭髮

的動作也是疲倦的。

「朝路，疲倦了嗎？」

給主馬之介這麼一問，她倒憤慨地搖搖頭，對主人的畏怯已完全消失了，嬌媚的懶散姿態顯露出萬種的風情。

主馬之介首次感出朝路那優婉的女體，不禁陣陣的昂奮襲來。

「像在做夢，眞的像在做夢……」朝路細語着，搖幌着上半身。

主馬之介連忙側開視線。

「啊！……對了……我得趕緊去舖床……」

朝路蹣跚站起身，瞬間，她覺得天旋地轉，急忙伸手抵住發熱的臉頰，但隨即叫了一聲，跌倒了。

酒性發作，方寸也亂了。

年輕、婀娜的肉體所呈現的動人曲線，映在主馬之介的醉眼。

主馬之介也失去了抑制力，代之的是酒力奔騰在四肢。

主馬之介起身，走過去，抱起那軟綿綿的身體。

朝路從半開的嘴脣吐出如火的熱息。

「……不舒服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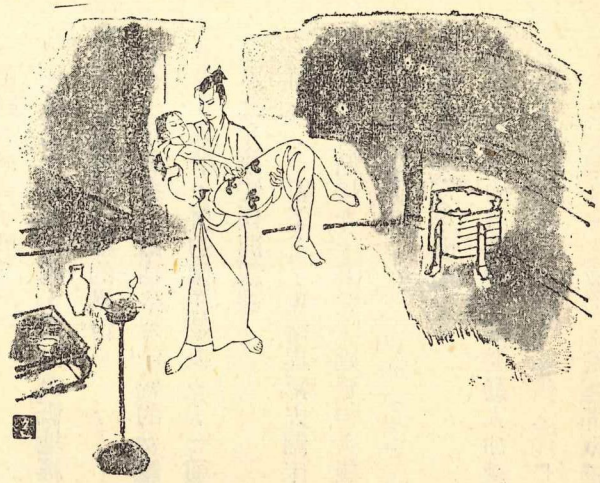
「是、是……」

當然，被何人所擁抱底意識並未消失。那張佔據她整個瞳孔的男人的臉具有相當於全能的神的威嚴與親愛。

主馬之介用力緊緊摟着，在强烈的動悸中，他對自己說道：無所謂的！她是我世上唯一的同伴，管她是下婢，是什麼！

□　□

翌晨——朝路被赤紅的陽光射在臉上醒來，當她察覺自己身處何地，悚然起身時，主馬之介已不在了。



此時，主馬之介走下山坡，人在二里外了。

少年宗太郎造訪這荒城則是三天後的事。

宗太郎發覺城門邊蹲着一個人，不覺瞠大眼睛。朝路三天不飲不食不動地等候未歸人。

三

這個年蒼懊地過了。

春天再來臨了。

短莖的青草中開出了小花，豬殃草及紫荆也都開始長高了。每一陣風吹，猫柳花下雨一般，落滿地。

田裡，鋤頭反射着陽光，光芒閃爍，開始翻攪休息了一段時間的泥土，山裡也傳來斧頭的聲音。

空中有雲雀的呢喃。

就在這麼美麗的殷春日子——。

由西通向揖斐城下的官道上，一隊騎兵飛箭似的奔馳而來。總共大約有三十

騎。

遠遠聽見馬蹄聲的人們，驚爲戰事再起，有的從田裡探出頭，有的從家裏跑出來看，看出騎兵的裝扮是和平的，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爲首率領的人分明就是御堂主馬之介，緊跟其後的是關根多兵衞。

伊能盛政的汚名已洗刷清白了。

主馬之介在德川家康面前的表現足以長久留傳在人們的談話中。

他不掩飾自己是豐臣秀吉之子，一味只想湔雪義父的汚名，那凜乎地等待德川家康回答的態度，使得在場的諸侯不得不欽佩，自嘆弗如。

此外，也有本多忠勝、竹中內藏之介從中斡旋。而身爲德川家康之妾的美尾姬也私下協助。

美尾姬避免與主馬之介見面，暗中多方幫忙，把慕情之苦暗藏內心深處，委實令人佩服。

結果——。

主馬之介獲得德川家康賜予旗本六千石的地位。

此時開始，主馬之介惦記的是留在荒城的忠實下婢。

離開之後，方始深深覺出朝路這少女具有一顆如同寶石一般美麗的心腸，她的輪廓每天都在主馬之介腦海中盤旋。

他決定娶她爲妻。

在朝路之前，千草簡直黯然失色。

——如告訴她要娶她，不知她要露出何種表情？

主馬之介每當想到此，嘴角不禁掛起微笑。

就在今天，能見朝路了。

心跳快，駒亦健。

……騎兵隊進入了揖斐城下。

主馬之介抵達松林寺門前的代官邸宅，便照着事先的安排，單身徒步走日坂道。

但——。

主馬之介突然想在回日坂之前，先到本巢郡的祖父江祭掃母親的墳墓，事後一

想，或許是母親靈魂的導引。

主馬之介忘了在此城下有個宿敵須藤賴之助。

主馬之介回來的消息立刻傳到賴之助耳裡。

四

荒城也長滿了青草，一片的綠意，景觀依舊美麗。

青草中，有個少年躺着睡午覺醒來，喊着：「肚子餓了！」

他是宗太郎。

宗太郎抬頭望見朝路低着頭走來。

「朝路，我的肚子餓了！」

朝路微笑，「宗太郎，忍耐一下吧！」

「還有沒有吃的東西？」

「有，晚上的份還有……」

「好，明天換我到西山。」

「不行的，宗太郎，你一天是回不來的。」

他倆像姊弟，互相安慰鼓勵，等待那不知何時才會回來的人，半年……。

朝路轉身，宗太郎說道：

「倘若我師父今天回來，馬上給我飯吃。」

即在嚴冬，朝路每天在城門守望三次——早上，中午、傍晚，每次半個時辰。

半年未嘗間斷。

「宗太郎，我昨晚做一個夢……夢見主馬之介一身威武的武士打扮回家……。」

「以前妳不是也這麼夢過嗎？」

「上次只是黑影。……昨晚的夢確確實實是主馬之介，清清楚楚，非常逼眞。……他今天一定回來，我的預感一定錯不了！」

「希望如此！」宗太郎也神采煥發。

「他一定回來！」朝路斷言道，信心十足地走了。

城門過了一個冬天，顯得更爲頹敗，隨時有崩塌的危險。

吊橋也搖搖欲墜，看似不堪負荷一個人的重量。

朝路走經吊橋，佇在橋邊企望，不久，她突然發出一聲歡叫。

不錯，遠遠的檜木林中的確出現一個人影。

朝路奔出了幾丈遠，突然臉色大變，停住脚。

不對。

那位手持矛槍，快步走來的武士，怪面熟的。

是須藤賴之助。

朝路猛反身，想往回跑時，對方粗聲叫住她：

「慢着！」

朝路回過頭，問說：「什麼事？」

「叫御堂主馬之介出來！」

賴之助從昨天下午便在津汲一帶埋伏，他帶着弓箭，準備狙擊主馬之介。

他等到今天中午仍未見主馬之介的人影，於是把弓箭換成矛槍，打算正式前來挑戰，拼個死活。他認爲主馬之介必然繞道回來了，才讓他白等一天一夜。此刻他

深信主馬之介就在城裏。

先前津汲那些舊部，早已樹倒猢猻散，人去樓空了。

「進去告訴他，須藤賴之助要跟他決個雌雄！」

朝路也興奮不已：他果然回來了，回來了，我的預感中了！

「喂！快回答！」賴之助急躁地步步逼來。

瞬間，朝路敏捷地竄進右方的草叢。

「想跑！」賴之助拔腿便追。

朝路像野獸，迅速穿梭在樹林中。

一轉眼，她便繞過賴之助，順坡路而下。

朝路的行動錯了，照說她應遁進城裡才是。關於主馬之介的本領，她不是聽宗太郎說很多了嗎？她應該深信須藤賴之助必然敵不過主馬之介，她不必冒險去通報。此刻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

她忘了自身的危險或許也是爲了早一刻見到主馬之介吧！

「可惡！」賴之助發覺他跑不過，便舉起長槍，用力投出。

矛槍變成毒蛇，襲擊朝路背部。

朝路發出尖叫，蹣跚向右傾跌，最後從斷崖掉落底下的溪流。

「可惡！」這時宗太郎也奔出了城門，他目睹這幅慘絕的光景，忘了自己年少，拔出小刀，奔過吊橋。

五

眞是命運的作弄，這時主馬之介才在檜木林現身。

他望見一個少年朝彪形的武士猛衝，於是他也拔腿跑過來。

主馬之介如飛鳥一般，奔了過來，問說：

「宗太郎，什麼事？」

宗太郎大叫：「師父，太遲了，這壞蛋殺了朝路！」

這叫喚使主馬之介的臉孔慘白如紙。

阿修羅——的確。

主馬之介一生如此盛怒的可謂空前絕後。

他拔劍出鞘，朝賴之助奔了過去。

等主馬之介奔過了之後，賴之助從腦蓋至肋骨已裂成二半，在春光中撒着赤紅的飛沫。

主馬之介根本不看轟然倒地的敵人，急問道：

「宗太郎！朝路呢？」

宗太郎指着溪谷。

主馬之介沿斷崖走，找出人墜落的痕跡。

……主馬之介手攀樹枝，遙望底下的溪流。

遺骸仰向漂浮在清冽的流水。

配合單調的潺潺水聲，幾道微弱的陽光透了進來，展現出一幅幽明的不可思議的世界。

主馬之介到了岸邊，並未立刻將之撈起，茫然地注視那幌着幌着的屍體。

光亮的黑髮、雪白的肌膚，這在主馬之介至死都是世上最美的。

久久之後，主馬之介才回返現實，他連鞘拔出腰間的劍，把朝路的遺體拽近岸

邊。

□　□

鋤頭挖土的聲音響徹黃昏的天空。

昔日朝路挖穴葬老城主的地方，現在主馬之介挖來葬朝路。

宗太郎蹲在旁邊，讓朝路枕於他的膝蓋。

主馬之介與宗太郎兩人默默無言，朝路既已不語了，如此才算禮貌似的……。

最後——。

主馬之介彎腰，抱起遺骸。

承受夕陽的死顏，苦非膚色已褪，實該說正在就眠較正確。

——妳只有長眠於此了。

主馬之介在內心體貼地思量道。

——配合妳短暫的生涯，甚至無棺較佳。妳不喜歡華麗的衣裳、舒適的寢具……。就接受我跟宗太郎由衷的祈禱，入土安息吧！

主馬之介把遺骸放進穴中，一直悲戚地坐在地上的宗太郎這才站起身，喊道：

「朝路姊……」走了過去，望了許多。

「再見，朝路姊。」宗太郎嗚咽着告別。

主馬之介對宗太郎說：「花……」

主馬之介與宗太郎早已採集了許多春花。

那些花足够掩埋朝路的身體。

主馬之介也不勝感慨：安眠吧！妳雖然不在，但妳的形影及愛情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太陽西下，宵闇在荒城擴散之時，大小二個人影走經吊橋出去了。

大影子默默低着頭走，小影子一再，一再的回頭。

「再見……朝路姊，再見……」喊着，就像其人站在那邊似的，頻頻對之揮手。

暢銷「探索叢刊」推介

郵購：九折
郵撥：102436

①揭開夢之謎

大原健士郎 著　售價45元
王家成 譯

各位對遠在天邊的所謂「太空神秘穴」感到興趣，倒也無妨，但也請多多關心近在身邊的自己的內在世界。入口雖窄小，裏面却是一番既深且廣的天地。

「夢」這個字動輒掛在各位的嘴邊，出現在各位日常生活的談話中，但各位要是不懂什麼叫夢，豈不很蹩扭？學一學什麼叫夢吧！同時也照亮照亮自己的內在世界吧！

②揭開遺傳之謎

小山壽 著　售價40元
黃慶篤 譯

「有其父必有其子」，你信嗎？容貌、膚色、頭髮與健康等，既使智能、性格等也都與遺傳有關。

在身邊沒有被我們注意到的奇妙世界中，本書都以最新的資料做基礎而加以剖析，以矯正素爲一般人誤以爲正確的健康法。您重視您自己嗎？本書誠爲解開您本身秘密之書。

③世界怪動物之謎

實吉達郎 著　售價45元
王家成 譯

本書集全世界奇獸、怪獸、猛獸、狂獸的大成，非洲鹿（Okapi）科學上成爲可能是最近的事，而本書所載動物之中，若干或許將來也會成爲可能。

以正統的動物學知識、資料及研究探索異常、例外、少數未公認的動物，本書可說是「推理動物學」或「怪動物學」。

④極地探險之謎

村山雅美 著　售價50元
林振輝 譯

探險家忍受嚴寒、隨時準備應付意外的事件，綿細而周到的行動和大膽決斷而成功的到達極地。現在南極正被視爲資源的寶庫而廣受各國注視。本書留傳給下一代一篇極地探險中無窮盡的趣味和冒險犯難的偉大詩篇。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明德書局

荒城浪人（美男城）　售價48元

原著者：柴田鍊三郎
翻譯者：王家成
出版者：南國書局有限公司
發行人：林維實
台北市晉江街十八巷二號
電話：三四一〇二四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六六一號
總經銷：明德書局
台北市延平北路三段二六號
電話：(〇二)五九二〇一〇八
郵政劃撥：一〇二四三六
承印者：永逸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東園街六六巷一二七號
電話：三〇二七九〇八

⑤世界之謎與怪談

黑沼健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現在科學不能解開的謎與怪談，在二十世紀後半的今天，在界世各地依然有許多仍存在著。

本書內容包羅萬象，有預見未來的蔓草、預知未來的動物、空中飛碟之化石、靈魂的結婚典禮、死而復生的屍體、宇宙人的陰謀……等。

作者引據豐富的資料，去探解各地之謎與怪談之事，定能使讀者大開眼界，獲益匪淺。

⑥鬪智奇謀—諸葛孔明兵法—

守屋洋著　陳炳崑譯　售價35元

人生就是一頁戰鬪史，我們每天所接觸的每件事，無不在明爭暗鬪，只要您稍一遲疑，便會被人所算，而功虧一簣。

諸葛孔明兵法，內容不僅有戰爭技術、戰略、戰術論，且有現代人事管理學之要訣，使人養成敏銳的洞察與分析事理。於人際關係與經營戰略上均可融會貫通，兵不厭詐，只要我們運用得法，即可出奇制勝，受用無窮。

⑦金色的人生

皮爾博士著　簡文祥譯　售價40元

「人生的光明面」、「生龍活虎過一生」二書譯成中文本後，成爲讀者爭購的對象。的確皮爾博士的書眞不愧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說教書之一。「金色的人生」正是該二書的姊妹作。

你只要是活在這個世界上，你就需要他來爲你開竅。像什麼不安、煩悶和自卑全屬不必要，只要你能改變心情，就可以改變你的一生。只要你善讀本書，你將成爲一個嶄新的人物，金色的人生大道，正開著大門迎接你……

⑧現代人的詭計

石川弘義著　林振輝譯　售價40元

（戰勝他人，戰勝團體的智慧）

人類，即使是無意識的動作，其中亦隱藏着無數的訊息。欲看穿對方的心事，即使是瞬息間的動作變化，也難逃你的耳目。如何從對方的身體語言上去洞悉他所隱藏在內心的意向和情感，進而去瞭解他的弱點，探查更深一層的人類心理。本書是前所未有的，揭穿現代人多角性的心理狀態之觀心術，使你能在商場上和愛情上得心應手，所向無敵。